民國叢書

第三編

·64·

歷史·地理類

太平天國雜記　簡又文撰述

金田之遊及其他　簡又文著

太平軍廣西首義史　簡又文著

上海書店

太平天國雜記

簡又文撰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94110·2A)

新時代史地叢書 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述者 簡又文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張序

太平天國史實，久已零碎割裂，拋擲無餘。所賸者大都有關於清廷頌德，奴隸歌功，一類之連帶品。其虛揑故實，任意詆譭，又何足怪？最可痛者，強將漢族奮鬪民衆自決之精神，一筆抹煞。果非革命完成，漢家光復者，則太平天國事蹟，祇能於史册上，留一頁髮匪賊記而已。先祖彩廷，爲太平天國干王洪益謙摯友。干王未赴金陵前，嘗在予鄉避難，改名易姓，隱伏永培書室中，先曾祖振鴻實庇之，村人男婦無知者。其時先祖母頗詫祖父等人之飯量陡增，而不知有隱客在也。臨去，嘗題詠見志，並擘窠書龍鳳福祿壽五大字，墨鈎壁上，迄今室雖圮而墨蹟猶存。福字之佳，較金陵福字碑，有過無不及。（金陵福字碑，亦干王所書，簡君另文詳記）去後，遯香港，受洗於馬禮遜山道倫敦會。北行時，教會中人，嘗以路得馬丁相期許，蓋爾日太平天國之宗教，極端腐化，冀干王能一手改正之也。既入京，迭函促先祖往勷政務，乃挈昆季戚友數輩偕行，（江公承瑾，李公正高，皆去而後返）旋任戶部，號三

予歲。洎太平天國勢殆，先祖出鎮杭州，因殉難焉。予幼年親聞四伯祖言之（勢敗逃歸者之一）而事至瑣屑，無足記。（四伯祖爲小武弁只知打仗飲酒，不管其他）時予少小無識，亦祇以故事視之，不復研問。先祖去京時，嘗以干王所賜黃綾橫簷一幅，寄歸祖母收覽，省爲干王親題王窟兩巨字，繡以金碧，備極名貴，折叠藏之。尋以時局不靖，偵邏四佈，凡與太平天國有迹者，咸惴惴如大禍之臨，家君兄妹凡四，而逃者三。祖母以橫簷爲危險物，因毀其字，改製襁褓數事。予兄弟稚年之得附背寢息者，實王窟化身之賜爲多。迨予輩長成，此物亦與乳臭同盡，不能復存，否則保留其一，珍藏至今，古物陳列所中，不應占一重要位置耶？愛友簡子又文，夙抱奇志，公餘之暇，輒欲爲太平天國寫一信史。十年來，於中西友人及漢英典籍中，蒐輯資料，不惜費時費力，屢向天王後人晤談，廣徵史實，並兌其故居照片，凡有系屬者，靡不劄記，日積月累，所得至夥，始編太平天國雜記一書，復埋頭著太平天國全史。頃於前書付梓有日，晤屬作序。予佩簡子毅力，能將太平天國陳跡中人棄我取之東鱗西爪，裒集成册，蔚爲大觀，既可供社會人士茶餘酒後之談助，復可爲研究吾國近代史者之無倚資料，是無異代太平天國軼史著拾遺也。爰於百忙中，拉雜書此以應，並預祝其殫心竭力之專著太平天國全

史快得完成也。

旹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張祝齡序於香島見道軒

自序

十餘年前，余在芝嘎哥大學研究院專研宗教學，始感到太平天國宗教信仰之興趣，擬以「太平天國之基督教」爲考取博士之專論題目，於西籍中關於太平朝之書籍涉獵頗多。後以父疾電召歸國，博士未得，專編亦未成，然而對於太平天國歷史之興趣則有增無已。蓋回國後就地取材得獲史料亦不少，因順其自然而擴大研究範圍以及於太平戰役之全局歷史。偶有所得輒爲文記之；在外籍中陸續搜得之史料亦以暇時譯出。「太平天國全史」未知何日脫稿，而此項「雜記」已得十餘萬言矣。近以國內學術界知識界對於太平天國史事頗加注意，而以此役歷史作科學的研究者亦大不乏人。因檢出所譯著文稿十篇編爲一册，名曰「太平天國雜記」，先以付梓，未敢言大貢獻，聊供研究此題者之參考並以增加關心史事之讀者之興趣而已。至外籍各篇中辭意對於太平天國之人物或歷史或毀或譽者，悉照原文譯出，不爲增減，亦不加論斷，蓋此爲「史料」書而非

「歷史」書也。

本書第一篇，「太平天國起義記」譯稿原定以一份寄燕京大學圖書館與原文合印單行本，該稿譯文經洪教授煨蓮代爲校訂數條；詎全稿付回時，此書之稿文已排就付印末及一一參訂照改，以故兩本辭句中稍有不同。附誌於此，以明眞相。

簡又文　序於上海斑園之窺天簃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錄

插圖

太平天國起義記

洪仁玕述
韓山文著

譯者序

本書原名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茲譯爲太平天國起義記，庶辭簡而意顯也。原書以一八五四年出版於香港，旋卽分期轉載於 North China Herald，越年又重印於 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 中，而倫敦亦有別印本。越八年，一八六三，原本及別印本頗難得，遂又重印於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第一册中。

原著者瑞典人 Theodore Hamburg 漢名韓山文，以一八四七年充瑞士人所設立之巴色會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 教士來中國，傳教於廣東東部南部客家人

之間。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三號卒於香港，得年僅三十五。餘事蹟見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所著之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1867)，及本書一八五五年倫敦別印本中所附韓氏小傳。

倫敦別印本前尚有校訂者皮茲氏 George Peaese 所為序一篇，中引韓氏函一通，略云「僕雖與革命軍人物素不相識，然在廣東常見洪秀全之親戚朋友，故能收輯最可信消息之有關於洪氏個人及其起義之原始者。少年洪仁者，以去年十一月中受洗禮於內地，乃現今南京革命首領之堂弟而親密之知好也。此君為逃避官府之迫害，曾於一八五二年四月間由一入教少年為介，引至僕處。彼所留與僕之文件，即過半年後僕所以示羅孝全先生 Mr. Roberts 者也。近洪仁與其友二人已乘舟離此而往上海，僕深望其得機安抵南京。僕為彼等備書籍數種——舊約，德人，英人及美人所譯之新約各一本，初學編 Bible History，葉納清 Ferdinand Genähr 先生之聖會大學；又曆書，又世界及中國與巴勒斯坦之地圖；此外又望遠鏡，寒暑表，指南針等等。洪氏及其諸友，及彼等之眷屬被迫得困窮不堪，屋宇已被燒，田地則籍沒入官，僕稍賙濟其家屬，蓋義所不容辭，且使彼

等居此數月，既以便教導，亦以助彼等爲北行之備也。爲彼等僕已費二百餘元，然僕雅不欲使敝會擔任此款，故就洪仁所傳授與僕者譯成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且望其書之銷售可以收回二百元之款也。」此函中所道之洪仁亦詳見記中，蓋卽洪仁玕也，韓氏故隱其名爾。此函作於一八五四年五月四號，越九日韓氏卽以痢疾卒。爾時原書尚未印就。惜乎其不得見推銷及翻印之盛也。

歷來歐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國者，咸以此書爲最眞確可靠之史料。嘗考吾國官書或私人著作關於洪秀全身世及太平軍初期歷史之種種紀載，其詳實可據無能出其右者。顧國中頗不易見其書。數年前燕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洪子煨蓮取一八六三年之本翻印之。前年以一份寄贈。余得之如獲異寶，卽埋頭譯之。並與洪子約先以譯稿交燕大圖書館印行與新印英文本合幷發表，然後另行編入拙著之太平天國雜記。然一八六三年之本關於洪秀全之詩詞僅有英譯，而無漢字，依義回譯，慮失眞相，故譯稿雖成而未敢定者，一年又半。會謝子興堯亦素研究太平天國者，另從別處鈔得洪氏各詩原文十一首發表於人間世第二十期中，余遂轉錄於譯稿以寄洪子煨蓮。固謀付印矣，燕大圖書館忽又得一八五四年香港原本，洪子遂議廢一八六三翻本之翻本而影印香港原本易焉。

原本所載漢字詩文較謝子興堯所發表者爲多，而文字亦間有不同，故拙譯之稿亦因而改錄焉。此書復傳於中國，洪子之功可嘉，且又稍爲拙譯之稿校訂數條，此尤余所甚感謝者也。

簡又文　二十四年五月

原序

此時中國內之變動既爲一般人所注意，則此册之發表，或亦不爲多事。著者原意不在詳述此事之內容，亦不擬將衆所共知之事文纂輯成書。關於此端宗教政治之運動，著者欲表現其心地及原因，故僅就個人所知得自信而有據之來源者，由其發生之先，敍至於其舉兵於廣西之經過耳。

此書之結構及文筆頗有闕憾，著者亦自以爲歉。蓋著者所知既有限，而其所得之消息又多出於答語言者答著者所問也。然此若干頁者倘不見棄於讀者而可使中國之兆民得更活潑而永久之同情，則固著者所深望，而當引以爲幸者矣。

中國內亂方熾，在同情於革命軍者觀之，其結局似可預料；然戰爭未已，則成敗不宜懸斷。在此情形之下，爲謹愼起見，吾人不宜以眞實人名地名遽行刊布，爲代招禍害，許多無辜之人已代爲其親戚受罪而死，吾人不願助紂爲虐也。凡人名地名之曾經刊布者茲不復爲隱蔽。其餘，於人名則輒爲簡縮，於地名則譯義而不傳音。音本於英文無解，故此法於讀者無損，而全文敍述並不因此而隱

誨。凡所譯詩詞，著者既求保全原文之神氣，復欲合於英文韻語之體格。又輒附印原文，所以便能讀漢文者也。

關於景物之描寫，自以中國人之看法爲主。著者盡獻其所聞，力免删潤，且鮮加批評，讀者可自爲評論也。就大略言之：著者頗信其所聞之無誤而可據：然事有越時遼遠僅憑記憶追述者，則細小之乖舛，恐或亦不免。述者既與起事之人有親友之誼，而於所爲之事有傾向之熱心，則其言或稍涉誇美亦屬可能。但就大體而論：述者固袒懷而言彼所知及所信以爲眞者也，可無疑焉。當彼僅憑記憶以敍述各事時，對於南京所傳來之消息，彼尚不大知悉，此亦其不假之一證也。自南京革命人物處得來之書籍，誠足以使吾人明瞭於革命勢力之範圍及情狀。對於其起義之原先，則尚未詳說。以下若干頁卽以補此端之不足者也。

巴色會教士韓山文　一八五四年四月香港

一　洪氏之世系

洪氏世系遠出於宋朝，時為徽欽二宗之世，約在十二世紀之始。兩宗既為金人擄去，有洪晧者，官居台輔，感於忠節，挺身赴金，以為蒙塵之主服務，僅與一人同行，共冒此險。既抵北境，天氣奇寒，復被流放於渺無人煙之野林外。此時衣服食料俱不足以供二人生活之所需。同行者乃慷慨獻議，犧牲一己之身命以救洪，盡予以糧秣衣物，使其得以繼續行動，而自己則甘留而葬身於野林中。洪亦幾困苦殊甚，糧盡則食野樹根以苟延殘喘。金人見其久而未死，頗以為奇，卒釋之南歸。（譯者按、洪晧字光弼，鄱陽人。生於哲宗元祐戊辰（一零八八），卒於高宗紹興乙亥（一一五五）。高宗建炎戊申（一一二八）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留金十五年，和議成，乃得釋歸。忠節最著，高宗稱蘇武不能過。後以忤秦檜謫死。餘事蹟詳洪汝奎著洪忠宣公年譜（宣統己酉洪氏晦木齋刊四洪年譜本）。此處所述在金野林間生活一段殊不可據，殆依野史傳說而已。凡括弧內註釋，皆譯者所加，下同。）

洪晧有三子，長名遵，次名邁，三名适。（按晧有八子，長适，次遵，次邁，其下尚有五人。此誤。）遵亦仕至台輔，一如其父；餘二人均為翰林。遵之子名桴，亦為翰林。（桴原文作 Phuh。按遵二子，檮，橰，見洪汝奎洪文安公年譜。其名之音皆不似。晧諸孫中，唯桴近

是。然桴近子也，見洪汝奎洪文熹公年譜。其爲翰林不見年譜中。）同時，洪氏一家在朝爲官者共八十餘人。桴十五傳而至二十九郎（Hung-nien-Kiu-lang 原名未詳）。此十五代裔孫居於廣東之潮州府。因受族人之侮辱及壓迫，乃遷居於嘉應州。嗣後其子孫散居廣東各處，現共約二萬人。其中得有功名及出類拔萃之士，頗不乏人。復由上言之十五代裔孫經十一傳而至洪貢（音譯 Hung-Kung）。此人生有四子，名賢敬（Jin-King），賢倫（Jin-Lun），賢盛（Jin-Shing），賢會（Jin-Wui）。四子中賢倫與賢會最初遷居於廣州北部之花縣，以耕種爲活，其後復迎其父母兄弟同居焉。洪貢之裔孫今共約五百人。由賢倫四傳而生洪秀全。由賢會亦四傳而生洪仁玕，即敍述本篇之人也（英文稱仁玕皆曰洪仁 Hung-Jin，譯著者故爲之隱也。）

在中國中，家族之穩固恆視其全族勢力之大小與人丁之多少以爲衡，以故凡由一個太公傳統而下，無論支派遠近，均爲一家族，以收團結相護相助之效。其同一班輩之男女均以兄弟姊妹相稱呼，尊輩則稱爲叔伯嬸母。同姓同族之人絕不能通婚。是故本書之主人翁洪秀全與洪仁玕雖爲同一高祖之弟兄，而其親切之情比諸西洋人之同祖同姓者爲較厚較密也。

秀全之父名洪養(英文原作 Hung Jang 漢字未詳；考粵東客家人喜以「養」字爲名故譯如此，）生三子二女爲前妻朱氏（Choo）所出，繼室李氏（Li）今仍生存，無所出。秀全行四，其下只有一妹。秀全娶妻賴氏，（Lai）生子女三人長女約十五歲，次女約十歲，幼子約五歲。秀全若祖若父類皆德行甚佳，且得享遐齡者。高祖賢倫以慈善名，賙濟全族，享壽九十六歲。其曾祖享壽九十餘歲，其祖考亦享壽八十歲。秀全之父年高德劭，有長鬚，爲人公正耿直，受族人推戴，司理祖宗田產。此爲全族公產，其入息則用作利于全族之事者。彼又爲全族之父老，其職責不獨爲族中偶起爭執者之裁判人，而且代表全族與鄰族交涉等事。在中國中，村鄉隔縣城或最近之官衙有遠至六七十里路者；每有訟事發生，官吏胥役重重剝削，所費不貲；故鄉人遇有爭執，恆由族中父老判斷是非曲直，甚或與鄰村鄰族械鬭以武力解決。迨戰爭經過數月或長期，乃互相議和了結，而不經官吏之干涉，故官吏對於人民之勢力現已大減矣。

二 洪秀全之產生地及童年

洪秀全之本鄉爲花縣之一小村，距廣州城約九十里。（原文三十英哩）此處地多平原，四野禾田，村落在其間。在天朗氣淸之日，由此可望見廣州近郊之白雲山。秀全之祖先由嘉應州遷此，故族人均用嘉應州方言。本地人稱此等客籍民爲「客家」。中國人恪守祖宗承法，代代相傳，均事農田，以資餬口。外國人所視爲生活必需之道，均視爲無關重要也。在客家村中，只得生活有用必需之品物；其他虛耗奢侈品所以安享福樂者均無有也。洪秀全之本鄉差可爲其他無數小村之儀型。房屋之前面均南向，以得陽光，在夏間又可得溫涼之東南風，在冬月則可避寒冷之北風。一入大門，有天階大約十二方呎，兩旁爲廚房及沐浴房。在大門之正面則爲正房或大廳，前面透光通氣。廳之兩旁則爲臥室，家中各人分居之，而以正廳爲全家會集處。房屋均一層平房，地以灰和沙磐成，地面磨滑，牆亦以同等原料築成，而雜以多量之土。屋頂則以灰泥板條爲蓋，上鋪屋瓦。屋瓦共鋪兩層，下層則以凹面向上，上層以凹面向下，如是雨水不至滲入屋內。

洪氏全村人口僅約四百，大多數爲洪姓族人。村之前面只得房屋六間，其後則有房屋○排，中隔小巷。在第三排之西邊則爲洪秀全父母所居之小宅也。在村中房屋之前有小塘，滿貯泥水。全村之汚水糞溺被雨水沖動均流入此處，而成爲全村灌溉禾田之肥料池。但穢氣四播，凡不熟習中國農村經濟者均不能堪也。在村之左邊，靠水塘之旁，有一書塾。此爲村童上學念書預備考科舉之處。

在此村中，洪秀全於一八一三年出世（按即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原名爲"Brilliant fire"（譯義爲「亮火」原字未詳或即「亮」字。）至成年時，另有一名表示在家族世系中之班輩（即「仁」字輩原名未詳，）而秀全則爲後來自取之書名（別號）也。秀全之兩兄助其父耕田，又種些少瓜菜，全家食糧由此供給。其家經濟不裕，只得耕牛一二頭，另養豬狗雞等牲口，此皆中國農家所有者。

秀全自幼即好學，七齡入塾讀書。五六年間即能熟誦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其後更自讀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均能一目了然。讀書未幾即得其業師及家族之稱許。其才學之優俊如此，人皆謂取靑紫如拾芥，行見其顯父母光宗族矣。有幾位業師竟不受其束修而自願教之。秀全嘗負笈

他方，雖其家計不豐，然爲免其輟學起見，家中常樂於供給所需。有幾位族人復贈以衣物。彼之老父每與人談話，最喜談及其幼子之聰穎可愛。每聞人稱讚秀全，輒眉飛色舞。凡有說及其幼子一句好話者，卽足令此老者邀請其人回家飲茶或食飯而繼續細談此老所愛談之題目矣。

當秀全約十六歲時，其父以家計困窮，不能再供其讀書求學，因此秀全，卽如其他輟學之村童，須助理家中農事，或到山野放牛，此爲一般年紀太輕而無力做粗工之少年所常爲之事。但人人均以秀全如此中途輟學爲可惜。翌年，有一年歲相同之舊友請秀全陪伴其讀書，以一年爲期，蓋以得此天才爲伴侶，必可收切磋之益也。閱一年，其族人及友人均以其文學長才埋沒於粗工之中爲大可惜，遂聘其任本村之塾師，由是復得機會靜中自行繼續研究文學而且修養其人格。中國塾師每年之收入全視入塾學生之多少以爲定。平常學生數目由十人至二十人，十人以下，束修不足以供生活之資；二十人以上，精神又不足以施教，因塾師須對每人授課，復須一一聽其背誦也。每一學童須納學費如下：米五十磅（照原文），另制錢三百文，燈油，豬油，鹽，茶葉各一斤，此外每人尚須按學童之年齡及才具每人繳修金一元半至四元。塾師之在花縣學塾授課者，全年不息，只於新年時放

假一月耳。在此期間，塾師關約滿期，東家得續行聘請，或另聘高明。

三　洪秀全之考試患病及異夢

秀全年方弱冠，約在十六歲，即赴廣州應試，所以滿足其家族對於彼之文才之期望也。中國科舉功名原有四級，凡人均可赴考。其才思文學及字體優異者考得中式。第一級名爲秀才，進爲舉人，又進而爲進士，而最高者則爲翰林。中秀才者須被考選三次，初爲縣考，繼爲府考，終則爲院考，以考官爲朝廷所派也。其在花縣縣考時知縣任考官，赴考者約五百人均爲欲中秀才者。每人須塡報姓名及三代，並須得一已有功名之士保證其確爲本縣籍貫。報名既畢，人領得一試卷，各有號數，各寫文章於其上。第一日考文章，由四書出兩題目，另一詩題。

繳卷後，由考官評定優劣，榜列次第。赴考者之名劃爲十榜，每榜有五十人。隔三日或四日，即照樣考一次，在平赴考者共作詩文七次——首三次兩文一詩，末四次則每日僅一文一詩。最後，經過七次考試而其名仍得高列榜上者即爲縣試考中者。常有當初考數次時或以文章或以書法太劣

而名落孫山者，因之每考一次，榜上名字卽減少一次，故至最末一次之後，有時榜上僅餘十五至二十人而已。

第二次府考之情形，約與縣考相同。至第三次院考時，考官爲朝廷所派，中式者卽爲秀才。全縣童生均會集應試，試期僅一日。各縣所取之人口比例，每縣取中八人至二十四人不等；廣州府十四縣共取錄秀才二百人有奇。凡中式秀才者，翌日又須經一度試驗，以明其是否眞才，抑於應試時有作弊之情。全省各縣所取之秀才，其後復會試於省會，其中七十二人得被取爲舉人。十八省中式舉人復詣京師會試，此中復有一百七八十人被取爲進士。進士及第者再赴殿試，由皇帝親任考官，欽選其中四五十人爲翰林。凡秀才均須依期赴考，直至六十歲爲止，否則卽有被革之虞矣。

縣考時秀全每試必冠其曹，惟從未能得中秀才。在一八三六年秀全二十三歲時，再赴廣州應試（原註或在此年之前曾到過）。在布政司前（原文監督財政之官）彼遇見一人身穿明朝服裝，長袍白袖，結髻於頂。此人不能操中國語，另有一本土人爲舌人。在一大羣人環繞之中，其人對衆

講話，謂可滿足衆人之願望，不俟人發問即便侃侃而談。秀全行近其前，意欲問自己功名前程。其人亦不俟其發言，即云：『汝將得最高的功名，但勿憂悲，因憂悲令汝生病。我爲汝有德之父道喜了。』翌日，秀全在龍藏街又遇見二人。（原註：秀全後來以爲此二人即是先一日所遇見而爲彼卜前程者。大概關於此點彼之記憶不確，但亦可原諒，因自彼得獲贈書以迄開始研究讀書之時，已歷七年矣。）二人中其一手持小書一部共九本，名「勸世良言。」其人將全書贈與秀全。秀全考畢即攜之回鄉間，稍一涉獵其目錄即便置之書櫃中；其時並不重視之。

翌年，秀全再赴廣州投考。初考時其名高列榜上，及覆考則又落第。在悲苦失意之中，秀全迫得失望而歸。同時身中染病，乃雇一肩輿，用精壯轎夫二人擡之回鄉。於陰曆三月初一日回到家中，病勢甚爲沈重，臥牀多日。

在此臥病期間，彼連續發奇夢，見異象多次。最初，彼見許多人歡迎彼前來。彼以爲此乃死亡之朕兆，於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告之曰：「我的日子短了，我命不久了。父母啊！我不能報答大恩，不能一舉成名以顯揚父母了。」其時彼之長兄二人扶其坐於榻上；秀全言畢即閉目，全身

無氣力，不能自主。在場各人均以其不久卽去世，兩兄乃安放之於牀上。秀全一時間竟失去知覺，不知身外各人言動如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但其靈魂似爲一種特殊能力所附麗，以故彼不特能有一種奇異的經驗，而且事後尚可記憶清楚。

其始，當秀全閉目時，忽見一龍一虎一雄雞走入室內。未幾又見有多人奏樂近前，共舁一美麗肩輿至，並請其乘坐，乃共舁之而去。秀全驟受此榮寵，不勝驚異，不知如何是好。

彼等未幾卽到一華麗而光明之地。兩旁聚集有無數高貴的男女敬禮而歡迎秀全。下轎後，有一老婦導其至一河邊，謂之曰：「汚穢的人啊！何以自暴自棄與那些人親近，以至惹得全身骯髒呢？如今我必得要把你洗淨了。」洗畢，秀全進一大宮殿，同行者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其中有許多古代聖賢。在宮中彼等以刀剖開秀全之身，取出心肝五臟，而另以鮮紅簇新者放入傷口，卽時復合，全無瘢痕可見。

宮內四壁均有木牌，上刻勸善教德之言，秀全一一讀之。彼等旋復進一大殿，其美麗與華貴，不可言喩。上有一老人，披金髮，衣皂袍，巍然坐於最高之寶座上。一覩秀全，老人卽雙目流淚云：「世界

人類皆我所生，我所養。人食我糧，服我衣，但無一人具有心肝來記念我和尊敬我，其尤惡者則竟以我之所賜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惱怒。你勿要效法他們。」言畢，老人即授秀全寶劍一柄用以鏟除鬼魔，但令其愼勿妄殺兄弟姊妹；又給以印綬一個用以治服邪神；再賜以金黃色的美菓一枚，秀全食之，其味甜而甘。秀全既受此帝皇的徽誌即時開始勸告同在各人敬拜高坐寶座之老人。有人聽能即回答云：「我們對老人確未盡本分了。」另有人說：「爲甚麼要尊敬他呢？我們且與朋友們飲酒尋樂罷。」秀全見各人心腸如此冷硬，乃繼續勸導，以至下淚。老人復對彼言：「奮勇放膽去幹這工作啊！如遇有種種困難，我必扶助你。」言竟未久，老人即轉向座中年長有德之輩言：「秀全眞堪任此職。」隨即帶引秀全出殿命其自上俯視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心邪行乖的。」秀全俯覽全世，芸芸衆生，一切苦痛與罪孽，皆現目前，其情狀之惡劣，眼不忍覩，口不忍言。秀全神遊既醒，仍受奇夢之影響，自覺頭髮直豎。忽然間，怒從心起，自忘身體之軟弱，穿衣起牀，走出臥室，詣其父處，長揖鞠躬云：「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人歸向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有的了。」其父見其自臥室出來，又聞其言如此，以喜以懼，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連續臥病四十日。在異象中又常見一中年人。秀全呼之曰：「長兄。」此人教其如何動作，並帶其遨遊遐邇各方以追尋邪神，並扶助其殺死及滅除之。秀全又聞衣皂袍之老人斥責孔子，謂其於經書中不曾淸楚發揮眞理。孔子似羞愧自慚而自承認其罪。

秀全病時，神遊四方，常在其室內走動跳躍，或如兵士戰鬬狀，常大聲疾呼：「鏟妖，鏟妖，鏟呀！鏟呀。（按此爲秀全原語粤音無訛）這裏有一隻，那裏有一隻，沒有一隻可以擋我的寶劍之一斫的。」其父甚以其病狀爲可慮，以爲其咎乃在堪輿師誤擇不吉利的墳地以葬其先人所致也。於是延請巫道法師回家作法逐鬼。但秀全言：「這些妖魔怎能反對我呢？我必要殺死他們，我必要殺死他們！多多妖魔都不能反抗我。」在幻想中彼追趕鬼妖。鬼妖形影似是變化無窮，有時如飛鳥，有時如猛獅。爲操必勝之權計，彼每手操老人所賜之印綬以抵擋之，一見此印，妖魔即盡行飛遁，彼之幻想又覺追奔逐北直至天涯海角。所到之處必與羣妖戰而無不毀滅之。每有成功，即便歡笑曰：「他們擋不住我。」彼又常常自唱舊歌一段；其辭云：「有德靑年浪遊河海，救其朋友殺其仇人」——（原文未詳。）勸告人之時，彼輒涕淚而言，「你們沒有心肝敬拜老父，你們同妖魔交相好；眞的，眞的，你們沒

有心肝，沒有良心。」秀全之兩兄更常緊閉其室門而嚴密防守免其逸出屋外。及其戰鬪跳動，唱歌，教人至憊困之時，則復臥牀上。俟彼入睡時，多人乃來看視之，由是未幾全邑人皆知其爲瘋子。彼常常自言自己已被敕封爲中國之皇帝，人有稱之爲皇帝者則色然喜。但如有人呼其爲瘋子者，彼則笑而答云：「你才是眞的瘋狂了，還叫我做瘋子嗎？」凡品行不端之人來看彼者，彼均申斥之，並呼之爲鬼魔。彼鎮日惟唱歌，教人斥責，均誠懇之至。在臥病中彼做一首詩。原文曰：

手握乾坤殺伐權　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
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　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　易象飛龍定在天

有一日早晨，當秀全離牀時，忽聞春天的鳥高鳴於村邊的樹上，彼卽口占一詩原文曰：

鳥向曉兮必如我，我今爲王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龍虎將軍都輔佐。

秀全之親屬以其病狀請教於幾位醫生，醫生開方投藥以治之，但均無效。一日其父發見有一小紙塞在門柱之縫隙中，紙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按此係原文見「英傑歸眞」）

手鈔本）彼持此紙遍示家人，均不解此七字之意義。自此之後，秀全身體卽日漸康健。許多友人及親戚等均來探視之欲親聆其自述臥病時之經驗。秀全將所記得之特殊夢境一一爲之詳述，毫無隱匿。親友等只能答全事眞是奇異，但其時人皆以爲並非實際經驗也。

四　洪秀全之改變——讀小書——受水禮

秀全之健康，旣已恢復，其人格與外貌均日漸改變。彼之品行謹愼，行爲和靄而坦白。身體增高增大，步履端莊嚴肅，其見解則寬大而自由，彼之友人後來述其狀貌謂秀全身材高大，面部橢圓，容顏甚美，鼻高耳圓而小，聲音淸晰而洪亮，每發笑則響震全屋，髮黑鬚長而作砂紅色，體力特偉健，知識力亦絕倫。惡人避之若浼，而忠誠者則趨與交遊也。此時彼仍再赴廣州應試，又在距本鄉二十餘里（八哩）之鄰村任教師數年。彼爲塾師時甚爲端肅，訓治學徒至嚴。但對於品行端莊爲己所喜悅之人則至友善，且在私人談話時有時盡吐其心腹之思想，由此可見其病時奇夢之印象常不能忘卻於其心中也。

一八四三年秀全教館於離本鄉約三十里之蓮花村（Waterlily）之李姓家(Lee)。時在五月，其中表李某一日觀其書櫃，偶於其藏書中抽取「勸世良言」，隨問秀全以書之內容。秀全答以不大知得，此書爲曩時到廣州試應時人所送贈者。李乃向其借取回家以便暇時瀏覽，秀全許之。

「勸世良言」一書對於秀全之思想及行動影響至大。吾人試研究其內容。著者自署名爲「學善」，而其本名實爲梁發（常稱梁阿發，）其人則米教士（Dr.Milne）之中國教徒也。彼曩在南洋馬六甲任教會排字工人時，每日有機會聽米教士講解聖經，因而皈信耶穌基督決心爲上帝服務。梁發敍述其信教受洗之經過，嘗引出與米教士談話之幾段，其中讚美基督之功德與論及洗禮兩段尤堪特別注意；其言曰：

「每逢安息日工作停止，我則常讀聖經。如有不明之處，我卽往問米教士，彼因甚願爲我解釋其意義也。於是我乃叩問米教士以基督受苦贖罪之教義，且問其如何救人。米教士言，世人已不拜獨一眞神而崇事偶像；而且違犯上帝之公義之道，應受永刑。然而創造全人類之上帝，不欲毀滅全人類，遂本慈悲之心，令其聖子耶穌離開光榮之天堂，降臨世間而成爲凡人一個，由聖靈所感而由

童女所生。耶穌教人認識及崇事宇宙之獨一主宰及創造者而拒絕偶像。彼復教人以靈魂有不滅不死之價值，及凡人應預備最後審判之重要；彼來世間受苦及受死以贖衆人之罪而人人凡有信耶穌之受苦贖罪而受洗禮者，諸般罪孽俱得赦免而得救；但凡罪人不信者將受入地獄永刑之苦。」

梁阿發再問米教士以洗禮之意義。米教士則答云：

「洗禮乃是灑些少清水於人之頭上或身上。其中意義，或其精神上的意義乃是洗淨其人使由罪孽沾污中而得清潔，藉聖靈之神力而改變其心，遂令其於受洗禮之後即愛善而疾惡且改變其舊生命而成爲一個新人……。」

梁阿發回其小室之後，即自思自想「我是一個罪人；如不靠耶穌受苦贖罪之功德，將如何祈求上帝白白赦免我之罪孽乎……梁阿發於是決心信教爲基督徒，且請求受洗禮。米教士言：

「如你確全心懺悔諸般罪過，信仰主耶穌基督，而遵行其教道；如你確決心不拜偶像而獨崇事宇宙之大主宰及創造者；並且拒絕一切邪行，陋習，奸心，欺詐，謊言……如是你可接受洗禮，否則

不能。」

於是梁阿發宣言甚願遵守米教士之教訓，旋卽受洗禮。據其所自述受洗之儀禮如后：——米教士再發數問，讀聖經幾節。並解釋其意義。彼卽與梁阿發一同下跪而祈禱，仰求上帝之恩寵及慈悲。祈禱旣畢，彼以手取些少淸水而施諸梁阿發頭上。旣畢，復行祈禱。此皈依者卽問米教士信耶穌有何特殊標誌（或記號），米教士卽答：「眞信者有一特殊標誌——卽是盡心爲善。」梁阿發乃回到自己之小室；獨坐回思一切之經過，不禁喜透心中。彼於是自取名爲「學善」，嗣後繼續祈禱及讀經，漸覺身心兩者俱有改變。彼不特拒絕惡行，其後惡念之來亦日自減少。彼不特自身廢除拜偶像，而且深憫他人拜偶像之愚蠢，Stupidity 遂立願勸告同人屏棄偶像，懺悔罪孽，而崇事獨一眞神。閱二年，——卽在一八一九年，彼回中國（廣東）施教於其妻，見其立願接受耶穌之教，乃依該時情形爲其施洗禮。其後，彼夫妻二人攜其嬰兒到馬禮遜教士處 Dr. Morrison 請其爲此小兒施洗禮。在數年間，馬禮遜教士見其熱誠傳教乃立其爲牧師。據一八三二年九月四日馬禮遜之報告，梁阿發於是年印刷小册子九本，每册約五十頁，皆爲其自己編著而加插聖經章句於其中者。

稿本經馬禮遜修改而在馬六甲印刷，書名則爲「勸世良言」。（原註，此書常裝釘爲四本）此書內載聖經多章皆爲馬禮遜譯本，另研究聖經題目及其他發揮教理之論文多篇。（目錄略）

秀全之中表李氏讀全書之後還諸秀全，卽謂此書內容奇極，大異於尋常中國經書，秀全乃潛心細讀之。遂大覺大悟，於此書中尋得解釋其六年前病中夢兆之關鍵，覺書中所言與其夢中所見所聞相符之處甚多。此時彼乃明白高坐寶座之至尊的老人而爲人人所當敬拜者非他，卽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卽曾教彼助彼誅滅妖魔者，卽救主耶穌是也。妖魔者卽偶像，而兄弟姊妹卽世間人類也。有此覺悟，秀全如夢方醒，彼覺已獲得上天堂之眞路，與及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爲歡喜。洪李二人由是書而知受洗禮之必要，於是依照書中所言，及按是時自己所明白此典禮者，自行施洗。彼等復對上帝祈禱，應許不拜事邪神，不行惡事，而恪守天條。彼等於是自己灌水於頂上，自言：「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彼等覺滿心充滿歡樂。秀全乃自製悔改詩云：

吾儕罪惡實滔天　幸賴耶穌代贖全　勿信邪魔遵聖誡
惟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榮顯人宜慕　地獄幽沉我亦憐

及早回頭歸正果　免將方寸俗情牽　（洪氏原文）

二人於是將偶像掃除，並將塾中孔子牌位棄去，蓋凡書塾均設孔子牌位，老師與學生均依時禮拜也。

五　繼續研究小冊——宣教——遇難

六月初十日秀全自蓮花村回鄉，先到一彭姓（P'hang）友人家探視，蓋其從前曾授徒於彼處歷數年也。是時秀全之心充滿新發現，關於舊時之夢象——及天書內容，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其友以爲其舊病復發也，即遣一可靠之人護送其回家使得安全。在二十餘里路程中（八哩）秀全與此人宣講拜偶像之愚蠢及罪惡，與及信拜眞神上帝之要。其人傾聽之下，即謂：「你之所言盡是眞理。彭先生還告訴我說你的腦又亂了，乃請我護送你回家，免使你在中途或者失足落水致遭溺斃哩。」回鄉之後，秀全最先感服兩密友，即均皈依其新教，此兩人即馮雲山與洪仁玕是也。彼最先在馮所授徒之書塾中爲二人施水禮，但未幾彼等三人復同到一鄰近之小河，洗淨全身。秀全於是

將二人書塾中之偶像盡行除去，而自製一詩以喚醒人心，原文如下：

神天之外更無神　何故愚頑假作眞　只爲本心渾失卻
焉能超出在凡塵

仁玕亦步原韻和一首；原文曰：

全能天父是爲神　木刻泥團枉認眞　幸賴耶穌來救世
吾儕及早脫凡塵

在家時，秀全與兩友細心研究此書，蓋書中所言秀全均以爲適符其夢中所歷也。有此相符之故，遂令其確信夢象與全書俱爲眞理，而彼自己確爲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國——使回到敬拜眞神上帝之路者。

秀全嘗言：「這幾本書實爲上天特賜與我，所以證實我往時之經歷之眞確者。如我徒得此書而無前時之病狀，則斷不敢信書中所言而反對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時之病而無此書，則又不能再次證實吾病中所見所歷之爲眞確，亦不過視爲病狂時幻想的結果而已。」

於是彼乃高聲大叫云：「我曾在上帝之前親自接受其命令，天命歸予。縱使將來遇災劫，有困難，受苦難，我也決心去幹。倘違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這幾本書豈非是其他一切書所載的眞道之基礎嗎？」

具有此確信，秀全每對人宣教時，常利用自己的夢象及此書，互相印證而眞理愈顯。彼甚尊崇此書，如有人欲借讀，彼必嚴戒其切勿竊自改竄或妄加符號；「因爲耶和華的言語眞實」（舊約詩篇三十三篇四節。）

一日，秀全往訪一温姓秀才，（Wun）乃與其談及此書及其所載之眞道。温秀才不信其言，並謂：「請把原書給我看，我將爲你改正其言，庶可糾正你的錯謬。」此言大觸秀全之怒，故雖其曾爲秀全特宰了一雞預備設饌招待，秀全竟不顧而去。

此書內容選錄聖經多段，雖其譯文甚爲忠實，然因多譯自外國方言又無序言及註解，而秀全與其友等均須自行研究揣摩，因此不免錯解其中文義。例如，彼等在各章中見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詞，均不知其所指者是誰，彼等偶問此等代名詞究是何人？秀全惟默然不答。但其友人輩心

自明白每有文義符合其個人見解者，彼必將「汝」「他」等代名詞解作指其自己本人，蓋其以爲此幾本書乃特爲其個人而作而由天所賜者也。每見書中有「全」字則輒以爲是指其本名秀全。彼最愛舊約詩篇十九篇及三十三篇，常與仁玕共同朗聲背誦之。十九篇第四節云「聲聞全世」彼則解爲「秀全的世界」；又九節十節云「全然公義」，則解爲「秀全是公義比黃金較可羨慕」，又第十二節則解爲「孰能如秀全知過？」如此類推。

讀至洪水汎濫，所多馬城之毀滅，及末日審判諸段，彼等皆生恐怖，不知此等災劫果再臨否。秀全行爲尤爲嚴謹，每與人講話均顯出眞誠懇摯。彼由此書而得知饒有道行之西人因服從上帝及愛上帝乃不憚遠涉萬里重洋之危險，而來到廣東皆爲傳福音於中國之故，而且研究中文，所費金錢甚多，後來乃能繙譯聖經爲漢文；彼等之唯一目的乃在拯救中國人於拜偶像之罪惡，使得赦罪而獲永生……彼再讀書中有言云：

「甚欲偉大及光榮的中國之人民之讀此書者不徒誇衒中國爲禮義文物之邦，而能鏟除其成見，一秉虛心而思上帝創造吾人人人當知聖經之救道。」

其後又有一段：（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六——二十八節。）

「可見你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又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爲要廢掉那有的。」（此係照現行國語譯本，與原譯不同。）

中國文字單數與複數往往不能分辨，因此吾人卽可容易明白秀全可以將本來意指普通各人或全體基督徒的字眼，而施用於其自己個人身上。

六月十五日秀全回蓮花村之書塾。在未離本村之前，叮囑仁玕細心研究新教道，兼且宣傳之於其家人及族人。秀全之父母兄嫂及姪輩未幾果悉心皈服，不事偶像，旋均受洗禮。其他族人，有眞心相信者；又有心中感服惟恐被人訕笑者。亦有人云「此等瘋狂愚蠢之事萬不宜置信。」更有人因誠心皈命而受父母責罵者。仁玕因信此道而被其兄棍毆，撕破衣服，復被逐出家門，蓋以其將書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致令學童均離塾也。仁玕只答云：「我是不是老師呢？孔夫子死了許久又怎能再教人呢？您爲甚麼迫我拜他呢？」

其時秀全在蓮花村與李某繼續研究勸世良言。書中詞義均自行忖度，但不能分解「天上的」與「地下的」及「精神的」與「物質的」之辨。彼等以爲「天國降臨」卽是指中國，而上帝選民乃指中國人及洪秀全。彼等又定製寶劍二柄，各重數斤，長三尺，秀全與李各佩其一。劍上鐫有三字曰「斬妖劍」。於是祈禱上帝祝福彼等，並求賜成功，繼又同聲朗誦一詩，詩云：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爲家共飲和

擒盡妖邪歸地網　收殘奸宄落天羅

東南西北敦皇極　日月星辰奏凱歌

虎嘯龍吟光世界　太平一統樂如何

（按）此詩爲洪秀全手筆無疑，其原文余前從香港張鑄如老牧師手鈔本錄出已發表於拙著「太平天國文學之鱗爪」（上篇）辭意比較韓氏此書所記大致相符，獨有第七句張本則作「一直搗黃龍須盡醉」，其爲傳鈔者所改耶？此係照原文錄出。

六　洪馮離鄉赴苗區——在廣西傳教之成功

一八四四年正月燈節時，人人喜樂，秀全本村父老舉行大巡遊（出會）以資慶祝。父老輩知秀全及仁玕文才出衆乃召而囑其製寫詩文（或對聯等）以歌頌偶像。兩人均卻焉，因此激起父老們之氣惱。彼等即做詩一首以教誡此兩後生，以其太倔強不從彼等之願，又以爲兩人之行爲係受其他後生之惡意的煽動所致。其詩原文云：

老拙無能望後生　誰知今日不相關　經綸滿腹由人用

聽信讒言執一般

秀全得見又作詩報之以自解；原文云：

非聽讒言違叔命　只遵上帝誡條行　天堂地獄嚴分路

何敢糊塗過此生

隨後彼此更以數詩互相辯駁，卒得和解，了結糾紛。父老輩迫得要承認秀全仁玕等爲合理；但

畏衆人議論自己卻不敢公開承認此新信仰。然而自是之後，再不敢請此二人助其禮拜偶像之事矣。

秀全與其幾個新信徒既不事偶像又將書塾中之孔子牌位除去，故本年皆失了席位。彼等家計貧困，無以爲生，於是蓄意離鄉，其所受之影響即聖經之句「從未有先知受人尊敬於本鄉及家中的。」彼等決心遠適異省，到各村鎮，宣傳眞道，乃沿途販賣筆硯藉獲微利以充旅費。秀全知仁玕曾受其兄之毆打，且亦因不拜偶像而受人訕笑，至是遂欲攜其同行。時仁玕年僅二十二，幼於秀全九歲，其家人乃不許其作遠行。秀全於是偕雲山並其他兩友卒離鄉出門，立意赴苗人區域。

秀全等一行四衆未幾卽到鄰邑清遠縣。於是彼等感化李姓數人(Lee)皈依新道而施以洗禮。仁玕留在本村，後應聘到清遠教書數年，並在此宣教，數年內受其洗禮者約五六十人。秀全與其友等繼續西行，到處宣傳新道，教人以敬拜獨一眞神上帝耶和華，上帝遣其聖子下凡救贖世間罪孽等教道。

三月，秀全等到達苗人境界，同行之二友已厭倦行程自行回花縣。只餘秀全雲山兩人繼續在

苗區內之荒山野嶺路上跋涉。過了四日，幸得到一江姓（Kiang）塾師館中，彼乃在苗區內授徒者。江老師慷慨接待，而且暢談之下，卽皈信其新教。但因與苗人言語不通，二人只留下幾本手寫的小册子與江老師使分散於人，卽行離云。江老師贈以些少旅費，二人復趲程前往探視秀全居住廣西之親戚，但兩人均不熟悉路途也。沿途但見人煙稀少，村鄉疏落，偶有一茶寮可買幾塊糖餅充饑而已。卒之經了二十日之疲困的行程，捱過崎嶇高峻的山路，然後到達一村。（Vally-home）此爲秀全黃姓（Wang）戚屬之村鄉，於是二人乃感謝上帝使其經過危險長途歷盡艱辛乃得平安到此。

彼等到黃家時，已是五月；於此處得遇洪姓族人二人。此二人乃上年自花縣而來亦曾受秀全之洗禮者。黃告秀全云，其子黃毅（Wang-ngi）爲人誣告被逮入獄，乃請教于秀全求其助力。但秀全與雲山先將拜上帝信耶穌之教道爲衆宣講，口才佳妙，極有威力，聽者不特卽行接納其道，而且相信洪馮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傳眞理與彼等者，卽皈依受洗禮者逾百人。秀全乃施用其威力以營救其中表黃姓之子，特具一稟帖呈入官衙。不到半月，黃子果出獄還家。結果；皈信秀全新教者

愈多，其中黃毅成爲尤爲熱烈的信徒。留在黃家至十月，秀全乃想及若任其中表長久供養如許賓客，實爲不易。彼乃令雲山及其同族二人回粤，而其自己則擬再留在彼處。兩族人遵命回花縣，惟雲山專心致意於傳教事業決不回粤，而留在廣西。在潯州附近，彼偶遇見素所相識之工人數名，乃隨同到紫荆山（Thistle-Mount）地方。於此雲山助其任擔泥工作。同時彼則諄諄爲工人等宣傳新教，誡其勿事偶像獨拜眞神上帝，信仰耶穌藉得天堂永久快樂。聽而傾心皈服者約有工人十名。彼等即報告於主人曾某以馮氏之到此及其爲人誠實才具優異等語。曾某果與雲山相見，晤談之下，詢及其身世職業，即延聘其爲家塾老師，未幾親受其洗禮。由是雲山留在紫荆山一帶，逾數年，熱心傳教，成績極大，至多人信教，甚有全家全族來領受洗禮者。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會結集禮拜，未幾遠近馳名而成爲「拜上帝會」（此照原文，以下從俗稱作上帝會）。

七　秀全回家——與仁玕到廣州——再到廣西——會衆增多——禮拜儀式——洗禮等——毀偶像——雲山入獄——復到廣西

自雲山與兩族人去後，秀全以爲彼等均已回粵。自己再留在黃家一月，卽自行回花縣，冀可再見雲山。迨回抵原籍始知雲山仍未歸，乃大爲失望，而且又極難安慰雲山之母及妻，因彼等滿以爲可從秀全處得知雲山消息，但秀全偕其同出共履險途，而不與同歸，又不知其概況，乃大爲不悅。

下兩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秀全留在家中，仍執教鞭爲業。在此期間，彼曾做多篇文章問答，及詩歌，均發揮宗教眞理者。如「百正歌」「原道救世論」「原道醒世論」「原道覺世論」「改邪歸正」等篇，其後均加增內容，大都編入後來在南京印行之「太平詔書。」

秀全繼續在本鄉及鄰鄉宣傳新教，凡皈信上帝耶穌眞道者，皆施以洗禮。其時洪仁玕仍在淸遠授徒，常與秀全相見。究竟仁玕小心輭弱，竟聽友人之勸，許其學徒拜事孔子，惟其自己則不拜而已。此時秀全乃告以中心之祕密思想，及其對於滿洲人之仇恨云：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

其後復言：

「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眞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我們將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眞道，這是自從我的靈魂被接上天後之心中大願也。」

約在此時秀全又得一奇夢，夢見有紅日放在其手中，及醒乃吟成一詩，原文曰：

五百年臨眞日出　那般爝火敢爭光　高懸碧落煙雲捲
遠照塵寰鬼蜮藏　東北西南羣獻曝　蠻夷戎狄盡傾陽
重輪赫赫遮星月　獨擅貞明燭萬方

在一八四六年之後半年，有人（姓Moo）自廣州回花縣告洪氏云：有外國傳教士名羅孝全者（Rev. I. J. Roberts）在廣州宣傳眞道。但因秀全與仁玕二人其時正在鄉教館，故未能卽往廣州訪問之。至翌年，兩人卽決意到省城一次。其時羅牧師之助手朱道興（Choo-thau-hing）已從上言之人得聞秀全種種奇異經驗，因寫一信與秀全，略謂：

「曾由某兄（Moo-ti-pan）處聞得尊兄約在十年前得接一本書，其內容與此處教堂所宣講

者相符。如足下能惠然肯來，助弟等在此處宣教，則傳教士及各兄弟極爲歡迎，至所盼禱。」

得接此信後，秀全與仁玕卽赴廣州，在羅牧師處研究眞道，兩人均得善意的招待。未幾，又晤見其他傳教士亦均善遇之。在此研究約有一月，羅牧師派其助手朱曾二人（Tsen）偕同洪氏兩人回鄉。在鄉傳教數日卽回廣州。惟仁玕深知羅牧師另有助手黃姓二人設計阻止新兄弟在堂受職，蓋恐自己席位將不保也。因此仁玕獨不肯再去，而留在鄉間研究醫道。獨秀全與同來之二人再到廣州繼續學道。黃姓助手二人——一名黃愛（Wang-ai）一名黃乾（Wang-Khien）大概見秀全才能出衆，恐其受洗禮後，卽行受聘於羅牧師而其自己必致失業，因此設計陷害秀全使其迫而離堂自去，免受洗禮，奸計果然成功。緣彼等貌爲親愛，對于秀全事極爲關懷，因勸其在受洗禮之前，親對羅牧師要求應許其每月得津貼若干以維持生活，如是始能于受洗禮後留在廣州繼續學道。時秀全貧苦，因遂以其言爲合理可信，卽詣羅處要求。先是秀全初到廣州時，卽開誠布公盡將其已往之經過如奇夢病狀，宣教，宗教論文等等一一對羅牧師詳說。至是彼復坦懷對羅要求受洗禮後之生活費，藉得與其他助手繼續學道。吾人未知羅牧師得接秀全之請求信後果加以注意否，事

後對於信內之言，亦似不大置信，亦未知其眞情如何，但羅一聞其信，以其即如其他許多中國人之預備受洗禮者，先要求維持費，乃大不悅，於是決意展期爲其施洗禮，以俟將來無定期。

（原註：有人或以爲以上關於別一傳教士之助手之一段大可以删去不錄。但此不特並無歸罪於羅牧師之處，而且爲對於彼及洪秀全公道起見，我應當將洪氏學道已久而被拒絕受水禮之大概原因敍述出來。據羅牧師本人之報告（見一八五二年十月份（The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有云：

「約在一八四六年或翌年之間，有兩位中國士人來到我廣州寓所，宣稱意欲學習基督教道。其中之一人未久即回家，但其他一人則繼續留在我處約有兩月餘。在此期間，彼研究聖經，聽受功課，而其品行甚端。此人似是洪秀全，即現今之革命領袖也。而敍述其事蹟於上文之人或即是與其同來而先回家者。當洪秀全初來我處時，曾寫就一文詳述其得獲「勸世良言」一書之經過（此即與其同來之友所敍述者，）及其得病情形與病中所見之異象，——詳述，

又謂夢中所見者與書中所言兩相符實。在述其異夢時，彼之所言實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從何處而得此種意見，以彼對於聖經之知識無多也。彼請求受洗禮，但在未得吾人滿意於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廣西去矣。直至今日我方得知其以後之行動也。」

此篇之記述者與洪秀全同赴廣州，明白解釋羅牧師確知洪秀全品行端正熟悉聖經而仍不以其爲合格受水禮之原因，此亦與羅牧師自己之報告，完全相符。

秀全對於其請求之結果如此，頗爲失望，此時覺得自己中了黃姓二人之奸計，但知之太晚矣。因自己在廣州不能維持生活，而又不知何時方可得受水禮，於是決意離粤而往廣西，不再候外國教士施水禮矣。朱道興勸其如不留於廣州即當回鄉，但見其赴桂之決志甚堅，乃贈以銅錢百枚爲旅費，另寄一信與花縣洪仁玕，告仁玕及其同族，以秀全已離粤赴桂尋其友馮雲山云。

一八四七年六月，秀全動程第二次入桂。但因其囊中只有銅錢百枚，故不能坐渡船，只有自攜行李徒步西上。行至（Moi-tszu-sin）地方，不幸又遇盜賊，將其一肩行李劫去，身中分文無存，更

無以繼續路程。設如其仍有幾件衣服留下，則如中國人方法亦可把衣服當去或賣去以作路費，但旣無現錢又無衣服，秀全此時陷於極困難之境地。彼於是寫一稟帖呈入肇慶府。府官批云，遇盜地點不屬其府治而歸德慶州所管，但深憫其境遇不幸特給予銅錢四百枚。秀全此時困窮交迫，旣無親友，又無路費，進退兩難。彼一無所存，惟有已往之經驗與將來之希望而已，但境遇如此前途亦異常黑暗，希望似無實現之可能矣。

當秀全徘徊路上嗟嘆困窮之際，忽爲一人所瞥見，其人當卽鼓勵之云「絃斷自然可再續；船一到岸又可見路了。」秀全聞言而獨自沈思，「此言眞對，甚合眞道。」於是不顧將來如何，卽乘坐渡船繼續向廣西進發。中國人平常每日吃飯三頓，但秀全恐欠旅費過多無以償還，每日限食一餐，只費銅錢數枚而已。同船搭客中，有三人具有文才者。相與攀談。彼等問秀全曰：「先生，一見尊容，卽知先生爲有才學之士，但先生又無病無痛而強自制食，我們以爲必是遭遇困難了。」

秀全於是告以途間被盜，盡喪所有，幾無以進行之事。彼等又問以入桂之目的爲何。則答以入桂是爲宣傳上帝眞理。彼等再問其個人狀況及所傳之眞理性質如何，秀全詳爲講解。由是同舟七

月，彼得機會令三人得識基督教眞理。旣到廣西境，此三人謂秀全曰：「你不應灰心喪志。出門走路，人當準備各種厄運，卽被盜刼亦是難免。我們已告知船主不收你的船費，現在這裏——（卽拿出六百錢給洪）我們籌集得些少路費相贈，使你可繼續路程。」

如此，秀全卒得回到貴縣卽其黃姓親戚之家。秀全首先便問馮雲山有消息否？此時彼乃得聞馮兩年來在紫荆山教館，而令許多人皈信上帝。秀全急赴該處探視諸教友。到紫荆山時不特歡喜與雲山重會，而且歡喜得新信徒如此之多，尤樂於在其中宣講聖道。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卽有逾二千之多，其數且日增。其中有盧（Loo Shing-szi）盧六（Loo-Liuh）曾亞順，石達開，楊秀淸，蕭朝貴等等。蕭妻名楊雲嬌（Yang Yun-Kiau）自言在丁酉年間，彼曾患大病，臥牀如死去，其靈魂昇天，卽聞一老人對其言曰：「十年以後將有一人來自東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當眞心順從。」彼在女教徒中至爲著名。當時各教友有成語云：「男學馮雲山，女學楊雲嬌。」此時眞理由紫荆山傳出，傳播甚速，及於廣西數縣地方，如象州，潯州（卽桂平縣），鬱州，及平南，武宣，貴縣，博白等等縣屬。有勢力及有秀才舉人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會。

有勢力者如韋正（卽昌輝）及其多數族人，舉人如胡氏及其徒衆皆一體加入。

凡入會者皆毀除偶像而拜上帝。此時彼等會集禮拜之儀式究竟如何，難以敍述。每遇知識及經驗加增則儀式改革，隨時變更。其始則沿用中國古老拜神方法，後來逐漸改正。現在南京禮拜之儀式，大約大異於曩時在紫荆山上帝教徒之儀式了。

其始，秀全關於宗教儀式一事，本無確定主意。當彼毀去家裏偶像之時，祇以紙書上帝之名以代之，甚至用香燭紙帛以拜上帝。但過數月後，彼知此是錯誤，卽除去之。但其繼母則謂撕去壁上上帝之名眞是可惜，因自拜上帝之後，彼等家計稍裕，多買田地數畝，乃以爲上帝特別施恩所致。廣西教徒敍集禮拜時，男女分座。先唱一首讚美上帝詩。畢，則由主任人宣講上帝之仁慈，或耶穌之救贖大恩，及勸誡人悔改罪惡，勿拜偶像，眞心崇事上帝。凡有人皈依教道而願意入會爲教徒者，卽施以水禮，不問其預備或學道日期之長短也。洗禮儀式如下：在神檯上置明燈二盞，淸茶三杯，大概所以適於中國人之觀感也。有一張懺悔狀，上寫各求洗禮者之姓名，至行禮時，由各人朗聲誦讀，乃以火焚化使達上帝神鑒。乃問求洗禮者「願不拜邪神否？願不行惡事否？願恪守天條否？」各人悔罪立

願畢，即下跪。主任人於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於每個受洗者頂上，且灌且喃；「洗淨從前罪惡，除舊更新。」一（原著附錄漢字）行禮畢，新教徒起立，將清茶飲了，並以盆中清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淨內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時認罪祈禱求上帝赦宥。已受洗禮之教徒即領受各種祈禱文，於早晚及進膳時念之。此種祈禱文大半載於今南京刊印之天條書（Book of Religious Precepts）或有增減。遇有喜慶日期，如婚姻，新年，或喪葬之時，則以獸類作牲品獻祭；祭畢，與祭者同食之。（原註略）

祈禱時，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陽光入室之處。衆閉目，一人代衆籲禱。

其時，在廣西象州地方有一著名偶像名「甘王爺」者，（Kan-Wang-ye） 其權力爲人所共仰。上帝會教徒查探此偶像之歷史，乃由民間得此報告云：

「甘王爺本是象州居民，生時極信風水堪輿之說。曾有一風水先生爲其擇得一好穴，但同時謂如用血葬，全家必得大福。此人於是回家殺死其母而葬之於此穴中，藉謀自身及子孫之後福。彼又嘗逼其姊與一下賤浪子通姦。彼又最愛聽淫蕩歌曲。此等淫曲在廣西至爲流行，男女互相對答，

由此男女相交，雖素不相識者亦可通情。甘王爺有一次附靈於一少年身上令其走至州官轎前，停止輿夫進行，以偶像之名要求州官給與龍袍一襲，州官亦不敢拒其請。廟中司祝者亦怕在廟內住宿；晨夕入廟點燈進香時必打鑼鳴鈸以防甘王出現。如有人敢以惡語加諸此偶像，必得肚疼之症。因此人人皆畏甘王爺之威焉。」

秀全聆此報告之後，怒火上昇；卽言「此等邪神，當我的靈魂遨遊天堂時，悉皆誅滅。」於是偕馮雲山黃穀，及（Hang-E）三人同赴甘王廟。越二日，達其地，果見甘王神像狀貌威嚴，形容兇惡。秀全持棍在手，痛毆木偶像，同時口中力數其十大罪云：

「第一罪，殺母；第二罪，藐視上帝；第三罪，恐嚇上帝子女；第四罪，貪圖上帝子女之食物；第五罪，逼其姊與浪子通姦；第六罪，愛聽男女淫詞蕩曲；第七罪，妄自尊大；第八罪，詐取民財；第九罪，向州官強求龍袍；第十罪，身如邪鬼常行惡事。有此十大罪，應卽毀滅無赦。」

於是卽毀壞其偶像，撕爛其袍服，打破其香爐及祭器，並親書檄文式之詩一首；原文如下：

題詩草檄斥甘妖　　該滅該誅罪不饒　　打死母親干國法

欺瞞上帝犯天條　迷纏婦女雷當劈　害衆人民火定燒
作速潛藏歸地獄　腥身豈得掛龍袍

此事傳播後，邑人懸賞一百大元以緝拿犯事者。邪鬼又附在一童子身上言：「此等人皆誠心的；你們不能傷害他們；你們只有重修我的神像便算了事罷。」事後，邑人卽取銷賞格。此事發生後，秀全聲譽鵲起，信徒之數加增更速。過後，彼又得報告，另有一著名的神廟，名「六洞廟」。（Temple of Six Caverns）此廟之原始係由一男一女，兩相會見，各以淫歌對答唱和，並戀姦數日，兩人卽死去。人謂此二人已尋得眞道，卽建一廟以紀念之，崇事爲神。秀全見廣西人之道德感覺更低於禽獸，卽作一詩以責備人民之蔑視道德，並言此二邪神應卽毀滅；且全體人民已成禽獸，山上各處都可聞淫蕩歌曲男女唱和；彼等以爲已尋得眞道而其實則是毀滅眞道。淫蕩婦女在家稱爲外婦。上帝斷不能容忍此等行爲，將必由天突然審判之云。此詩發現後，人民大爲鼓噪，反對秀全，各願偶像顯靈殺死之。未幾白蟻生於六洞廟，將神廟及神像蝕壞。

廣西上帝會之兄弟隨後毀壞許多偶像，故激起各處人民之反對。時有一富紳王秀才（Wa-

ㄇ8）入稟平南縣控告伊等，謂彼等以拜上帝爲名到處毀壞廟宇神壇，其實皆反叛之徒也。縣官乃逮捕馮雲山及盧六二人對王某審問之。王紳已向縣官行賄，遂下二人於獄。洪秀全此時自行思想：「如果我們因眞理而受如此迫害，上帝於其中有何主意耶？」其時秀全又作詩一首以表示希望。原文曰：

安得眞兄眞弟兮，共布大道於海濱？
安得同心同德兮，時同笑傲乎天眞？
安得義膽忠肝兮，同安宇宙於太平？
東北西南兮，同予者何人？
雲龍風虎兮，聚會者何辰？
天道不滔兮，上帝豈無親？
始終一德兮，何日得騰身？

當此困難之時，秀全憶及兩廣總督耆英已奏准清朝皇帝許可中國外國人信仰及宣傳基督

教。既與紫荊山各兄弟熟商之後，即自回廣東，意欲入稟總督請求釋放因信教而入獄之兩友。到廣州後乃由朱道與處得聞耆英剛於十日前晉京去矣。

在此期中，廣西各兄弟自願籌集巨金——數百串錢——以救馮盧兩友，並入稟爲其所傳之眞理聲辯，附呈所信之十誡以求縣官秉公審查。此時縣官漸信上帝會教徒原非叛逆，有意釋放兩人，但王紳又向府官呈控。府官卻不管此案，仍批交縣官辦理。中間，縣官已收得馮雲山在獄中呈求伸雪之詩共三首：其一，數出王紳之兇惡謀害之意；其二，伸辯自己之寃枉；其三，證明人人當拜上帝。此時盧某已瘐斃獄中。縣官於是派差役二人將雲山押解回廣東原籍，俟到家後始行釋放。馮在路上照常對兩差役侃侃談道，詞意感動二人，行不到幾里，兩人即皈服其教。二人不特願意即時釋放雲山，而且願拋棄差事跟隨雲山到紫荊山入會。未幾二人即受洗禮爲教徒。各兄弟再見雲山，十分歡喜，即殺牛宰馬獻祭上帝以謝天恩。

迨雲山聞知秀全爲營救自己而返粵，自己亦即首途回粵。抵花縣後，又悉秀全已回桂矣。當秀全復到紫荊山之時，即知雲山已被釋出而回粵，彼又即行東下回花縣。一八四八年十月洪秀全馮

雲山二人卒在花縣會面。在秀全未回家之先，其老父洪養已去世，享壽七十有三歲。易簀之際，告誡其子女云：「我如今上昇天堂；我死去勿請僧人，勿行俗禮，但只拜上帝與祈禱上帝使得了。」此時秀全年三十五歲。彼早已蓄髮留鬚，人問其故，則答因預早知其父死期之故，蓋中國人守孝時例不薙鬚髮也。

八　洪秀全之品格——談話——及言論

洪秀全自幼即得人親愛，以其品格祖白而正直故。彼性情活潑而友善，但不流于放恣。因其才能優越于同窗學友，每以詼諧之言向人調侃，常令人深覺其謔；但其友人仍甚喜聽其所言，以其言每含眞確而高尚之思想，不得不承認其聰明特出也。自一八三七年得病後，彼之人格完全改變，其態度高尙而莊嚴。坐時體直容莊，雙手置膝，兩腳分列而從不交股，輒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倚左右，如是歷數小時無倦容。彼目不斜視，亦不反顧，行時步履不疾不徐，常現莊嚴態度；自後寡言鮮笑。多人覺其性情逈異前時則每譏笑之，以其行爲奇怪異常也。自拜上帝之後對於一己之品行極

爲嚴格。其言嚴厲，每易傷人。彼甚喜與忠直誠懇之人坐談，其人雖貧賤所不計也。惟對於惡人，無論其如何富貴，則不能容忍。在其本村中有二人犯淫，因畏秀全之嚴厲處分，竟逃往外方者數年。有一人（Moo），品行不端，竟被十鄉公舉爲管理地產者。此人漸諂媚富人而壓迫貧民，且毆打村人。秀全自廣西回鄉，有數人控告之於秀全之前，皆有同樣證據，深願其人受罰。次日，秀全命人鳴鑼召集八九十家人敍集。此人亦到會，深自悔罪，並求赦宥。村人信其眞心悔改，僉允恕之。但秀全云：「昨日我依從人願，惟今日我則恪守天條。」於是彼將其職褫去而另立江亞四（Kiang-a-si）繼任爲管理地產者。此人卒不敢抗議，亦不敢蓄意復仇，而且仍然沿例送禮與洪秀全。在本族中，秀全立木簽九條以治惡人。在每一簽上寫明嚴治五罪：

（一）通姦犯淫者打

（二）誘姦婦女者打

（三）忤逆父母者打

（四）偸竊賭博者打

(五)遊蕩爲惡者打

此木簽分給各家家長，但秀全一往廣西，有一族叔卽收集各簽投諸河中，並謂：「我們何故受其宰治？」當秀全留居花縣時，閤村男女均敬而畏之，但深感其嚴厲過甚人心難安耳。

秀全每與親族或鄰人相遇，輒暴露及責備其不正之行爲，而勸告其信從眞理。彼雖與舊日之朋友親戚往來未斷，但人對之不能如從前之親密，每當訪友回家時，若遇其人不聽勸告不信眞理，卽發言云：

「凡不信上帝及耶穌之眞理者，雖爲吾之舊交，但非吾友，而卻是魔鬼也。反之，凡信上帝及耶穌之眞理者，乃天堂眞兄弟眞朋友也。如有不信吾言者，可各走各路：我不能帶他們上天堂去，他們亦不能拉我下地獄。卽使我之父母妻子不相信，我亦不能與其聯合，何況其他親友乎？只有在天堂的友誼是眞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暫時的快樂不是眞的；永久的快樂才是眞的。他人所得者不能分與我；而我所得者，亦不能分給別人。我只有願望多多人得上天堂，而歎息人之下地獄。因是之故，我不得不向彼等宣講眞理。」

在談論中，秀全好從經籍指出中國哲學中孰爲眞理，孰爲謬說，而勸人去謬崇眞。彼常提到永久的快樂之必然的希望用以興起人昏瞶的精神與對宗教的冷淡。彼有口所常道之詩歌或對聯詞句用以令聽者深留印象，例如：

（一）信實上帝終有福
　　不信上帝終有哭

（二）爾們切莫慌　　上帝有主張
　　眞心多憑據　　方可上天堂

（三）遵聖誡，拜眞神，撒手時天堂易上。
　　泥世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四）敬拜妖魔，卽爲妖魔卒奴，生之時，爲鬼所迷，死之日，被鬼所捉。
　　信實上帝，便是上帝子女，來何處，從天而降，去何處，向天而昇。（俱原文）

秀全常讚美基督教道；惟加以評語云：「過於忍耐及謙讓卻不合現在時勢，因苟如是殊不足

以治此亂世也。」

如有人與其辯駁，彼則氣憤而言：

「此言良心已喪，忘卻上帝之慈悲，違犯聖誡，而蔑視耶穌基督之功德。我本來用心費力以教訓你，但你視同兒戲。你是下流賤種；你眞是爲魔鬼誘惑。我之教訓本令你得快樂，但你不會享受。」

彼又言：

「今日之讀書人不能分辨眞假與是非。算命，看相，風水，及其他祕術則信是眞的，此不過行此術者藉以餬口之各種方法而已。其較有智慧之士人雖識眞理又不敢承認；其不知者更無由分辨眞假。彼輩自身既是盲目顚倒，於是轉教人以腐敗的道理，由是全世界皆陷於魔鬼之羅網中。彼等不能除去求名求利之心。彼追求暫時的快樂，而卻以爲是永久的。彼等爭求世界的物質而忘卻天堂的東西。然而在追求快樂之時，卻把魔鬼招進屋內，他們不進天堂而入地獄。他們欲得平安但必不得平安，他們想得福祉但必不得邀福。這就是自滿自足驕傲之世，只知求名求利。他們以爲偶像可以幫助其得到此等福祉，或則以爲天錫鴻福；而不知上天常常賜富貴榮華與惡人，但善人則每

因憂苦與災難而得完成其人格也。」秀全又賦詩一首，原文云：

巍巍天父萬國所同；養育世人功德無窮；
六日造成天地山海；備物賜人享用相通。
天父至親顯斥邪神；設立天條誥誡愚民；
既遣耶穌捐命贖罪；又差全證此道確眞。

九　入桂之最後一次——上帝會情形——楊秀清與蕭朝貴

馮雲山之本鄉在秀全本村之北約五六里。全境多山，甚利於牧牛，各村人均放牛於野外。秀全在家時輒牽牛到山野外，用助其長兄。彼即在山野間常與雲山及密友會見，每次係於先一日預約在某山頭相會。在此秀全常與其衆信徒及友人談論廣西上帝會事。彼已於前赴廣州時得獲一本新舊約聖書，此時輒對衆人選讀經文，且諄諄勸告人眞心信仰眞理，許多在野外牧牛之小孩均圍繞洪馮二人而傾耳聽其教訓。

秀全與雲山二人留於原籍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其在清遠之友人（卽洪仁玕）籌得路費，令兩人可以再入廣西。於是兩人作最後一次之離家入桂，初未預料此行遂與家鄉成永別也。是年十月初九日，太陽上昇時，秀全長子出世。同時有鳥千百成羣出現，或大如烏鴉或小如喜鵲。衆鳥翺翔天際既久，卽集於秀全屋後諸樹上，逾一月之久。村人驚異不已，以爲此乃新王降世之朕兆也。仁玕旣知秀全妻生一男兒，卽揮函派一專人送與秀全告知此大喜事。

秀全與雲山旣回到紫荊山，會衆兄弟熱烈歡迎。此時二人聞悉當其回粵時，上帝會中屢有奇事發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糾紛及有分裂之象。緣當衆人下跪祈禱時，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狀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體，口出勸誡，或責駡，或預說未來等言語。其言常是模糊聽不清楚，或則爲韻語。兄弟等有記錄其較爲重要之辭句者，至是盡以呈秀全鑒察。秀全乃按眞理以審察各條而判辨各人之言孰眞孰假。如此足證明楊秀清之言謂：「此等辭句一部份是由上帝而來，一部份是從魔鬼而來的。」

在此等神言中，其最爲重要而經秀全審判爲眞者，乃楊秀清與蕭朝貴二人之言。楊本爲極貧

窮之人，但其入會則非常熱心及誠懇。在會中，彼忽生啞病，兩月內不能言語，會衆均覺奇異，以爲是不祥之兆，但後來則復能言語，嗣後有神附體傳言比別人爲多。每次代天父上帝傳言時，嚴厲肅穆，責人之罪惡，常直指個人而宣布其醜行。彼又勸人爲善，及預言未來，或號令人應如何做法。其言辭大概留極深刻之印象於會衆。蕭朝貴則以耶穌之名傳言，而其言卻比秀清之言較爲和靄。黃氏有族人出言反對耶穌教道，且引人離去，此人卽被逐出上帝會；其言卽被定爲假的，爲魔鬼附身的。

又有許多患病者藉祈禱之力而得痊愈。傳言楊秀清得有代人求神力治病之奇能。由記錄上觀之，則秀清似是自願及祈禱將病者之病傳諸其身，贖去其病藉使其人得愈，其後自己乃求除病。

（原註：楊秀清又名爲「禾乃師，」「禾乃」卽「秀」字拆開，並無他意義也。）

有楊金秀(Yang Kin-Sin)去世時，相傳天上奏樂，室內無風，但當其魂離身時，其牀帳自動至二小時之久。洪秀全對衆信徒施以嚴格的規矩。馮雲山雖是上帝會之開創者，但人人承認洪爲

會中至高首領，威權無能與京；其權力足以施諸會衆各人。洪禁吸鴉片，卽平常煙草及飲酒均在被禁之列。關於鴉片，彼有一詩；原文曰：

煙槍卽銃槍，自打自受傷。

多少英雄漢，困死在高牀。

關於飲酒，秀全謂以米蒸酒是奪去人所必需之食糧，其後復予人以無用而有害之飲料。從前秀全之酒量甚大，其後則爲應酬友人只飲三小杯。在家時亦以此爲限，但自入廣西後大概完全禁絕，如果人言爲可信，則彼禁絕其信徒飲酒也。

秀全似乎並不充分明白安息日之要義，只以其爲上帝六日創造天地，七日休息，乃奉爲禮拜及感謝上帝之日而已。廣西上帝會教徒之守聖餐典禮亦未見有何傳說。

翌年（一八五〇）五月，秀全遣江隆昌（Kiang-Eiung-Chong）及另有黃姓及侯姓（Heu）兩位弟兄帶信回花縣召其全家到桂。據其所言之理由是因上帝予彼以下言之默示：

「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我將遣大災降世，凡信仰堅定不移者將得救，其不信者將有

瘟疫。過了八月之後，有田不能耕，有屋沒人住，因此之故，當召汝之家人及親戚至此。」

此時秀全之母，妻，兒女長兄及妻室與至親之族人均挈眷到桂與秀全同居一處。道光帝死後（一八五〇）廣西果有數縣發生瘟疫，於是秀全之信徒加增愈多，因人盛傳入上帝會者，可免疫癘傳染也。

十 廣西之擾亂—本地與客家之爭—上帝會牽入政爭—革命之原因—起義及成功—洪秀全與三合會

廣西山嶺崎嶇，盜賊藏伏，出沒無常，行客及村鄉時遭搶劫。當是時，盜賊日益增多，且結黨成羣，勢甚猖獗，四出劫掠村鎮墟市。官兵奉命剿捕，甚爲棘手。然而賊匪雖聚散無常，漂流靡定，官兵亦常奏功。賊匪多由廣東或鄰省而來，即廣西人所稱爲客家者。廣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強大。本地人與客家人之感情甚壞，互相仇視，一有事端發生，仇怨更深。其時有客家富人溫姓者（Wun）納一女子爲妾，此女已與一本地人訂婚，遂起爭執。溫姓與女子父母協商予以重金因此

不允退讓與本地人。縣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狀詞無數，不能審判曲直。縣官似乎是畏難故意推宕不理此糾紛；據說縣官暗中卻慫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對待客家人。無論此說確否，客家人與本地人未幾卽發生械鬬於貴縣境內，復有許多村鄉加入戰團。戰事於八月二十八日（卽一八五〇，十，十三，）開始。其始客家佔勝利，因其人好勇鬬狠成爲習慣，而且大概兼有賊匪加入作戰。但本地人愈戰愈強，經驗愈富，又以其人數較多數倍，卒將客家人擊敗，焚其屋宇，以故許多客人無家可歸。在此患難中彼等央求上帝會教徒之庇護。此時上帝會教徒人數約有三千，散居於各縣。客家人甘願遵守教規典禮因而得避去仇人之攻擊且得物質之接濟。

直至此時，上帝會教徒從未與廣西各匪黨發生關係。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無有懷疑教徒之宗教敍集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難之村民，而且被官兵擊散之賊匪，均視上帝會爲逋逃藪，老幼男女攜眷屬挾財產大隊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時。與官吏發生衝突，勢所難免。秀全明慧的眼光早見及此，其預言至此均驗。彼早已預定計劃，準備應付方略，只候適當時機方舉義耳。約在此時，秀全又製一詩，國勢情形及本人志願均明白表示；原文曰：

近世煙氛大不同　知天有意啓英雄　神州被陷從難陷
上帝當崇畢竟崇　明主敲詩曾詠菊　漢皇置酒尙歌風
古來事業由人做　黑霧收殘一鑑中

在此詩中，秀全指出匪黨橫行於各縣山區，聚散無常，起伏無定有如烏雲。彼又表示任其自相鬭殺，至兩敗俱傷，再無力量之時彼乃崛起田間，獨霸爲主，自是易事。此乃明太祖之計劃，於其詠菊花詩中露出，秀全引此以自比。（按；傳說朱洪武原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煞，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披就黃金甲。」）漢高祖曾置酒高歌大風，以慶風起雲飛大業成功之盛。

王秀才——卽前所言攻擊秀全新教陷害教徒最力者——此時又以財以勢陷害一位上帝會弟兄。緣年少氣盛之黃毅恣意毀壞別人偶像，因之激怒人民，此時又被扭告於縣衙。縣官卻不收理此案，將兩造遣出衙署。黃毅出至街上，卽與兩原告人發生齟齬，要求其補回巨貲，非得手將不罷休。適王秀才路經其地，詢問情由。兩原告卽詳告原委，謂縣官不理。王秀才答謂：「我將親自出手把此人送入監牢。」卽喝令再將黃毅捉入衙署。彼卽呈一狀詞彙賄巨金。結果，黃毅果被收入獄。未

幾卽瘐斃獄中。

上帝會教徒與人民第一次衝突似是在金田發生。緣某本地人大村有人將上帝會教徒之牛搶去。會中兄弟甚爲憤怒，要求放回。本地人遲遲未允，教徒卽搶去本地人牛一頭或數頭。卒之彼此商議交換所搶之牲口，代表人乃會面商定此事。不料教徒方面之代表回歸時，有本地人恃人多勢強竟向客家人開鎗。客家人不甘，卽還攻擊，追逐本地人回其本村。本地人以此意外之敗爲神不悅所致，乃擺會演戲，藉邀神寵，將偶像高置戲棚上。但在演戲之中恐慌屢起，因謠傳上帝會教徒來攻，看戲者驚駭狂奔者數次。上帝會教徒多數爲客家人，兇勇耐勞，因此以少數人敢向多逾數倍之本地人進攻，雖後者有官兵爲助而仍常佔勝利。客家人入會者亦愈多遂被捲入旋渦。此時彼等不特被本地人指責爲干涉他人之宗教禮拜及毀壞偶像，而且包庇賊匪，密謀造反矣。

秀全與雲山二人此時已離去紫荊山而私匿於大易山（Vast-change hills）一友人家內。此地四圍皆山，只有一小路通出外方。官吏對上帝會既生疑心，偵知洪馮二人所在，乃派兵扼守山路。秀全與雲山在彼處雖有少數信徒，而官兵仍不敢冒進，只在路上遍插短尖木樁嚴守路上而防

其逸出。由是洪馮二人被困山中，不能逃脫。至是，彼等求解放中國於異族而使其成爲拜上帝者之大事業，在開始時卽幾遭厄死矣。在此危機當中。傳說楊秀淸在昏迷中得上帝顯示於紫荊山衆兄弟，謂其領袖等有難，而令彼等速往救援。此時會中衆兄弟齊集多人，兼程往救，與緊守山路之官兵衝突。彼等擊敗官兵自是易事，隨卽拔開山路上木樁，秀全與雲山乃得恢復自由。

是時秀全立卽通告各縣之上帝會教徒集中於一處。前此各教徒已感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之必要；彼等已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爲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爲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棄家集合。時機如今到了。人人爲本身及家眷之安全而焦慮，至是乃奔集洪秀全之旗下，蓋人人均信洪爲上帝特選以爲其領袖者也。無論老幼貧富，有勢有才，秀才舉人，一體挈眷而來。韋正（昌輝）獨自帶其族人約有一千。秀全卽佔領一豐富的墟（新墟。）此是上言王姓富紳所居地，所設糧食店及當舖適足供給此輩客家難民豐足的衣食。此墟有闊河圍繞，藉得天然防禦，不虞突然的攻襲。於此秀全安紮隊伍，更建造防禦工事，在官兵未至之先，防守工作已備，早佔優勢矣。官兵紮營於離墟稍遠之地，雙方隔河開火互

擊，但無人敢過江接仗。秀全在此處復派江隆昌回粵，（此人常攜藥箱扮作醫生走路）召洪馮二姓其餘族人來桂；但族人未到之前，秀全因供給斷絕已迫而棄營他往。開拔時極爲祕密，全軍偸渡河他往，官軍尙不知得以爲仍在原地也。蓋秀全捕去墟中婦女，將離墟時，關閉婦女於江邊房屋而令其頻頻擊鼓，因此令敵人以爲全軍仍在墟內也。官軍一知其行動卽派輕兵追之，但追兵趕及洪軍過近，一經反攻，卽大敗，多人被殺。官軍此時遷怒於該墟，卽攻佔之，焚燒一二千舖戶而搶掠財物，且又捕殺居民多人，故加以逆黨或助逆之罪。此等不幸的人民甚爲鎭定，只有逆來順受。有一曾姓者對官兵呼云：「爲何遲遲不動手？要殺便殺罷，我是不怕死的。」彼與其他多人不肯下跪，屹立受刑。此等殘酷行爲令人民憤激不勝。許多人留在家中本欲拜上帝而不願加入革命運動者，至是迫得離家而投入洪軍。洪秀全是時已佔領及駐紮於一個大村鄉名大村者，此處糧食之供給亦多。秀全佔領此村之原因如下：有賊首名陳亞潰者到處滋擾地方，卒表示願率其黨徒與洪軍聯合。但在未成事實之先，卽在洪氏佔據新墟之時，陳亞潰有事西行，乃爲大村人民所捉拿交諸淸吏。旋得賞金頂。秀全至是佔據該村，所以爲陳亞潰復仇也。

在大村駐紮時。有二女匪首邱二（Kew-urh）及（Szu-San），性極兇悍，各率黨徒二千人加入洪軍。秀全納之，但必要其聽從命令及遵守會規。秀全令兩女首領各率本部分駐兩翼，稍離本軍。同時有匪首八人爲三合會匪黨亦表示願率部加入。秀全許之，但必以同拜上帝爲條件。八人表示願意，乃獻牛豬米糧等物來洪軍，秀全卽派上帝會兄弟十六人分往各部——每部二人——教訓各人部屬以教理，然後接受加入。施教畢，各匪首送各人回洪處而贈以巨金以爲酬勞，準備不久卽率衆加入洪軍。十六人中有十五人恪守會規，各將所贈之金悉數納還公庫，獨有一人私藏贈金而不舉報。此人以前曾以品行不端屢犯會規，本應受罰，只因其傳道有口才且有能幹故被宥恕。彼仍吸食鴉片，曾私賣軍隊籐盾以買煙，又曾醉酒打傷會中弟兄。至是復被證明私匿贈金，秀全與其同族之人共同決定應按律嚴辦，卽將其斬首以警將來。當三合會八匪首聞悉有一適被派爲教師之人因犯小事卽被殺，甚爲不安，卽言：「你們的軍律似乎太嚴；我們不容易遵守，恐怕將來或犯了小事又殺我們了。」

因是之故，「大頭羊」，「大鯉魚」及其他五匪首率衆離開，後來投降官軍，轉而攻洪軍了。張

有羅大綱留在洪軍不去，因彼正愛其軍律之嚴及其治軍之教理。傳聞上言三合會七匪首中之六人卒被洪軍殺死於交戰中。前此秀全對於三合會曾發表議論云：

「我雖未嘗加入三合會，但常聞其宗旨在「反淸復明」此種主張，在康熙年間該會初創時，果然不錯的；但如今已過去二百年，我們可以仍說反淸，但不可再說復明了。無論如何，如我們可以恢復漢族山河，當開創新朝。如現在仍以恢復明室爲號召，又如何能號召人心呢？況且三合會又有數種惡習，爲我所憎惡者。例如新入會者必須拜魔鬼邪神及發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頸而迫其獻財爲會用。彼等原有之眞宗旨今已變爲下流卑汚無價值的了。如果我們講眞道理，而倚靠上帝強有力之助佑，我們幾個人便可比他們多數。甚至孫臏，吳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歷史中之嫻於韜略戰術者亦不値得我之一讚，三合會更卑卑不足道矣。」

其後，秀全誡其部屬不再收容三合會人物於其軍中，惟其甘自改變舊習而遵從眞道者始行納之。

是年（一八五一），秀全又率軍出發，直趨廣西東部之永安州，卽佔據之，收沒其官庫及穀倉。

據報告，此城之佔領如下：洪軍急進直薄城下，城墻不高，彼等手擲無數炮竹進城內，鞭炮繼續轟響，遂令守軍大起混亂，卽行退卻，洪軍於是扒城而入，自是易事。

洪秀全在永安卽王位，改國號爲「太平天國」。「天國」二字從字義看來似是指中國而言，但由其地位看來則或卽是帝皇之稱號未定此名稱蓋洪氏本由聖經所選得者。傳說，秀全先讓最高之稱號於其他四首領——馮雲山，楊秀淸，蕭朝貴及韋正，及彼等謙讓不肯，而且發願完全服從其威權，彼乃自登尊位，而分封四人爲四方之王。

（原註：）吾人應將洪仁玕——本書之紀敍者——及其友人關於「天德」名號之意見補述。時人傳說天德爲此次舉義之首領，但彼等相信天德非他，卽洪秀全是也。彼等解釋此稱號之來由如下：洪秀全自稱爲太平王——卽由太平天國新國號之首二字而來，或爲天國王，卽其他稱號天德之變音。緣客家話中「國」與「德」韻爲疊。客人稱洪氏爲天國王時，遠方外籍人聞之因方言土音不同，又因不明原字意義乃誤以天國王爲天德王也。「天德」二

字易於出口，亦爲平常習聞之辭。因是之故，中國各處及外國人士遂誤以天國王爲天德王，而且有許多人一誤再誤以天德王爲太平王洪秀全外之另一人也。此說與去年四月南京太平軍中人物所言相符，蓋謂天德王只是外人對彼等首領之稱號云。

由此處，秀全復遣凌十八（Ling-Shih-pah）率一軍進攻廣東，但未幾卽在羅定爲官軍所敗，軍隊潰散，大半逃回永安。

綜上觀之，吾人已將洪秀全起事之原始一一紀述——由其在廣州赴考，患病，被擡回鄉，直至其成爲一忠心而熱誠的大軍之首領，佔據永安，被信徒擁爲中國之皇帝。此革命軍繼續進展至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及江蘇，而於一八三五年三月十九號佔領南京，此皆人所共知者。由南京太平軍所發表之書籍而知現在洪秀全之稱號爲太平王；馮雲山爲南王；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韋正爲北王；而石達開則爲翼王；又羅大綱統軍於鎮江。同年，太平軍復分大軍進攻河南，山西，及直隸，而屯紮於距北京只有七十英里之獨流地方過冬。彼等居然可佔據此地至長久時期，足證明

清廷之十分孱弱無力，大約明年春間，北京之命運卽可決定矣。太平軍似懷有兩大目的；一則顚覆清朝，廢除偶像；次則建立太平天國及禮拜上帝是也。南京之佔領及固守，已樹立此新國之基礎，但太平天國之存在必待清朝滅亡後始可得人承認。清室存亡當視北京之能守與否爲斷，蓋如其不守則清軍將被擊破而清廷與漢族人民之最後的小小關係一概斬絕矣。

十一　廣東之逼害—馮雲山家族之入獄—起事響應之失敗—洪仁玕之逃亡

上文曾言洪秀全於一八五一年在新墟駐紮時曾派人回粵召集洪馮兩族人及在粵之信徒來桂加入太平軍。前此一年，當秀全搬取自己親族之時，洪仁玕仍在清遠授徒爲業，因爲友人所強留，迄未成行。此次（一八五一）彼乃偕五十人，或爲洪馮族人或爲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潯州時，乃聞悉太平軍已棄營他去，而官軍此時正搜捕及屠殺凡與上帝會教徒有關係者。仁玕卽令同伴中四十餘人回粵，而彼自己則與三人繼續前進欲趕上太平軍。清吏此時搜捕極嚴，凡一般遊民及有

嫌疑者均被捉去，仁玕恐遭毒手乃易姓名爲侯某（Heu）。前進之路竟難通行，不得已乃中途折回。在歸途中，遇有數人確爲侯姓者。有侯姓富人竟招待仁玕於其家中至一月之久。仁玕別時，侯某又贈以銅錢八串，米四十磅，及豬肉五磅，蓋其仍以爲賙恤同族之貧寒士子也。仁玕回抵花縣時，秀全與雲山在桂起義之消息已傳至粵省清吏。有軍隊被派至本鄉捕捉村人，掘毀祖墳，及勒索民財。仁玕見在家不穩，遂移居於清遠友人處。馮雲山之叔伯某，其母，其弟，及一幼子均被捕入獄，而其妻及兩子幸能逃出，匿於他縣友人家。彼等旋亦逃至清遠，與衆友商議結果，衆友樂爲籌集旅費，使仁玕挈雲山長子及一姪再赴廣西。此次清吏之防守及盤查比上次尤爲嚴密，彼等不得已又折回粵東。

中間，雲山之妻匿居於穀嶺（Paddy-hill）竟爲一黃姓告密。雲山妻再事逃亡，吏胥追捕甚急，投入一路邊小屋中求屋中人勿予揭發。屋中人允爲收藏，幾脫險矣，但不幸有一丐婦瞥見其投入屋內，卽舉報邏者而得賞金數元。雲山婦卒被捕，解往廣州，與雲山其他族人並下獄中。時雲山之叔伯已死於獄內。其長子與雲山姪隨仁玕再次謀入桂，亦不得成功。彼等之親友多人在粵因受清

吏之壓迫及勒索過甚，準備抵抗官軍，營救雲山族人，但有些領袖們反對此舉，故不成議。

至一八五二年，秀全之使者江隆昌再次回粵，攜有函件召集各族信徒入桂約會於永安。清吏似暗知太平軍勢力日盛，深懷恐懼。因此對於洪馮二族，不再事嚴厲壓迫，且將秀全同族一老叔伯年七十二歲者釋放出獄。秀全之信徒明知清廷對於彼等並無開恩之可言，乃決議召集各人起事而以穀嶺爲集中地。江隆昌曾參預起義於廣西，親見場場勝利，乃兇猛急進而不謹慎。彼期望在粵可得與在桂同樣之勝利，但預備不全，供給缺乏，又不小心，因此令自己及親友多人同罹大難。預定集合之日期尚未屆，彼即與天雞右高帽等，("Heavencock" "Cap Right High")及其同族共約二百人皆不習於戰鬭者即舉旗起事，而以「順天」爲口號。舉事後，當地人民即報告於縣官，即有大隊官兵派來攻捕。彼等勇敢應戰，但人數既少又無經驗，交綏未久即被擊散。江隆昌與六人登時陣亡，其餘被擒者甚衆，其餘星散。「右高帽」右高帽大叫云：「都失敗了！」彼仍與「天雞」作殊死戰，旋趁濃霧由山而下，遂冒出重圍逃入林中。於此與雲山姪馮亞樹（Fung-a-Shu）及其他相遇。彼等迫得離去本邑而逃匿於友人家中或各謀生路。穀嶺全村，被官兵焚毀，禾田收沒入官。

穀嶺事敗後，洪仁玕與十餘人始趕到，並不知失敗之事，全體被該處居民擒捉，從背後綑綁雙臂，關閉一室，準備押解與官吏而受死刑。衆囚犯均怨仁玕之勸其加入叛事致受此災劫，欲得大福反邀大禍。仁玕本是生氣勃勃，熱誠過人，原欲帶引其親友共享榮華富貴，至是坐於衆囚中心懷深憂，大爲失望，倘能救脫衆人於死刑當樂以身代。彼之手暗自撫摩其繫臂之繩，漸覺鬆動，未久果能掙脫綑綁，遂一一爲衆囚解去繩索，因而竟能令六人逃脫。夜後，彼等暗開屋門，冒雨逃奔入山。仁玕一生之大希望忽然沮喪，竟令如許親友身罹大禍，至是自己亦無地可逃，於是深覺自己罪孽深重，頓懷絕望。乃私解腰帶，意圖自縊。同逃中之一人，上前勸阻。仁玕對之云：「你自己逃生去罷，我就在此處了結殘生了。」其人卽捉其手，牽其上前，勸其繼續偕其逃亡，仁玕從焉。翌日，仁玕在叢林中休息睡醒時，不見此人。此時乃祈禱天父上帝謝其救命大恩及佑其出險使得安然經過如許難關。日間，彼藏身於林中，夜間則行路。有一次，有人搜尋亡命者逼近其藏匿之處，但卒不見之。卒之，經過四日四夜在山中捱飢抵餓，然後到一親戚家，身體已困甚。在此處山洞中仁玕潛匿六日，其親戚予以路費，使得搭船到別縣洪氏遠親之家。但此時又有難關，因是處亦有洪氏族人曾赴穀嶺起事而生

死未卜者。於是該處族人立意爲其受死之兄弟復仇，竟欲將仁玕押送於淸吏。幸得一父老接納仁玕而庇護之，謂此時尙未知各兄弟之生死而先害仁玕之命甚爲不合；但若果有不測亦由各人自願前去，非受人誘惑欺騙者。於是遣其一孫導引仁玕出亡。此靑年人是一個基督徒，於一八五二年四月直帶仁玕至香港，而介紹至我處。我聞中國內地竟有人對於基督教如此熱心，及如此熟識，深以爲異焉。我甚喜聽其敍述其饒有精神之種種經歷，關於洪秀全，馮雲山，及其信徒等，但其時我對於全局亦未有淸楚的概念，蓋此事人多所未悉亦多所不信也。仁玕寫出數張紙，內載洪秀全及其自身之歷史，我將此紀述放在書桌留備後日之考證。仁玕現欲學基督教道兼求受洗禮，我以爲彼將留在香港居住；但我離香港入內地數禮拜，回時彼已離去，以其在此處無以營生也。

自穀嶺事敗之後，雲山之長子馮亞芳（Funa-a-fong）逃至廣州，爲鐵匠學徒。此鐵匠本爲一極壞之人，曾與人同夥行刼及犯案，與其他罪犯爲淸吏捕去。彼願交出雲山長子於淸吏以贖自己之罪。亞芳由是被偵出而逮捕入官，但其堅不承認爲馮雲山之子。淸吏乃提其至其生母之前，兩人相見均下淚，由是證明母子關係。亞芳至今仍與其母及其族人繫於廣州。此鐵匠與其他罪犯均

斬首。雲山之次子隨其堂兄弟亞樹出亡。經過多少困難卒得機會於一八五二年七月隨羅孝全牧師至上海。綜計洪氏族人在事前事後遇難者共約四十名，其餘充軍至遠處者共約七十名。赴難之確數甚爲難知，而每人所遭之運命更難盡悉矣。

洪仁玕離開我處之後隱居於內地爲塾師，直迄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復來看我。彼仍堅欲受水禮，似乎十分熱心爲上帝服務。彼聲言願將各事交託上帝，上帝自有旨意，而仁玕則願先求上帝國與道義。仁玕與同來自淸遠之三友均已受洗禮，至今仍在此硏究聖經，希望將來在神意之中可以宣傳救道於其國人。仁玕，其友人及各人之眷屬之苦難情形，令我決意發行此册小書。讀者幫助此書之推銷，卽有功於書中多人之賙濟，此可以爲慰者也。

太平軍紀事（一篇講辭）

"The Tai-ping Rebellion"
by Rer. M. T. Yates.

雅芝著

太平天國革命史已有多人撰述，但因這運動是起源於廣西內地，故甚難得獲其始原之眞象。時在一八五三年，我於全年間得機會與兩位青年相交接。他們親眼看見並且親身參預太平天國的首領之各種活動——由其異夢起，以至其積極反抗清廷，爲期一年。他們是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之子。當那革命首領決志起事時，此兩人即被遣回廣州安置其母於安全之地，然後復回本軍。及家事辦妥之後，大軍已出發離桂北上，而清軍緊躡其後，他們欲回太平軍而不可得，於是復回到廣州省城西教士羅孝全牧師處（Rev. J. J. Roberts）蓋羅曾爲洪秀全之宗教師也。其後羅牧師挈此兩青年來上海。羅與我固同爲一個教會所派遣者，由是得招待此兩人。他們隱姓埋名不讓人知其爲南王子。他們的目的是要到南京其父處。（簡按，此時南王早已陣亡，想他們仍未曉得）在

我家中，他們爲我詳述革命運動之起源。據其所述則這次革命其始純是宗教性質的。

他們說：此運動是由一種宗教觀念而產生，而一切進行獨是受宗教的原則之指導。此兩青年中之較長者昔爲洪秀全早年之生徒。彼告我云：在一八四八年彼之老師——洪秀全——到廣州省城應試，（簡按，原文謂考第二級功名卽舉人，有誤）羅孝全牧師邀其到家居住，洪應其請。在那裏洪學教道並習禮拜。（簡按，此事日期有誤）馮子又謂：洪回廣西原籍（有誤；洪原籍廣東花縣）未久卽得一夢，夢見被引到天堂，得見天父與天父長子及其妻；彼等款待洪甚殷勤，命洪回此世鏟除妖魔。洪忽然醒過來，乃憶起從前曾在某書看過此事。他乃翻閱從前由廣州帶回之書——內有舊約聖經。在書中得閱嚴斥拜偶像之言。此時馮子適在其塾爲徒，與二三十人同學皆預備考試之學子也。

洪得夢之後，第一件事卽毁了設在塾中（原文在試院）之孔子神位。因此惹起大風潮，學生等回家報告父母，卽有學生的父親及其他人等來塾質問其故。洪一一爲之詳述其理由，他們卽時服膺其信仰。及至本村與鄰村之父老紳耆得聞此事，咸來警誡他。彼乃解釋其所信之眞理，他們也

皈服了，轉成爲各村之教師矣。由此這新宗教傳播極速。隨後，官吏得知各種進行，卽強烈地禁阻。地方士紳某來見洪，極力勸其不必傳異教，謂『中國人皆拜偶像的，讓他們自由拜神罷，何必要橫施干涉他們的信仰呢？』洪不聽，宣教如故。由是教道愈播愈遠，教徒亦愈收愈多。每有全村入教者，廟堂及神像成爲無用的了，均卽一一遭毀壞。及鄰近村邑得知神像被毀，則大爲驚動，蓋相信神像有靈，凡褻瀆之或毀壞之者必卽死也。但這新的宗教團體仍到處傳教道及毀神廟，愈傳愈遠。士紳首領既勸阻無效，乃稟報地方官吏。官吏據報，旋派兵勇捉拿爲首滋事者，洪之徒衆卽行抵抗。諸君須記得我今之所講，是由當時躬與其事之一人親口自述者。他們——徒衆——不甘讓首領被捕，並謂：『我們要拜甚麼神是不能受人號令的。』兵勇等於是空手回去。官吏知風潮擴大必須立卽遏止，乃再派吏大隊的兵勇前來，並嚴令或生或死務須擒拿會首。教徒又事抵抗，由是發生衝突，死傷多人。此時各處教徒之數已有四五千人矣。是時，他們已知道闖了大禍；他們本來不是要反抗政府的，他們只是要得自由服從良心的主張而已。

在很短期間，這新的運動已發展到很大的範圍，遂惹起省吏之注意，於是卽派一副將帶領兵

勇前去捉拿首領等人。他們得此消息卽與徒衆準備自衞。他們聞知大隊官兵要來捉人，卽寫好一張宣言——宣布自由禮拜上帝之權。其中更表示反對拜偶像而主張獨拜一位眞神，卽曾顯示於洪秀全者。這宣言是寫在一張大紙上——紙長六尺，闊四尺，由數小張黏合而成。洪秀全率領其他首領人物並一干徒衆同登一高山，乃攤布大紙於地上，用四塊小石分壓四角，另一塊壓住中間。全體環繞大紙下跪。洪獨站立，高舉兩手，呼籲上天，求天父保護他們使得禮拜上帝一如宣言所寫。這宣言是載有第一誡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舊約出伊及記第二十章第三節）

洪呼籲畢，全體起立。洪仍站立不動，各人乃魚貫行經洪前，各交刀立誓，願獻身命以衞護秀全，並以保各人拜上帝之權一如宣言所載者。此時官軍已到，在山下平原出現。忽然間有雲騰起遮蔽山頂，掩護各人，不使敵見。各人乃從他方面下山，卽與官軍相遇，奮力抗戰。說也奇怪，是役官軍全體被殺死，無一生還。

這大運動的首領們心裏只懷抱着一個觀念——卽是要禮拜上帝一如他們所新學得者。及

今，他們眼見大禍當前，更覺得因已經殺死整百整千的官軍，清廷必派大兵來勦滅他們。因要得獲自身的宗教自由，他們顯然要連朝廷政府也反抗了。無論死或不死，他們說：我們必得要保持我們所信以爲眞的，而且要鏟除妖魔。至此時，這運動仍然純是宗教性質的；而各首領一切的行動均是自衞的；但自此而後，他們卽變而爲進取攻擊的行動了。各種「單刀」及「雙刀」會友此時陸續前來加入，各受其紀律之節制。他們的實力，加增極速。我前所述南王馮雲山兩子卽是在此時被遣回廣州安置老母。

自從他們顯然必要抵拒政府以求得禮拜自由之日起，他們卽決定指揮大軍直搗南京，以恢復漢族舊江山——明朝。試想一想，他們堅信之力量如何，他們所表現的勇敢及豪俠又爲如何。他們無組織，無軍士，無精良器械，無錢財，無糧臺，而他們竟堅決反對並且要推倒一個組織強固的政府，而且不顧數千年中國民族所視爲最神聖的傳統的宗教觀念及種種成見而一概要打倒之。他們所恃者，唯有心裏懷抱一個決心——卽在山頂上宣言所載的——保持及確定禮拜眞神之權。這一大任務，三合會或其他祕密會黨斷乎不能爲此，因爲他們的祕密及力量都是由呼籲於偶像

而來的。這兩位靑年對我所陳述的事情，我以爲深爲可信。他們似乎得了一種神祕的權力附在身上一般。他們甚至膽敢攻毀偶像。這就是證明這運動是純然宗教性質的，至爲可信，因爲如果他們的目的只是要反抗政府，則又何必故違宗教人心習俗以激起人民之反感乎？他們之毀壞偶像神廟實惹起大多數民衆至強烈的仇恨。然而這卻是他們能力之源，因爲人民和清軍看見他們隨便毀壞神像，而卻毫無損害，行若無事，不能不驚異，不知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物。他們所奉爲至神至聖，無人敢冒犯褻瀆者，而太平軍竟爾摧毀之。所以各處地方官吏，清軍和人民，一見太平軍到，便先已喪了膽失了魂了。

太平軍的作戰方法也是特別的。他們以二十或三十或四十人爲行，分散戰線一二里長，然後全體向城鎮或目標進攻。清軍一覩這強盛不可侮的軍隊前進，或只開鎗一二聲即行向後轉逃去了；但大概則太平軍離城尚遠他們已望風先逃了。太平軍既行近目標，兩翼愈走愈快，漸將敵人包圍而斷其後退之路。他們並非故意殘害人民，除非遇見有持軍器反對者；這些人們和所擒獲的清軍俱一概斬首。他們掠取東西以充軍需。他們只有一公庫，如有私藏所掠得物品者殺無赦。他們的

兵力每過一城便愈爲加增，愈推愈進，直薄南京，於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攻克之。入南京後，洪秀全建置宮殿及寶座，總攬全國的統治權而爲明朝的大統承繼者，太平天國則其創建之國號也。

他們將金山之華麗偉大的廟堂完全毀壞，並將偶像投之江中。他們又佔據了位於運河口在戰略上很爲重要的鎮江城。城中及銀山上的廟宇也被毀壞無餘。鎮江破了未久，有費士邦艦長Capt Fishbourne 乘 Hermes 艦到其地參觀。他得受太平軍領袖們的友善的歡迎，稱他爲兄弟，並告訴他說將來外國人可以隨使用汽船，鐵路，電線，及其他西洋機器而無礙。他們對他說：『我們將要同您們一樣。咱們同拜一位上帝，而且共同生活如弟兄。』費艦長回上海後，即成爲一個太平軍極熱誠的朋友，蓋其大受他們的宗教性質和英雄氣概之感動也。

直至此時，他們仍然保持着嚴格的宗教性，即於其在城邑鄉村到處毀神像破廟宇一端可以證明。他們到處——在城市或軍營中——均依時舉行宗教禮拜儀式。每進膳時，一聞鑼聲或鼓聲，軍人即集合，每軍中之宗教師乃站立在高臺祈求上帝祝福。又有一事可證明這運動的宗教性之眞誠無僞者，即是洪秀全僱用八十個刻字者專爲刊印新約聖經及宗教文誥以分派於全軍。他又

諭令太平天國以新舊約聖經爲全國宗教經典，考試科舉均以此爲基本而不得再用孔教經書。太平軍之道德紀律亦極爲嚴正，凡吸鴉片，甚至抽旱煙者，盜竊者，及淫虐婦女者，皆治以死罪。我以爲以上所述皆足以確實證明這一個奇異的革命運動之始源，乃是純全宗教的，而且此宗教性直迄現在仍然得如舊保持着。

在四五月間，洪秀全遣令東北二王率大軍北伐以攻北京。（簡按，二王誤）清軍戰敗於江北，太平軍北進直達開封府，沿途攻城奪邑。在開封之北，他們碰着強頑的抵抗，因此行程爲之阻撓了許久，卒以未克開封而另行他往。因在此躭擱的工夫太多，所以到了冬天纔能到達天津。在這裏他們便遇着清廷所調集的蒙古馬隊，（簡按，此卽蒙古僧格林沁王之軍）與極嚴厲寒冷的冬令，太平軍以缺乏馬隊無以抵抗清軍，又以率皆南人不能耐受寒冷，迫得放棄圖北京之謀而退入河南，再回南京，僅在沿途攻取數個城邑而已。

殊可注意的一件事，卽是——這北伐軍之宗教性腐化極速。統率全軍之東王僭妄自大，自稱聖神，荒謬狂悖甚至如瘋如癲。（簡按，統率北伐軍者爲林鳳翔李官芳吉文元而非東北二王也。結

果，全軍覆沒，無回天京事。宗教腐化一語則甚確。）

南京既破，人們都預期上海不久必爲攻擊之目標。清吏常恐太平軍之前來。其時粵人之旅居上海者有八萬，閩人五萬，皆是同情於太平軍者。人們預料如太平軍一到，他們都要加入其軍。在季夏時，太平軍對此方遲遲未來。此間又謠傳閩粵人將起事響應，先佔上海以俟太平軍之來，然後獻城於天王爲太平天國之一部。有六人或八人被嫌疑是首領，地方官卽下令逮捕之。毛捕頭（Mau-boo-deu）得令稟云：『彼可負責捕捉諸人，但以卽行斬訖爲條件，否則彼等必將其謀死也。』地方官答應，諸人果卽被捕。官吏立刻接得匿名恐嚇信件，謂如被捕諸人不得釋放，則各官吏必死云云。官懼卽釋之，並謝罪了事。被釋之南方人打聽得此事是毛捕頭所幹的，卽捉住他，施以死刑——斬其首而棄之於垃圾堆。他的朋友們找着他的屍身，但察覺他仍未斷氣，卽施以救治，卒竟得愈。但其頸後留下一個大瘢痕，卽當日被刀斬之處，因此許多外國人都識認其人。

過了幾天，卽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爲孔子誕辰，我與兩友於上午二時同到上海城，蓋欲到孔廟（學宮）參觀祭孔典禮也。我們見街上柵欄皆大開放，而警察守備皆不在崗位。官吏等大概

已知險期已屆，因爲沒有一人到孔廟行禮。天曙時，警備緊張，各城門奉令關閉，蓋縣衙中已發生戰事了。友人與我趨赴縣衙，即見有一大隊黨人各持刀械由衙門走出來，向着我們前進。我們見有一細一細的紅布由窗戶擲出街上，大約每隔五家便有紅布擲出。革命黨人即檢拾紅布而用作包頭巾，因此他們被稱爲『紅頭』而太平軍人則被稱爲『長毛』。

先是黨人六百名早已潛匿於北門城外附近。是日黎明開城，彼等即行湧入城中。街上柵欄守備人等早已棄職，皆大開放。黨人於是毫無阻礙長驅直入縣衙，而要求知縣印信。（按縣令爲袁祖悳）縣官堅不肯交出。因爲這是清朝皇帝所授的，他決保守之。他椎胸而言：『印信在此，如果你們要取，須先取我性命。』聞言之下，他們一齊湧上前去，當堂把縣官殺死。他身受二十三刀，死在其私室客廳。這事情形是該縣令之幕客所親見而爲我詳述的。計上海城被佔只殺死縣令一人，另有一傷者，即守北門之人，以其先未預謀也。

我們所遇見由衙湧出的大隊黨人，蜂湧到道臺衙門，那裏稍有抵抗。大礮響了數發，鎗聲也響了一陣；但沒有人死了。道臺（按即吳健章）將上海兵備道印信獻與劉氏（麗川）劉蓋廣幫首

領，而閩幫首領則爲陳亞林 (a-ling) 卽 Skinner 氏之馬夫也。

我回來卽將這情形報告於美國公使馬蘇爾 (Humphry Marshall)。他想自己去看看事情怎麼樣。我於是伴着他去爲其舌人。我們見上海城被那六百人佔領，每人防守一街，僅夠分配。但閩粵人佔城未久卽有其同鄉及本地人和寧波人整千的加入，勢力大增；他們合力劫掠全城。不過幾天，他們便搜劫得無數銀錠和金條。因贓物分配發生問題，又因劉氏欲釋放獻印而降之道臺，而亞林則要殺他，由是兩幫黨人發生嚴重的衝突。亞林的人出城商議，劉氏的人卽關閉城門。美公使請求劉氏把道臺交與他照管，但他不肯或不能做得到。此時有兩個外人來了，這是道臺的救星。他們尋得道臺方在城門內坐在官轎中等候出城。他們叫他跟着走，帶他到西門。他們把他改扮了平民裝束，再帶他在城牆上走到北門，然後用一疋土布作爲繩子，大家縋城而下。一個外國人首先縋下，以作引導，道臺繼之。但將到地時，道臺下墜，幸未受傷。他們經過亞林的隊伍安全出險，他們先到我的宅中，復到 Messrs Russell Co. 卽美公使的寓所。

及閩幫黨人察知道臺逃走，卽狂暴起來，要攻擊租界，因爲那是外國人保護他逃出的租界的

路口由是日夜警備戒嚴。至翌晨，空氣又轉冷靜，他們復被准入城去了。

那逃出的道臺跑到鎮江，過了三兩個禮拜即班得救兵回來攻城。攻擊之點，乃在城垣之凸處，甚近吾宅。當進攻之軍走近城時，他們高呼：「不要放鎗，不要放鎗。」他們一直過了城壕與黨人談判了一會，黨人即放下鎗矛。來攻之軍有些攀城而上，有些由城上吊上去，如是直至全軍大部份進了城，加入黨人那邊去了。我在窗上瞧着發問：『他們幹嗎？』答語當是：『他們投降了亂黨了。』

次日，有兩隊人再行攻城，較爲激烈。有一隊施用火銃（pung-dong）其他則用火箭。這些軍器，俱我前所未曾見者。火銃製法是用最大枝的竹竿——約五吋徑，十呎長——竹節俱行打通，竿之一端則塡實，竿外包以藤及鐵箍。其中彈藥即如火藥罐之材料——如硫磺，油，火藥，松香，及其他爆烈品。這些藥料先被攪成漿。竿銃用這些藥漿塡塞，分隔以乾火藥。每一格用藥漿約二升，最末則點起火引。火引燒着乾火藥即時爆發飛出銃外成爲流火。第二格乾藥又燃燒着，流火又發，如是竿內一格一格繼續發出以致放完。竿銃有兵架持，向着敵人，使流火射入敵人軍中。

火箭亦用竹竿造成，約六七呎長，徑寬半吋，一端有羽毛，他端有鏃嘴重約數兩。鏃嘴縛有爆炸

彈藥二三發。箭竿用人手描準，以火燃着射入敵軍。但這種軍器功效不大，因縛彈藥之繩或中斷，或有其他毛病，火箭每忽轉方向。

這些不完全不成功的攻擊或止或續，而黨人亦屢行反攻。他們出城在郊外與清軍交綏。我們教會兩座房屋和一個有好些大樹的小林，適可遮掩着清軍，令其毫無阻礙地直薄城旁，因此黨人亦以此處爲攻擊之目標，所以我得親眼看見兩方打仗共六十八次。但是並沒有一次是認眞打得厲害的，因爲那一方面偶有一個人受傷卽時不打了。他們從來未有站起來像眞漢子般面對面的眞幹一下。雙方的戰士都是偸偸摸摸地躲藏在墳墓之後，或則捧着禾桿作戰以作障蔽物。他們每由一個墳墓跳過別個以側擊敵人，但無時不在障蔽物之後。我沒有看見過雙方手執長矛者，或掌大旗者，兩相接近至可令對方受傷。獨有一回，我見有兩個執旗者各站在墳邱上，相距約二十步。兩人談了一會的話，卽迎頭而跑，及至兩相走近到可用長矛的時候，兩人手裏的器械卻是向着天空；兩人迎面一湧上前交手了——交換了軍旗，各卽向後轉飛跑回到本陣，速度最快不過。回營之後，每人少不了報功邀賞——奪獲敵軍大旗一面賞銀二十兩了。

又有一次，我看見一黨人手持長矛，在墳邱間追逐一個手持火鎗的清軍。如果那清軍停步向黨人燒槍，黨人必以矛刺死他。卒之，他跑上墳頂對準黨人放槍，但不中，因爲鎗口向下時槍彈早已滚出來了。這是因爲槍筒不完全，迫得施用比筒口較小的彈子，其用法只是將彈子散放在火藥中；火藥燒着卽放出而已。

黨人與清軍雙方對於傷兵都是非常殘酷。我親見三個清軍追一黨人，必要割其首級爲戰利品。兩人以矛刺之於地使其不動，第三人乃割下其頭。但頭尙未割斷時其中一人已被另一黨人開槍擊倒。黨人飛跑上前欲割被擊倒者之頭；是時其他兩個清軍又開槍把此黨人擊倒。於是三個人喪了命都爲着一顆頭顱。那時盛傳有好些鄉下人被清軍殺死割了首級去報功。但反過來講，有好些清軍進村中搶劫，又被鄉人殺死私埋於園中。

有兩次我看見幾個蠻勇的人。清軍內有一兵匿在我屋後，由宅地跑出去對着守城垣的黨人伸開兩手，大聲辱罵他們，並高叫他們開槍射他。城上守軍對着他槍礮並施，當場把他擊中。此人一受傷，清軍全體都退回營了。

清軍方面有大隊的援兵由河南及內地各處調到。此間一得此消息，黨人中之上海人及寧波人私逃者不少。清軍屢次於夜間攻城，圖於暗中扒上城垣。這些攻擊都是在我宅附近施行的，因爲清軍由此可以到達攻擊目標而不讓他們瞧見。他們安放好些雲梯於城牆，多人沿梯上攀。但當他們躊躇不進之際，黨人卽拋出火藥包。藥發火起，清軍飛跑了。

另有好幾回，清軍於黑夜間派大隊人馬進攻。將抵城垣，暗號一響，全軍大聲吶喊：如瘋狂般向前跑，用臨時帶來的器物做橋以渡過城濠，卽駕起雲梯登城。有將官持指揮刀在後督責畏縮者上前去。清軍奮勇登城，但一到城牆上便停止在那裏了。每次在這些中夜襲擊之後，必有無數槍聲礮聲。這些攻擊只有一個效果——卽是嚇怕了黨人中之上海人和寧波人，私逃的愈爲加多。

清軍知道這樣攻擊是不能佔領上海的，於是決意困城以絕其糧食。圍城之線，掘濠爲營，由現在之溜冰場起直至南方河邊軍械局。但他們又知黨人有不絕的接濟是由租界而來。易撫臺（原文 Yih）（按此或卽蘇撫吉爾杭阿）雖帶了好些隊伍來，但覺得欲佔回上海非用大礮不可。他們聽說租界內有一貨倉存有好些大礮，於是磋商購買。主人不肯出賣，他們卻要強硬取去，卽派許

多兵來強奪。經過抗拒之後，有幾個兵被槍傷。淸軍全體憤怒，卽有極厲害的表示，由是租界頓有被攻掠之危。駐跑馬場附近之淸軍忽大增其數，而他們練習射擊之靶子安放處，可使槍彈飛過跑馬廠而落到外人運動之處。淸軍外出又常侮辱外人。有一次有外人夫妻二人被數淸兵所侮辱。有一兵以矛刺入那西婦所乘之轎內。西婦忙跳出轎外，並奮力一躍跳過一小溪，淸軍卻不能躍過，於是始得逃避，而其夫則不幸被其他淸兵所傷。

情形如此，英領事遂會同其他領事商請撤去此軍營，但淸吏置之不理。領事團乃正式要求其移去。同日下午，續行要求，並聲明如到次日下午兩點鐘，該兵營仍不移去，將開始攻襲並毀滅之。有一英國戰艦及美國戰艦 Plymouth 號向外國領事聲明，願爲力助。綜計，義勇軍，水兵及陸戰隊共有三百名之數。翌晨，又送一函去質問該營統帶，是否準備遷移，但同樣不見答覆。他的意思顯然可見了。城內黨人得聞淸軍與外人發生衝突，乃向外人自告奮勇願爲助力，但亦遭婉卻。至下午兩時，屢次去函，均無答覆，外人之聯合軍卽武裝實彈準備攻擊，全體開赴到跑馬場之東邊。由是復分路，英軍移開東邊曲線，美軍到南邊，兩軍卽開礮攻淸營。過不了一會兒，下令衝鋒。美軍到一小河

——即今之保衞河——適潮漲水長，乃停止前進，但離清營不遠，槍彈可到。美國軍面向着清營之大礮，礮口均控制跑馬塲者。隊長 Kelly 令各美兵特別留意，勿使清軍開礮。果然清軍想去開礮即被射倒幾個。清軍伏在牆後施用小銃。G. G. Grey 大腿受擡槍彈傷致要割去全股。英軍幸而尋得河上小橋，即在今之馬棚附近。他們大聲吶喊，過橋一湧上前有如野人。清軍見外國兵過了河，即時四散逃跑，秩序大亂，美軍此時也想出法子過了河，過河地點在剛纔停止之南邊。他們即協同毀滅清營，清營兩座均被焚毀。城內黨人見清營被外軍攻破四散，也由西門湧出來，並毀了其餘的清軍營盤。

有一隊海盜船，配了大礮，係由南方駛來協助清軍攻佔上海的。外軍攻清營之日，爲預防計，外國戰艦令此隊礮船駛到戰艦大礮嚴重監視之下。到蘇州河時，有兩船欲一直開往上游，戰艦即開礮轟擊。其一船受傷停止。其一逃去停泊於石橋附近。時潮漲水長，外國軍旣毀清營拔隊回歸時，該船即開槍轟擊外軍。幸而槍彈均從頭頂飛過。當時外國租界受三萬清軍及一隊賊船之包圍，亦可知危險實甚矣。

次日，清軍司令來向外人道歉求恕，並應許以後再沒有事。由是當時危急局面竟得可慶幸的結果。

清軍既潰，重須招募訓練，過了好些時間，然後再行攻擊黨人，但戰法如前，毫無效果，大概惟恃絕其糧道接濟而已。同時黨人則有上海虹口華人假道租界輸送接濟。黨人欲縮小防守之城垣，遂開掘小溝，卽今之茂林街 Moulin 是也。他們安放礮位，礮口向西，故只須少數人防守此方便足。法國海軍提督以此方迫近法租界，乃向黨人要求撤去大礮，並塡平河道。黨人不允，法提督不由分說，立僱工人百名，挑土塡平濠溝，並調武裝保護工人做工。黨人在城牆上喝令工人停工，工人不應，他們於是在吾家附近之城垣上放一大礮，以事恐嚇。礮彈果生功效，但法兵卽趨近城垣，一見黨人露頭面出來，立施射擊。過一會兒，黨人還槍，有些法兵受傷，於是撤退。而法提督則在兩戰艦開礮轟城，要在神廟 Porte Montauban 附近，打開城牆。礮彈轟毀城牆一部分，法軍遂由此攀援上城。法軍約有二百名，上城之後，不見一黨人，他們於是排列成行。忽然一陣鎗聲齊起，敵軍不知伏在何處，當場有法軍十三人陣亡，另有三十餘人受傷。其餘卽行展開，以避火線。廟前有空地，前有典肆高牆。他

們乃得見敵人鎗彈是由此當舖之孔射出。幸而他們站在城上時未被射擊，因此空地上佈滿絆絡，中藏長尖的鐵釘，足踐其上有入無出。此外復有幾個很深的汚水坑，滿貯糞溺。全地早已嚴密布防，走入不上二步即不免投入陷阱了。設使他們下城直奔此地，即必至全軍覆沒，因爲地上不露痕跡，一如平常空地。現在新墳場之法國大石碑，即是紀念此次攻城陣亡之法兵者也。

法軍沿城垣而行，開了北門，放進清軍入城之後即行退兵了。未幾，清軍大隊由西門湧入佔了城垣，復沿北城而到東門。其時黨人大事已去，全部失敗，但清軍仍不敢進入城內。有上海首領小鏡子（即潘可祥，江寧人）率領百五十人或二百人突然湧到城垣，全隊大聲呼喊。清軍聞聲，心驚膽震，急忙逃走，出城門也不及了，即從城上跳下。其時天寒冰結，清軍許多跌死城下，有些跌在長矛之上，有些斷腿折骨。傷者皆被擡回清營，清軍既逃回本營，黨人復關閉城門。

當時謠傳南門開掘地道埋伏炸藥。清軍漸趨漸近，由寧波神廟前進，並設一礮臺於現今Russel氏之屋，即在領事館路街頭近橋處。於是清軍即佔領該廟，復設一礮臺於此，距城不過百呎，但他們的礮力不足以達到城垣也。

其時，我前言之馮姓兩青年仍無機會往南京。適有一美國戰艦駛往南京，我們以爲此兩人可趁船前往，及艦上軍官得悉其爲南王之子，則以政治關係不允許其登船。兩人大爲失望，其年較長者竟至發狂。爲防免其落在清軍手中計，我絜其入城縛之於教會學校內一柱上。但他逃逸出來，找着一把斧子，把神廟及神像破壞無存。黨人不知其爲誰，見其如此胡鬧，卽逐之出城。其後他走入英國領事館一間臥室，館員以其爲狂人，捉送石橋清軍司令部監禁。在清營中他原原本本將太平軍歷史說出來，羅孝全牧師乃到清營謀保釋之。撫臺說：『此人似是很熟悉賊情呀！』羅牧師答：『您看啊！他是瘋狂的人啊。』撫臺據此卽釋放了他。未幾，他心神復得清醒，幾不自信曾被陷於清營也。他得了些旅費回去香港，後來在彼處染病身故。

不知怎麼樣，黨人認出那年紀較輕的青年是南王馮雲山之子。他們卽迎接他入城，花了五百大元買一駿馬讓這小王爺騎上，在城內遊街，很爲熱鬧高慶。約在此時，程撫臺到此主持。他致力於開掘地道在寧波神廟及小南門兩處。清軍在廟內開一井大概欲由此開地道過城濠下入城，但濠水漏入爲阻。爲應付計，他們將停放廟內之棺柩棄去骸骨取其木板，架於地道，塡之以灰，以防濠水

滲入。不意開了一棺，其中並無屍骸，滿藏銀錠金條。緣有一富翁欲藏貯財產，乃僞作官員出喪，以棺貯金銀用十六人舁之，多人執紼送喪，禮儀一如平常大家喪事。棺柩停於此廟，一與常柩無異。因此清軍盡開各棺以冀多得藏金。棺木均用得着，因爲此時地道過於城濠者已有十處，均要達到城根。每一地道皆用棺木爲牆。地道每近城下，黨人卽發覺而破壞之。因爲，一過了城濠，他們在地下的便向地面工作掘土，用以避上面水漏。如是地面之土卽稍降低一些，城上黨人由此可以察覺何處有地道。爲破壞敵人策略計，黨人於夜間自城上縋下數人，各拿長而尖的筒，以一端鑽入地道，以其他端位置城垛上，由是成爲一水槽。黨人由城上以水灌下，翌晨地道卽壞了。有一破壞地道內，死了三十人。

在小南門之工作，較爲成功。於此，環繞城門之圓拱均有地道，埋下炸藥，另有長約二百碼之藥道，埋在城門之西南。此小藥道先行燃着爆發，意欲引黨人大隊到城門圓拱防守，然後再燃大藥道以炸死多人。有一黨人被炸起飛至清營。

然而縱有這樣的成功也是失敗——這卻是不幸中的大幸事；因爲程撫臺下令一入城後，凡

酋長髮者一律殺無赦。這命令當然可以生出亂行屠殺人民的慘劇，蓋黨人早已嚴令全城人民留髮勿薙也。但天幸人民未被此災劫，因爲程撫臺預計小地道之兵力，將進攻某一方向，他自己則引軍隊在城垣附近。炸藥爆發時，該處兵力急趨預定之方向。此時城牆煙塵四起，磚土亂飛，不料有一塊大磚自天飛下，適中撫臺之頭，撫臺當場殞命。清軍以主帥既已喪命，自不敢冒險入城內，於是卽行退卻。城牆被炸之缺口，黨人迅卽塡塞之。

過了些時，清軍又開掘寧波廟之地道。此次，他們的工作乃由東方過小河底，再轉而南以過城濠之底。他們果然得達城根，鑿了大洞穴，可埋滿載炸藥之棺柩多具。各棺排成行列以藥引相連。由已往之經驗，他們可以預料爆發之時刻。於是他們定於黎明時炸城，蓋此時黨人守城者爲數至少，攻入城內抵抗力必較薄弱也。時刻既到，燃着火引。寧波廟處已集有清軍二千，各備浮橋渡濠。天甫曙，轟然一聲，炸藥爆發，飛沙走石，人聲喧沸，卽見大混亂之狀。吾宅亦被大震動，門窗俱搖。是時，我急到外廊，因得盡觀其攻守之實況。當時所目覩之狀殆難盡述也。

城上，自西門至東門，防守的黨人大爲震恐，鳴鑼告警，鑼聲喧天——至少有五百個銅鑼同時

大響——二千清軍由神廟一度門奔出，大聲吶喊，湧過浮橋，衝入缺口。口闊約六十呎，牆磚高約三呎，剛要進口之時，忽有烈焰燒着，展布缺口，宛似火牆，阻擋清軍前進；蓋黨人已預料及有此一着，早爲設備。他們搜集無數油瓶，塞以藥物，地道爆發後，乃廣置藥瓶於缺口，即行燃着，不過一會，烈焰炎炎，火牆高於城牆了。黨人又準備綳銃，同時向清軍亂放火彈。此時清軍已密集於城濠與城牆之間。黨人又備有無數酒瓶亦塞以藥物，同時由城上擲下清軍叢中，爆發一如礮彈，火焰四延。是時清軍陷入火陣，四面被焚，爲狀至慘。軍衣被燒着而掛在身邊之藥彈，隨即爆發。軍士全身着火，慌忙跳入濠中。是時，喊聲喧天，鑼聲不斷，至爲可怕。城上黨人無火器者則揭城磚拋下。

當缺口間烈焰高焚之際，有三個清軍走出陣前，排列一行，手提短刀及盾牌。城內亦有三個黨人由缺口衝出迎戰，也提刀盾，捉對廝殺。同時，黨人在城內已集合二百壯士，喊聲一起，齊由缺口奔出。清軍大隊即退於濠邊，紛紛奪橋而逃，均跑回廟中。黨人緊緊追之，同時飛擲火藥包於混亂之清軍中，到地即着火，被焚者復無數。過了許多時清軍纔得退回，而傷者之呻吟聲，逃跑者與戰勝者之哭聲喊聲混雜喧天，不絕於耳。種種情況，殊難以筆墨形容也。

殘餘之清軍既已安全退入廟內，卽忙駕起大礮，欲向城牆缺口轟擊。但黨人以火藥罌投入礮位，其一擲中，登時爆炸，神廟之屋瓦，爲之毀壞。廟內清軍，其未被炸死或壓傷者，全體復行逃命，由後門出廟狂奔，至領事館路街頭之礮壘處。

清軍既炸開缺口，原本是靠寧波廟之大礮以控制之者，但是時既要逃避到領事館路之礮壘，黨人遂獲得廟內之大礮盡搬運入城。他們卽時把城牆修補起來。寧波廟位在淸軍新礮壘與城垣之間，故其中大礮不能放得準確。黨人又派隊保護修理城池者。他們在清軍礮火之下工作很久，但清軍之礮彈都在他們頭上飛過去，因爲清軍——其實則黨人亦同一樣——不會用洋礮，計算礮線有誤，故礮彈每超越目標。

此後，又過一比較緩和時期。清軍見掘地道之計，着着失敗，乃用圍困之法，欲餓死黨人於城內。他們建築一土牆，由法租界外灘起，沿西以至河南路橋，由是復過洋涇浜（卽今之愛多亞路）繼續建牆，沿着浜之北岸直至保衞溝爲止。有此土牆，我不得不遷居了。是時我留在此宅目擊全局戰事，已有十六個月了。但我未得教會產業所受之損失之相當的賠償費之先，仍未遷出。我一搬出之

後，清軍卽據吾宅，改爲礮臺，用窗口和門戶爲放彈之口。

清軍所築之土城，果然斷絕了黨人的接濟。此時黨人方面只有閩粵人而已。他們遂決定棄城他去，但逃出也不容易因爲清軍圍城在西郊連營由舊跑馬場以至河邊。後來他們在清軍中卻找着友人願意帶引他們於夜間安全穿營而過。劉麗川及陳亞林各領隊伍，預約在西門外某地集合。但亞林在黑夜間迷失了路。劉氏則率衆由預約之清軍嚮導穿過清營，經楊樹浦而至 Chih-pan。在此處他們遇着鄉下人來城上市場的。他們問鄉人云：「你們看見亂黨嗎？」鄉人答：「沒有。縣城攻破了嗎？」他們答：「是的，昨晚城破了；黨人必定於昨夜經此地了。」他們卽飛跑逃遁，因清軍已緊緊追來了。他們急跑直至某地見有鄉人向西方入市之處，嚮導乃離去。大概這幫人直往投入內地之太平軍去了。

同時，亞林及其隊伍在墳墓間亂跑亂撞直至天明。他們沒有辦法，只有湧入租界以求安全。他們跑到山東路南頭之美國隊伍房子那裏。美軍官允許他們薙髮易服，使清軍不易認得。但大多數仍被査獲斬首，屍骸慘被摧殘甚爲可怖。一一棄置城濠中，堆積起來，高與土平。頭顱則高懸在城上

示衆。在被捕殺者之中有南王之幼子，但清軍究不知其爲誰也。

翌晨，城中居民自城上報知清軍云「黨人已盡退」清軍於是由南門入城，卽行放火，蓋仍未深信黨人果否退出也。縣城之東一帶房舍均被火燒，燃着多日，大部被毀。清軍細細發掘黨人之已死者之棺木毀其棺而斬其屍，蓋使其鬼靈亦不能安也。全城均被搜劫三日。亞林私匿於一鄉民家內，由鄉民處取得舊衣一襲，手提竹籃及油瓶各一，服裝樣貌一如常人，遂直入市廛。經過無數清軍，無人認識，沿途軍士在人叢中且推他前進。他直達一友人家中，友人乃助其離開上海。

如是，一度無用的和破壞的地方亂事，竟告結束。此次變亂雖與太平軍同時而生，但兩無關係，更無太平軍之宗教性質。

其時，太平軍之北伐西征者既得河南，江西，浙江，福建之大部份，卽回師南京，由南京而圖東出海岸。於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他們佔領蘇州，傳聞城內清軍大部被俘，俱置於死。所知者至少有八萬居民自盡；男人先斷其兒童之背，投其妻於河，自己乃跳河而死。牧師 T. P. Crawford 氏此時嘗欲親到太平軍那裏去，但船隻駛去不能到蘇州二哩之內，因爲蘇州河已爲屍骸塡塞了。其原因

皆由人民以太平軍不畏鬼神，任意摧毀廟像，遂以他們爲妖怪也。

蘇州之陷落，乃是空前未有的大恐慌之信號，因各處人民棄家逃難到上海者甚衆。這恐慌傳到上海，此處人民亦離城而避到浦東。人民紛紛僱船，求過於供，船價特長，每隻舢板小艇需洋二十元。人人預料太平軍時時可到上海，清吏求外人助其防守上海城。外人則答只負保護租界之責，而不能參加防守縣城。租界內掘一小溝由河南路之西頭之蘇州河起至洋涇浜止。外人靠道臺通知太平軍之消息。本地探子四出刺探軍情，遇有各處逃難人民訪得太平軍已到某地某地即行回報。日常如是，直至得報告云：「太平軍已抵離上海租界八哩了！」於是租界準備受攻擊，而太平軍竟不來。及外人親去打探太平軍果來近否，則發覺他們並未離開蘇州，但中間村邑居民均已逃避一空了。

忠王（李秀成）率領二萬人橫掃全境，於八月十九日到達上海城之西門，駐節於『分叉的樹』處。他送一封書到租界外國官，但不收受。此書送到我處，外官乃啓閱之。書中，忠王提出意見云：「太平軍將不佔領絲茶出產之城邑，以免妨礙外人通商，但須以外人不許清軍以上海爲招兵及

徵集之兵站爲條件。』但外官拒絕接收其公文，並不欲與忠王發生任何關係，簡直置之不理。同日有一英國戰艦停泊河內，開了許多大礮轟擊太平軍。另有一戰艦駛到今之軍械局附近，亦開礮轟擊。有一人在艦上桅頂發號施令，兩艦大礮乃依羅盤方向而一齊施放。太平軍聞礮響，見一礮彈剛剛飛下，大礮又響了，因此他們叫其爲『鬼礮』因兩艦齊放也。他們見外人與其爲敵，卽悄然引去，而極爲神喪失望了，因爲他們是懷着善意而來的，並上海縣城亦無意攻擊也。

一八六〇至六一年之冬，太平軍復有大軍來至上海之西。凡抵抗之鄉村農莊均被焚毀。他們軍隊至縣城近郊大足恐嚇人民，於是相率逃往浦東。太平軍旋卽渡河而至松江這一邊。在那裏，他們分軍爲二支，一支沿江而下直趨上海；一支則更往南趨海岸。他們佔領近吳淞江口之高橋村，顯欲封鎖上海港口。由是復進趨上海城，至則施以轟擊。太平軍在浦東時，天下大雪，平地積雪至三十二吋厚，閱三星期始消融。這實在予他們以極大的便利，使得有長時間將各處所擄掠之貴重品物，從容盡行移至浦東，如是得獲安全。這樣他們成就很大，因爲他們到處搜尋金銀等珍貴品物——或藏於井內，溪中，冢內，及埋於隱地——無不細事搜括一掃而空。

在此冬季內，太平軍之出現於上海，遂令「常勝軍」乘時產生緣上海有富人楊坊（Yong Ta Kee）得淸吏之許可由本地紳商募資組織一支中西人混合之軍隊。這軍隊多係由外國海員及各國流居上海之人，並有許多東印度士人合組而成。統兵者爲華爾將軍（Ward），而由楊氏指揮之。軍旣編成，器械充足，訓練純熟，於是卽出發，先攻高橋村。華爾率兵臨陣，大獲全勝，逼令太平軍退至川沙，（Tsai-swo）華爾又率隊攻克之。南匯亦然。

太平軍於是集中力量於松江及嘉興兩處。華爾復攻擊松江，經劇戰後攻克之，卽以此城爲進攻他處太平軍之大本營。但他的地勢頗爲危險，因嘉興及他處太平軍甚多，並在河面上亦不少，因之松江與其根據地——上海——兩處之交通，只用帆船來往，甚爲不穩。他卽要求楊氏得一小輪船，以作差遣。船因爲帆船行駛極遲，在江上來往極易被捕也。楊邀其來滬自行覓找適意之小輪，他覓得C. E. Hill有一小輪，殊爲合用，卽租用之，命名爲高橋（Kau-zaw）所以紀念其第一次戰勝也。此時約在一八六二年六月一日，華爾於是統兵到各處攻擊內地之太平軍，逼令節節退卻。

是年秋間，華爾被邀往助攻寧波之太平軍，卽在該處受彈陣亡，而由白齊文在松江繼統其軍。

直至此時，常勝軍仍是受楊氏所指揮及接濟的。是年秒，白齊文失歡於楊。楊欲去白，乃故意不依合同所規定預發軍餉。該軍此時幾全是華人，而由外人充軍官，至是則以鬧餉謀變。白氏請求上海方面發餉。其答覆之語則是「軍餉就發了。」次日，餉仍不來，全軍變亂更爲厲害。白乃親到上海與楊交涉。楊云：「餉項已發放了。」其實他用一隻船送款，而另用別船去卽將原款取回。白氏回松江，仍未見餉到。翌日他再來上海，統了衞弁直到楊之辦公室，卽以掌摑其頰。白旋卽被革除，而常勝軍則暫由何蘭氏管帶。白旣被革職，懷恨於心，亟圖報復，以清政府欠其因戰功而應得之鉅款，遂降太平軍，另成一軍。約在一八六三年八月二日或三日，白於松江城之水門襲奪高橋號小輪，駛往蘇州，然而他在太平軍亦不久。

常勝軍在何蘭氏統帶之下亦謀變，在一八六三年之初戈登上校乃接統之。自是之後，此軍卽不再受楊氏之接濟及指揮，而直接與李撫台（鴻章）合作攻擊太平軍。戈登軍進行所至，太平軍輒被擊敗，直退至蘇州。經過大小戰仗多次，蘇州卒於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日由守將獻城降，而以不殺降王爲條件，此雙方所協定者。詎當戈登不在時，李撫台令將諸降將解往他處，一律斬首。戈登

部下大怒，幾欲殺李，蓋以其破壞協定爲無信也。

太平軍此時全部腐化了。出征各方的隊伍，因與首領分離，盡失其原創之宗教訓練。洪秀全自身亦愈趨於沮喪及狂迷。在南京他常見異象。諸首領對於原來之宗旨亦漸墜信心，且意見互生，內訌迭起。他們疑某王欲佔據磁塔藉以謀叛，遂將此塔毀壞。在此內訌中，北王及其軍又被嫌疑。南京城內早劃分爲數區。每王轄一區。北王之區竟被包圍，區內無論男女老幼甚至牲口，一律被殺死。有兩個外國人在其軍內仍幸得許可而逃出，但須浴血出來。

南京城卒於一八六四年七月被清軍攻克。於是這一度大革命——在初時對於基督教文明，及外國之友善很有希望的——至是竟因外國人之協助而蕩平了。太平天國幾有十四年之歷史，不引外援而征服了全國版圖之大半。如其不被外國所反對，則清廷必被其傾覆無疑。因對外貿易關係必要停止內戰，故引用外援。其實，太平軍之滅是外人之功，但其功勞總不被承認。李撫台得了種種蕩平髮逆的恩賞封典，直至如今成爲中華第一人了。

中外人合力施行太平軍之役以前所無之新稅——卽釐金及子口稅是也——用以爲攻太

平軍之軍費。及戰事既完，而新稅並不取消。外貨輸入所抽之稅，其金額之高，足以償還清廷掃平全部革命之軍費無疑。此外，全國在政治上及宗教上均已頹壞了。人民陷於無神狀態，再不能復有已前信心了，因爲他們眼見至華麗之神廟，及至偉大之神像，均全部被毀，再不能復起信仰以重建之。即使人民到現存之廟宇參拜臨時的偶像，亦不禁興起「廟空神杳」之感覺，而一般神像之威信名譽，蕩然無存。在政治上，人民只等候第二幕之戲劇是什麽花樣罷。

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Chap. XIV,
By G. L. Wolseley.

吳士禮著

商人與教士

關於中國各革命運動及事實，極少有直接可信的紀述。余個人在南京稍作盤桓的經驗，或可得讀者之歡迎，尤其是適當現在關於太平天國的政府，宗教等等每有多種相反的紀載，披露於公衆。一般不明白此種相反的紀載之來源者，不知其相反之理由，更不知何所擇而置信也。

此中之眞相乃是，吾人所聞知關於中國的事情都傳自英美人之居於中國各通商口岸者。此外人居住的社會只有兩派人，一是商人，一是傳教士。此兩派的志趣和利益，大概是互相衝突的。前者——商人——因每不實行傳教士所宣傳之宗教道德，故常爲不信教的中國人所不齒，因而大

妨礙教士工作之進行。

英人之在中國者幾盡是青年，以血氣方剛的少年居於一個合婚姻年齡的女子太少之社會中，自難期望其道德行爲高優於其在本國之兄弟輩。然而若有青年利用中國家庭制度之自由，因遠離本國女界社會而不堪寡居無偶之苦，而偶與中國婦女發生關繫，遂爲一般已結婚的傳教士所斥責鄙棄，指爲難逃地獄之火，更宣言他們所努力宣傳之基督教將被此輩弄成笑話。因有此常時自然發生之事，更因常所爭辯的鴉片問題，以故此兩派每至發生惡感。立場既異，所以對於太平天國之觀點自不相同。他們觀察事實有如各戴着有色眼鏡，則所見者當然顏色不一。事實之大體要點自然保存於兩方面。然而在美術家的描畫之下，便見有一幅賞心悅目太陽高照的風景畫，雖然仍不免有陰黑的影子在畫中，然適足以顯出光亮處之特美。至在其他一派人之描寫，則惟見有滿紙黑影烏雲與暗昧——房屋則片瓦無存，街道則空寂無人，田地荒蕪，荊榛滿目；屍骸遍地無人埋葬；人盡盜賊，以婦人爲奴；全幅畫只有一線光明者，無非村落被焚熊熊未熄之野火而已。兩方面之敍述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均由主觀態度出發，各紓己見無疑，一則用冷靜的眼光和具有心計的

世界知識，而其他則用熱烈的宗教狂信也。

傳教士等自然而且必須急於得獲信徒，一見有崇拜教主耶穌者，不問其如何拜法，卽忙接受其爲眞信徒了。經過多年不斷的努力和工作，成績可稱絕無僅有，驟見有無數華人在遠遠家鄉開始信教，毀壞神像一如傳教士素所教人勿拜者，更自稱爲上帝教之信徒，則一般傳教士之喜樂當然無限。又無怪乎他們歡喜得見精神上之優點如此之多，因而忽略其中之害惡汚點也。如你向其提及此等惡點，彼等必轉告你云，大凡一種新信仰被傳到一個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地方——如中國者，必有許多焚死，釘死（在十字架）及痛楚的刑罰，因爲中國人性質之野蠻及其是非觀念之混亂和無確定，有如英國人昔在十世紀之時。至關於太平軍到處屠戮大幫人民一則，他們又駁謂：「天王方從事於亘古未有的革新運動，而在此居民四萬萬類皆浸信於傳統的政治觀念數千年者，傷害人民之舉自不能免。」如此着想，自有可信之理由，不過他們的議論所根據的資料已是大錯特錯了。

在破壞偶像的狂熱中，太平軍不肯或不能分辨優劣，他們不能像羅馬教會之明白分開「在

偶像之前拜「上帝」與「拜偶像爲上帝」一直截爲兩事。因之他們不肯稱呼天主教教士爲「兄弟」並且對待天主教堂內所設之神壇和偶像一與佛寺之神像或孔子的神位同等。當然的結果，天主教士均爲太平軍之死敵，並用盡諸般方法手段以助清軍勦滅之。至於心懷善意之改正教教士以爲這殆是新起的一宗派，至少也有很強大的基督教種子在其中，因之極爲歡迎，故堅稱天主教士之反對他們，乃出於一種心理恐慌——蓋以天王下令尊全部清純的聖經爲全國的經典，故天主教士深懼天主教徒得讀聖經而開眼得見天主教之一切錯誤也。太平軍復呼改正教教士爲「兄弟。」一則教士們之祖護他們自是容易，且不須猶豫，尤其是雙方對於天主教均同反對的，這當然令他們聯爲一氣更爲親切。凡此皆在人意料之中。

閱者諸君試反想吾以上所言，必可明白此邦所發生之種種事情，爲甚麼在吾人之眼中都是雜色紛紜莫衷一是了，誠以傳播消息之人各異其志趣——一則是教會派之懷有無窮希望者，而一則是商人派之適得其反也。後者——商人——所見之中國只是一個商務投機之市場。外商在華之商務早已甚盛，設無太平軍之作梗，則揚子江將可任外國商輪行駛而商業必更多。今則凡長

毛軍所到之處交易盡停繁榮之城鎮無再存在，人口稠密及文化高優之省分均成荒涼的沙漠一般。而地方對於英國貨物之要求及土產之供給，兩均同時停止。我們的商人畢生致力於世界上的事情，其所受之教育則觀察事實均以其如何影響於商務者以為斷。其頭腦冷而靜，其心絕不熱，從不為空幻的理想所移動，觀察事物則不殫纖細無遺吹毛求疵，其老老實實的頭腦並不能容納一般含有詩意的精神生活。他們一見太平軍種種事實發生，只是察其效果如何，遂即根據現象而下以一個世俗的判斷，而在他們則是自私自利的判斷也。前言之兩派人，一是拜上帝者，一是拜財神者，其所表示者價值均等，亦一邱之貉耳。

南京之行

余固非商人，亦非教士，極想親到太平軍之大本營觀察一番，欲小住其間，親自視察而後自行判斷他們之善惡優劣。余對於清朝政府之孱弱無能及腐敗情形，頗有經驗，我往南京時本存有反對清廷很深的成見。如這個敵對清廷謀奪其統治權之太平天國果有任何美善之處，我們巴不得

怏怏承認。（簡按：吳氏到南京時當在一八六一年一月中旬）

在南京時，我們住在忠王府，每日俱得有雞，雞蛋等食品之供給，而不受我們的錢。看來他們幾乎要廢去一切貨幣之使用，而將全個社會回復到遠古的家族制度，於其中一般人民之一切需要，只均由一個酋長供給，而人民均在其旗下服役者，這辦法正是在南京實行的。此處現有王爺十一位，凡人必附屬於一王，其名則在該王府註册，各人每日之食品均從各該王府領用。現在食料甚少，而衣料則極多，蓋由破蘇州後所得者。有幾次我們以金錢私行賞給爲我們擡行李的工人——皆貧乏，困苦，餓到半死的苦力——但雖無頭目在場，他們均不接受，蓋恐一被察覺將受死刑也。城內各種店鋪均不准開設。惟在城外荒涼曾受兵燹之區間有一二冷淡市場，每日有少少魚菜陳列出售。

吾人久已聞得有一爭辯之點，即是：洪秀全——太平天國之開創者，因見異象而興此打破偶像之大軍者——其人究竟仍生存否？但現在可確實證明其人仍生存於南京。美國浸信會牧師羅孝全先生，即天王——洪秀全自稱之號——昔年曾到彼處初習聖經者，現方在南京。當吾人小住

南京時常得見之。本篇所紀載之資料卽多由羅牧師處所獲得者也。

羅牧師之在南京

羅牧師於去年十月（一八六〇）抵南京，幾經艱難始能通過蘇州一帶太平軍之防地，抵寧未久，天王傳諭召見。此爲特殊的榮幸，因除各王之外再沒有人能入其「聖宮」者，而各王只有爲着國家大事才能覲見，見時必下跪。羅被召見，於是關於陛見禮節一層頗感困難，因羅絕不肯屈膝於任何人等。但卒得免跪拜，引見者答應其不必下跪。但當羅一進大殿時天王卽高叫：「我們同拜天父。」羅至是不能拒絕其同拜上帝，遂與其一齊下跪，全體在殿者合聲唱「三一頌」——這是羅在廣州傳教時所自製以教其徒輩者。種種困難於是過去。

羅與天王有很長的談話，大都是關於宗教問題者。在談話中，天王與羅一反兩人昔時之地位，於此天王自居師位而諄諄講道，欲其昔年之師皈依其新的宗教見解——此非聖經所陳而爲其個人之見而卻自稱爲昔時由天父直接啓示於彼者。當時天王在辯論中之請求以及後來屢頒下

之諭旨，均要羅牧師爲此等邪說之信徒，而往全世界勸教人皈服此新信仰。在談話完結時，天王面諭同在之各王務須尊敬羅牧師，因天父曾告彼（天王）云「他（羅）是一個好人。」

天王封羅以一世爵——等於英國之侯爵，並簡任其爲「外交大臣」掌管一切外交事務。顧羅常不肯實行辦理此職務，但爲自由出入行動之利便起見，他也穿着袍服一如其他諸王及貴官。

天國之服裝

袍服是黃綢所製，密繡龍，花，及其他奇異花樣。除頭巾而外，袍服均與清廷之朝服無異，在頭上卻不戴清廷之有紅藍白頂的紅纓帽，而有一種頭巾，在冬天戴上甚爲舒服的，但在夏天則吾以爲必熱悶不堪了。頭巾外則圍以一條奇怪金帶，形式奇巧，有時且飾以醜怪之假花，有時或飾以小虎。總之所戴者有如妖怪現形。

他們仍有辮子，不過並非只打後髮，卽前髮也留長打成辮樣而兼參以很多的紅絲線，因此辮子甚大，盤繞於頭上時，形式甚爲可觀。另有一方法爲他們所常用者卽以黃綢或藍布巾裹頭——

連辮子及前額一並包之，而以或眞或假的珠子裝飾前額。中國人的頭顱形狀本是不大美觀的，但上言後一種之裹頭法卻給予他們以一種經典的裝束，有如希臘女神之像。

天王與王宮

天王來自廣西，故他底下的首領大多數也是廣西人。干王（洪仁玕）爲天王之堂弟與大多數其他諸王均是客家人。當時天京內人民亦多客家人。干王現任總理國務之職。傳聞彼專制的天王稍能信任者惟有此人而已。因自東北二王相繼謀篡位之後，天王再不信任任何人，甚至不再親近其他諸王。對於東北二王叛亂事，均用最野蠻最嚴酷的方法以處置之；凡隸屬於兩王之人——無論男女老幼一律處死。

現在天王完全屏絕男性，深居宮內，常受其許多妻妾或妃嬪女官之包圍。男僕一概不准入宮。其宮頗新，此外只有其他一二新王府及有幾座工事極壞的礮台爲此新朝之新建築。在外觀上，天王宮亦平平無足奇，工程圖案與中國其他公共建築物無稍異。至其外部之粉飾則完全仿效淸廷

宮殿——都用黃瓦與毫無意義的龍。我們參觀天王宮之日，適天王頒布一詔書因之得機會親見天王降詔之典禮。

降詔的典禮

有一有上蓋的長廊由外直到內殿大門，廊地鋪有紅氈。所有御林軍的官長及附近一切的官員均衣朝服齊集於此處，分排下跪面向殿門，等候着殿門開放。過不了一會，那華美的黃色大門開了，有一女官出現，雙手捧着一個裝璜精緻的盆子。盆上有一箱，淡黃色，光亮奪目，兩面有龍，箱口封閉，內藏聖旨。一見此箱，全體官員即俯首。其餘尙有多人擁擠殿外，蓋半爲觀典禮，半爲看「番鬼佬」（洋人）而來者。至是一齊下跪。是時，全體高聲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此話雖與吾們之「上帝保佑皇后」之句同一性質，但他們之高聲山呼尤覺有讚頌之熱烈意義也。

其時，又有黃轎一乘舁出。轎之四面有玻璃，聖旨即放於其中，由八人以肩舁之。同時，礮聲大響，殿前又有樂隊奏樂，多人隨轎而行。此聖旨轎直往贊王府（蒙得恩。）天王所下之聖旨及諭函均

出天王或其子手筆。小天王年僅十二歲，可直接得天父之啓示，一切文告中其名與天王名並列焉。

一切「聖旨」均書在黄緞或黄綢上，均係用紅硃寫的。我曾見羅牧師所接得之聖旨一道。其文字之格式，可謂褻瀆神聖之極，不過大體上滑稽可笑。

天王之宗教

聖旨開首卽書有上帝，聖父，聖子，聖靈，天兄，天王，幼主之名。幼主者卽上言之小天王也。他們謂耶穌基督降世救人，天王——基督之弟——亦奉上帝之命立國世上。吾人所信之「三位一體」論，並不是他們所言的。如有人問您歎唱三一頌讚美歌，其歌辭乃讚頌三位一體之神者，試叩問其意義，則其人必堅稱基督與天王是平等的，因其是耶穌之胞弟也。他們又告訴您：世上各君王既然彼此皆是平等，則基督與天王何獨不然？他們已廢除拜祖先之習；但因他們尊敬老人，尤其是常以父爲尊輩，子爲卑輩，故令他們常尊崇聖父上帝多於聖子耶穌。他們說：子與父平等，那有此道理？我固知關於這一點，好些傳教士必否認此說，力駁吾言，而引他們所常唱之三一讚美歌爲證。吾常詰

問所接近之人，詳叩其關於此點之信仰。吾所接近者爲他們中之最優秀的分子——他們的首領都是苦力下等人出身，以優秀分子一名辭稱呼他們尙是勉強。只有這些庸中皎皎者尙有一定的宗教意見，其大多數則只會背誦幾條羅牧師由外國教會所編譯之信經，一如鸚鵡之學人語而已。有一個似乎是很聰明的人，且是很富有的，明明白白地告訴翻譯人轉告我云，聖父上帝與天王是平等的，耶穌則卑於兩者。批判同人眞是不易；我們常似法利賽人之自高自大，因爲每當批判別人所信的宗教之時，我們都似乎是要多謝上帝令我比別人爲較善。

然而我固極願於他們之主張或行爲中發見有好處者。我留在南京約一星期之久，所得印象最深者，卽感覺得如果他們——太平軍——確能掃除崇拜偶像之罪孽，這是他們的宗教最値得稱頌之一點——此我所不能已於言者也。無論何人，有如天王在其宅門上大書「眞神聖天門」等字樣者，斷難在英國得有幾許贊助人。不錯，他未嘗阻止他的信徒讀聖經；但他們大多數是不能認字的，亦無人去求學。天王自己常引用許多聖經句語；但大多數是從舊約五經選錄，這因爲舊約所言似乎能給予他的專制政度和其他制度俗尙以多些重力。他遵守猶太的安息日。但未必如猶

太人之禮。在禮拜五的晚上，您可以看見大街上掛了旗幟，宣布「明日是禮拜日，人人須謹守。」但我卻未能察覺他們究竟怎樣守禮拜的；因爲他們並不停止各種娛樂或職工，又因他們未嘗建有禮拜堂，所以連公衆禮拜之儀式也不可得見。有一位熱心贊助他們者告訴我云，是日在某一時間，將聞一聲礮響，全體官兵人民將下跪拜上帝了。但是雖然當我住在南京時在禮拜六日全日留心聽此符號，仍然絕不聽得，而且是日我遊行全城也未看見甚麼地方有若干人共事祈禱。我深信服侍我們的僕人絕不實行此可讚賞之計劃。

在中國古經中，最高之神名爲上帝；今天王之教徒也沿用此名而其意卻指我們的天父。吾深信太平軍中凡有些宗教知識者，必相信他們的天王所傳的信仰卽是他們古代祖宗所崇奉的一般無異。事實上，他們在少時跪拜上帝之偶像者，今則跪拜上帝之名，而他們相信兩者同一。旣已毀去偶像，他們今則祈禱於他們所信以爲在天生活的上帝，而其眞實的兒子，則自天下降頒布精神的律例於世界。

在不久之前，有傳說云天王行將建築十八所禮拜堂於南京；這是錯誤。他們說行將要建築，但

經過嚴密査探之後，我們始知這些房子是爲衙署用的，非特爲拜上帝用者也。但是這誤會之發生，大約是由於他們凡有什麼名辭都冠以一個「天」字之故。他們改南京爲天京；其他事物靡論大小由「天宮」以降，甚至連所用以寫字之墨，也名之爲「天」。我們常見有天王的宗教詔書的節錄及聖經的選句，用黑墨大字書於黃紙貼在私宅門上。在我們的意識看來這並不是禮拜堂。他們凡說及公衆房所，必名之爲「聖」或「天」，則又無怪上言之誤會之發生也。

南京的婦女

現在南京的居民極少，女多而男少，約二與一之比。大多數的人民是由各方俘虜而來的，其中之一大部是由蘇州來此處，與全國吾所曾遊之其他城市大異之點，卽是，婦人隨便遊行或乘馬於通衢大道，而又絕不裝模做樣害怕外國人如其他中國婦女所常爲者，亦不迴避我們。她們幾乎人人都穿着蘇州出產之奇巧的綢緞絲服，美麗之極。天王之部下似甚精於鑒別之眼光，因每打勝仗對於全部人民必肆行屠戮而惟把美女留下。我們可以說，那裏卻沒一個老婦及幼女，但有一大部

男童。

按他們的新信仰，一夫不必定要限配一妻。他們每藉神聖下凡的啓示以爲作惡行淫的護符，甚且藉以廢除第十誡。東王自稱爲聖神風，一如天王常私與上帝天父祕密談話的。有一次他——東王——宣稱天父下凡授意令一個友人之某妻或某妾（我忘了是妻抑妾）轉移歸他享受。那些決要發現太平軍的好處者，每力證他們禁止狎妓及行淫，犯者處死刑；我以爲這大概是眞的。然而凡犯極小罪的均一律處死，則這又何嘗能證明他們以姦淫爲特殊的罪惡耶？

軍官之殘酷

在我們未到之前未久，有兩婦人私相誹謗天國政府，而自嘆現在生活之痛苦遠不及從前之自由安樂。詎料偶語被人聽聞，一經報告，兩婦立即被斬首。凡犯「社會的害惡」（狎妓）者處死刑。這制度雖然可以廢止，或是好些智慧的英國人所樂觀厥成者，因是以狎妓爲犯罪之舉，然而這種森嚴的禁令仍不能改良「兄弟」們的道德至甚麼程度。婦女之由其丈夫或主人之家私行逃

走者並非罕見，即由吾們在牆上常看見尋人的賞格可以證明——凡尋獲逃婦送回原主者酬銀十五元至二十元不等。這些賞格將逃婦形貌詳細寫出，令我們想起在英國所常見之尋狗——走失或被偸——的招貼。

即使最卑下的軍官也有殺人之權。有些地位等於我們之警察者，也可自由施用生殺之權。當我們初到之日，海關署遣一人前來引導我們進城之路。此人即有殺人權。凡有此權者手持三角小旗，中有一「令」字。這是他們「威與權之憑證。」這引路人外觀極爲平凡；其服裝謹勝於苦力一籌，而其職位之卑下甚至入城時守城人拒絕其請求而不許我們進城。羅牧師告訴我們說，當其離開蘇州前赴南京時，有一個像這引路人一般高的小官奉令偕其同往，在沿途各站找轎子。有一次有人犯了此官之怒，彼即云要斬其人。幸得羅牧師多方求情乃得免行刑。羅牧師又告訴我們說，在路程中有好些無頭的屍骸，是最近被斬首的。

官員之腐化

我們住在南京時，天王所派來伺候我們的人說，他們原本是蘇州的織絲工人，蘇州被攻克後卽被俘而淪爲奴隸了。他們之所以得不死者，因爲太平軍官利用他們挑運俘虜品故也。這些不幸的人生命在極痛苦中。但如有其他中國人同在，則不敢表露其苦痛的感情。我們給他們一支煙抽，他們眞是感激萬狀。雖然抽旱煙本來也是犯禁的，但是所有來看我們的官員均喜歡得有雪茄煙，甚至不待我們給與，先卽懇切求煙了。無論我們走到那裏，處處均有同樣的問題，「您們有什麽東西出賣？」「有鴉片煙嗎？」「有軍火鎗械嗎？」有一人走上一隻我們停泊在南京江岸的軍艦，而問取一百箱鴉片煙。我們伴侶中有一人要在深夜往視贊王，見那位王爺神志昏昏迷迷的，大概是抽鴉片煙太多之故。如謂天王部下嚴禁鴉片值得讚許的，眞是荒謬之極。這種說法，如用爲傳教的呼聲以求在英國多得同情而利於傳教事業，雖未嘗不可，然而凡有到過沿長江太平軍所佔領的區域內無論那一處的人，當聞而發笑。我們到過不少地方了，甚至在南京，到處最大的要求乃是鴉片和軍火。

太平天國的政制

我們屢欲研究他們的政府之特狀和法律之性質，但一無所得。各王分管各部政事。他們分設各「部」衙門一如清廷，由各王分掌之。但所有權柄集中於天王。如不經其裁可，一切要務俱不得執行，他的母親及兩兄與其同居，但均無權勢，對於他亦毫無威力。他的兩兄，向未嘗赴戰場的，但當我們在南京時其中之一人行將要統帶一枝「軍隊」出發——這是第一次。緣天王聞人民偶語不尊敬其兄長，比擬他們為蜂后，只據高位，食蜜糖而自己卻不出採花，所以乃令其一帶兵出外也。

他們的樂觀

所有各王對於天國之前途均抱樂觀；蘇州之攻克（因清廷守官之通款）令他們自信心重復鼓舞起來。在此次大勝之前，他們成功的希望本來沒有怎麼大的，而且他們軍餉支絀，他們說他們立意在本年夏間盡驅去長江一帶諸「妖」——這是他們叫清軍的綽號。因此之故，他們極想

知道我們在沿江高懸我國國旗之通商地點將要怎辦。當去年我們與清政府交戰時，我們曾阻止太平軍攻佔上海，在防禦中我們曾與其交綏。當我們與咸豐帝交戰時，徒因我們的國旗樹在上海城卽便用兵保護防禦，今和議旣成我國與清廷又是友善的，他們自然斷定我們之助清比前益力了。因此之故，他們對於我們在長江新發展之商業暗懷怨恨，但清廷則歡迎之。清廷之心理以爲我們一到漢口，九江，及淸江等處，則此數鎭均得藉以安全而淸軍實無能保守之也。

太平軍之眞象

現在有很大隊的人馬出發漢口，九江兩處。這些隊伍不過是無組織的烏合之衆，只會擄掠而已。他們成功之希望端在淸軍之崩潰。事實上，他們自己的力量惟在淸軍之孱弱。我們所見的太平軍人均是軍械不全的，通用的武器只是長矛，有少數銃鎗，火鎗，或手鎗，另有幾枝鳥鎗和長鎗而已。每隔一人便攜大旗一面，有些又攜大刀——五光十色再未能想出比此更爲無紀律無效能的軍隊了。

人民之苦痛

他們每到一處則劫掠與破壞隨之。在他們之前，文明，甚至畜生的生命，似乎一概消滅。他們軍隊之行程可從被屠殺之農民及被焚毀之房舍之遺跡而追溯之。村間人民，無遠無近，預行逃走，不與接觸，搬運其少少品物於似乎較爲安全之地。在河之兩岸——在兵燹區域之外者，有好些村落草屋。這都是逃難的人民急遽中造成暫以棲身者。他們只靠打魚或在本地找些零星工作，以資糊口。在我們有機會所到之各地，人民之痛苦流離，眞慘不可言。人口衆多之家，全體都塞在一間小小卑汚矮狹的棚子。這是用茅草所製的，北風奇冷由縫隙中透入。其人則穿百結之鶉衣，形質至惡，縮瑟擁擠，互相偎傍以求得煖。老人體弱不能做工奄奄待斃，而一般小孩則飢寒交迫形體消瘦面有菜色。凡曾見之者，當畢生難忘其慘狀也。大多數氣息奄奄之人究竟何時斷送此殘生，只是幾天的問題而已，或且有不能再待，已死亡枕藉矣。

太平軍中行伍分兩級：一是不願從而被擄迫入伍者，其他則是家中所有已全被搶一無所存，

只有轉而變成擄掠者以圖自存，否則須餓死了。太平軍之破壞政策於此卻發生效力。當我們離開南京駕輪沿江上駛之時，深願遠在英國的一般善人常祝天王成功並爲其祈禱者，親來遊歷此地，乃得機會自行觀察現在相鬬爭雄之兩方之實在情形因而可以自下斷語。每當一過了太平軍最遠之轄地而進到仍在淸廷治下之境，兩相比較，則其相去之遠非親眼見者斷不信也。在太平軍轄境內河道渺無商船，而在淸廷治下者則每見船舶雲集；耕耘得法的田直到江邊，而整齊舒適之村落莊田分布於兩岸，一一可覩也。

在漢口附近，已被焚黑的頹垣敗瓦均示遊客以其地亦曾遭與南京同樣之劫運。重建之工作方在急於進行中，大約將繼續不停，因爲現任總督之努力及能力均能使一般在其治下者與起信仰心。該處地方官自稱有軍隊三萬人駐守，聞太平軍欲復來佔據咸付之一笑也。

對英國人之呼籲

一個眞好的基督徒，看見太平軍所轄之區域內人民苦難，貧窮，疾病，飢餓之情形，而與淸政府

治下的人民之安樂快活情形互相比較一下，沒有人再能希望前者將擴張到別處的。若有人幻想中以爲中國受滿洲官吏之凌虐而屈服者，此實大大的謬誤。清廷之愚妄及孱弱，令人可鄙可賤，此固余所贊同者。但與南京太平天國相較則其相去之遠不啻以吾人所崇奉之救世主的眞宗教與彼冒牌的天王所自創的宗教相比較一般。如有英國可愛可敬的婦人想像中，以爲此革命運動極可歡迎而信其將能爲中國廣施幸福者則試問究竟何以凡是可尊敬的中國人皆厭棄而疾惡之耶？又何以稍有價値或地位之人，甚至平凡的華人，皆無一人加入太平軍耶？如果民衆歡迎之，則咸豐帝將不可再高踞於其龍位一日之長矣。爲辯論計，假如天王之教及政治果是最合中國者，則在英國之好人，愛和平的人，將可謂凡宣傳福音必需如此代價，一似吾上文所敍述天王之所行耶？此是十九世紀之基督徒精神否耶？

如果英國人眞要幫助此偉大的中國民族，今日機會之大誠爲以前所未有。吾非謂捐助聖經，錢財，食品舊衣服或治病之膠布之類——有許多人只知實行派送這些好東西即是慈善事業而不知有其他。吾之意見乃在防避種種疾病及痛苦之傳播是也。在吾意中，實行警察職權以驅去路

上賊匪者，比之彼自居撒馬利亞善人只于人被盜劫受傷後而醫之，其可讚可頌當爲尤大矣。爲中國而行此舉者，此英國權力中所能行之事也。英國當向太平軍通告云：吾人再不能袖手旁觀任其再行魚肉人民的不人道的行動，且吾人今已與清廷結友善的盟約，故決助其掃蕩亂事。吾極深信一經如此通告，兼爲證明吾人之忠實計，直向南京施以一擊，則亂黨全局將可於一個月內崩潰。爲施行此一擊，吾人現已有充分的武力在中國。攻佔南京爲極容易的動作。若佔得南京交還與清廷，則天王將墮落而復歸於原有卑賤無名的地位了。這樣的助力，可先訂定約章赦免一切政治犯，而後施行。如此則爲中國造莫大的幸福，而且極有功於人道——使屠戮人民者止殺，而予百千萬痛苦中之人民以和平，兼恢復福樂繁庶之地於原狀也。

爲英國計，此舉將保證與中國各埠貿易之商務之充分發達，如此可使中國人與吾人常得接觸，而更可開放門戶以利傳教事業。所需軍費不過小事耳。現駐天津之軍明年只須半數駐津便足。若調其半數南下，加以在中國江海之艦隊爲助，則南京將可於一八六一年年終以前安然送還與清朝。

吾國與中國之商務對於吾民族是最要緊不過的。即使任有些主張和平而不顧代價的空論家宣言不願作戰，但如現在秩序大亂的狀態在中國滋長不已，而至蔓延全國，則所有一切輸出的土產將必消滅，而內部的貧窮將至對於英國貨品無一要求了。那時貿易停止，一般嗜茶的會社將不能再享武夷妙品，而於大開裙屐盛會之時，恐至要烹本地出產之齷齪不堪的土茶為代，則盛會大為減色矣。

南京之情形

現在之南京不過從前之一個影子而已。從前之房屋現在只存什一，城垣極舊，而甚雄偉，周圍約十八英哩。但城內有房屋之地不及三分之一，其餘空地非用作農田則作為埋葬之用也。城垣是以磚建的，其下層則多有以沙石砌成。平均牆高四十至六十呎，厚約四十呎。全城差不多是三角形，其頂尖向長江。城內有小山脈，引伸西面，有些城垣緊靠山邊。全城現有六門，每門有三道防禦壁壘，各厚百呎。

我們得許可隨意遊行全城，至難之處乃在進出各城門之時，守城官不時停止我們，令我們受些麻煩。即中國人出入亦必須有執照，凡被僱用作苦力搬運東西者，則有號誌縫於衣上，可一望瞭然。許多游手好閑的人跟隨着我們。他們口口聲聲稱我們爲基督教的兄弟，然而竟辱罵我們爲「番鬼，」比平常人爲尤多，眞令我們不勝駭異。後來我們質問干王爲什麽他們新朝的人仍沿用清朝臣民稱英人之綽號？他答謂這不過是中國人慣用之口頭禪，一見外國人即便隨口而出了；但這不過是詫異的嘆辭而非有意的辱罵也。我希望全體人民漸漸慣見吾們，將不再以此名相稱矣。

城內滿人所居之區已成爲特別防禦的營壘，落在東南面，即三角形之基也，此爲南京城最初之基址。滿洲人入主中國分布八旗兵駐防各省，其所選擇之駐區似是十分愼重，不在城之中心，而在要緊之地，大概以原有城址而自築小城圍繞，因可控制漢人之住區。在南京城內所有滿洲人的房屋已被毀壞無存，其地今方大興土木用作建造天王宮室之用，此爲全城唯一之公共工程。

南京四面皆有山，在其東北方，則有醜怪形樣，怪石嵯峨，奇峯高聳。在其中之一，太平軍造了奇怪可笑的防禦工程，但如受敵進攻，眞不堪一擊，而且如果與城中守衛者之交通一被斬斷，必以乏

水而降。在城之北面城垣與山麓之間，則有深廣的湖澤，其中有水禽甚多，眞可怪也。我個人曾見有三十隻水禽之多，在不足五十方碼之水地突起。

清軍圍攻南京已有數年了，在此期曾造了好些工事圍繞全城，有幾門大礮至今仍得見於被毀的礮壘遺蹟中。但他們圍攻並不進至城牆根，只是伸延戰壕或壁壘圍城而已。他們的原意是餓困太平軍，幾乎成功了。但被圍者以壓迫過甚突然出攻，而獲大勝，長圍遂解。這也卽如太平軍幾乎所有一切的勝利一樣，全因清軍之乖離背叛所致。清軍欠餉甚鉅；中國人視財如命，從無人肯受長期進攻之苦而不按時領餉或准其自由搶劫者。清軍著名之陣線直穿過明孝陵，孝陵已凋零不堪矣。太平軍在其附近亦築有些防禦工事，現方完畢遷磚鑿石之工作。（孝陵形勢略）

馳名全世之磁塔（卽大報恩寺第一塔明成祖所建）現已毀壞了，成爲瓦礫之場，爲天王下令以藥轟毀者。這分明是野蠻舉動——肆意毀壞文化美術古蹟——只因其怨恨東王之姦逆謀叛遂連其大本營所在地——卽塔之附近——乃一並炸毀之。這建築物想必原是極美麗的，因爲現在瓦礫之中仍可得尋破碎的磁器，片片散布於地，卽可證明其建造材料原是非常美麗也。

南京往日以多美麗的神廟著名，今則幾無一存在。只有一大廟留存者，即我們現今所住之迎賓館是也。此乃屬忠王者，最近始修葺之，裝有火爐，如英國式，專爲羅牧師之居住而設備者；但此廟太大，羅從未遷進。廟旁有很美的小花園佈置精緻，一如中國人所嗜好者，有池，有島，有橋，有奇巧美麗的茶亭。至於所有神像及拜偶像之品俱已清除了。在我所到過之中國人房屋以此爲最處潔者，各室地上俱油以白色，且掃除清潔。

每日男女多人來看我們，都是具有幽默，每見吾人之衣服，及看吾人進膳則大樂也。

有一天晚上，有多人提燈籠巡行來看我們。他們「舞龍」爲戲——以紙製成龍形，中空燃燭，多人以頭頂龍而行。龍長約二十呎。此爲極可笑之事，舞龍者隨意搖動，因之龍身亦隨而搖動作波浪式。

泊艦之交涉

南京之近郊都是非常窮困。近江之區已爲太平軍築牆圍繞，其中有佈置甚密之礮台，此爲英

國艦隊於一八五八年曾開礮轟擊者。我們的海軍大礮那時開始轟擊，不久即肅清其防守者，繼而欲擊南京城，但因當時我們的海軍不知城之所在，事後始知礮彈落在郊外之田中。

天王甚不欲我們停泊一軍艦於南京江面，其始通知我們不許灣泊，但後來我們解釋云，我們到此不是要求什麼東西，只是通知他以我們的海軍提督欲停軍艦一艘於此而已。他立即許可，因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也。我們又告訴他云，我們是來通知他已與清庭立了和約，開放揚子江沿岸與我們通商，因此我們的商人想即駛船往漢口，而且我們要在漢口，湖口及清江府三處設立領事館。爲欲避免太平天國官員與我們商人發生誤會計，我們特派軍艦一艘常駐南京，另有全艦隊七八艘爲其後盾。如太平政府反對此舉，在必要時全艦隊足以應付自如。

凡與亞洲人交涉，問他們要東西是沒用的。如你需要什麼，惟有一策，即於靜中先取得之，同時通知於該地長官直截了當地你要什麼東西。凡懇求或就商重要事件，必遭拒絕。被拒絕後，若隱忍受之，則是自行承認卑下地位，以後他們再不以平等國對待你了。

爲我們傳遞消息於天王之贊王建議云：我們應往探視干王一次，與其詳商此事。干王頭腦頗

爲清楚，前曾有機會得知我們之風俗習慣，亦深知我們的軍力，比其他太平軍人爲愈。他對於天王又具有特殊威力。贊王云：如得干王將此情形具奏天王，則一切困難俱迎刃而解了。他又云：干王現方統帶大軍於外，離南京約三十哩。

我們自然甚願得機會親見太平軍在戰場上之實情，卽甚喜接受此建議，願於卽晚啓程，其時已約定準備船隻送吾們前往。詎料到起程之時，他們報告須待翌晨方可動身。翌晨又不能行。如是改期數次，皆有這理由或那理由，每遇我們再求守約則不是因船隻不妥，便是因天氣不合，總之不能成行。這分明是因贊王隨口邀請我們之後，卽翻悔前議，但又不敢老老實實地承認，因此遂故事延宕而行此阻礙政策，一如他們貴國人之特質也。

（原著者在南京住了一星期，卽趁商輪往漢口遊歷去了）

（本篇內分題係由譯者加上）

天京遊記

Blakiston 轉錄 Forest 原著見 The Yang-Tsz, Chap III。

大街上

我們進南京城之南門，有一髒穢的人來問「洋大人」取執照來看。他驗看滿意之後，即讓我們入城，背着我們即大呼：「番鬼來了。」出城入城的中國人腰間俱懸小木牌一，無木牌者，其頭危矣。

沿南門往北之路，甚佳且甚寬。從前造路的工程很爲講究，有些石頭還是雕刻了各種花樣。但如今呢，裂痕和小孔滿街都是，汚水汚泥宛似小池塘。若在下雨天時，全街變成湖澤，非赤足不能走路。有一騎士身穿紅袍，頭包黃巾，馳騁路上，手上提着一柄紅色洋傘，馬後有二小童追隨；其一人一

手提着一枝生銹的洋槍，一手牽着馬尾，其他一童則高舉一枝大旗。馬上的人對路人疾目而視，彼蓋太平軍之一個首領也。那兩個跟隨他的小奴才是他出征時所擄得的，再不能看見其家庭或父母了。他們叫他做「大人，」到處跟隨着。他另有十餘童子在家，都是擄來的，如有私逃或抗命的，他可任意殺死。雖然衣食豐足，但這生活眞苦了。然而將來卻有大光明的日子；他們長大了，身體強健，也出戰立功屠殺毀壞，直至他們也成爲大人，也可馳騁於天京，也有小童跟隨着了。但是另從一方面看看，我們見有一小子，用石子來擲我們，叫我們做「番鬼，」嘻哈大笑，他已忘記了老家在太平軍享福，已學成週身懶惰了。他年紀不過十二歲，但身懷小刀，如得許可，將可以任意殺人刺「妖，」但不幸他皮膚染有惡疾，主人把他揮逐出門，手提飯碗，棲身于街角，討飯乞錢而苟延殘喘，這又是多麼慘痛啊！

天王兄弟的王府

我們再進城，來到天王的弟兄的王府的街上。府門塗朱色及金色。門前有半圓照壁，府門與照

壁距離約佔街上寬度三分之二，人騎馬或步行須從壁後而過：如有在府門前走過者，守衛兵卽走出門痛毆之。守門者脾氣還好但十分懶惰。行人亦有從門前走過者，但騎馬者必從壁後。外國人走過不特無事，而且守門之衞兵歡笑迎接。門外置有兩尊小砲，向着街上；這兩砲護衞之力絕無，徒壯觀瞻而已。入門處到處相同，卽是一大衙門只大門塗新色。門上懸有小扁額，上書某王府。府門顏色混雜，其醜俗刺目爲余在中國各處所均未見者。紅色愈多，主人愈喜，雜以汚髒的僕人，甚爲難看，但間有王府大門亦殊有可觀者。他們正爲英王（陳玉成）造一新邸。忠王（李秀成）又自誇彼之新邸除天王宮外爲太平天國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築物。

贊王府

我們信步走入一家宏麗的王府——贊王（蒙得恩）府。入門時，守衞者急問姓名，來因等。大門上繪有醜怪的龍形，開放後，卽見有一空庭在一大堂之前。各屋子俱是簇新的，在各種門窗，石刻，牌匾等項，可得見中國美術家之技巧。甚麼東西都是塗以光亮的顏色，要以紅色爲最多。大堂之四

壁滿掛黃緞或黃紙的長條，其邊皆繪龍形，其中則皆贈與王府主人之對聯及賀語也。有一對是天王御製的，但其字句神妙高深，我所遇見之華人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其所說的是甚麼，眞是天意莫測了。有一對磁器盛着兩個假山，上種很美的小樹。小林中藏着一個小磁城，山後有一塔突起屹立。假山四圍貯水，金魚多尾游泳其中。此眞客廳中之極精緻的陳設品，勝於英國笨拙的畜魚池，或其他此類的東西多矣。

過了這個大堂，經過幾度回廊，我們來到一所大客廳，卽向署理掌理國務大臣贊王之子——卽號稱贊嗣君者——行鞠躬禮。如果您是一個傳教士，他必定笑口歡迎，因爲他便可對您縷述天王昇天的故事；但如您是個官吏，他便先以冷面孔相向以示其尊嚴，再行微屈其口角強露笑容以示其同情。他的冠服算是頂華麗的。頭上戴着一件金帽，所謂龍冠是也。這是用硬紙做裏，外作金色，有琥珀珍珠下垂，其上則有一小鳥。這帽只是在行大禮之時方戴上的。平時則戴一似軟帽式的頭巾，前有其人之爵號。那龍冠的顏色漆多而金少，不能說其是美麗可觀。他的王服是一件黃緞製的黃袍，上繡團龍甚多，另有日月星及其他奇怪的花樣。他的褲子和鞋子也是黃色繡花的。有一次，他

在急忙中迫得要接見幾個外國人。在接談中，他須往取一種文件或印綬，但他卻不能離座。座前有繡花的桌布擋着，外人不能下視。但因這位小王爺卻不能站起來，真是奇怪。當時在座的外國人即喁喁耳語云，「大概在急忙中小王爺忘記了穿上褲子吧。」他的容貌確是生得可怕，可當得「其貌不揚」四字。其容顏枯槁，正是一個虛耗過甚的青年的樣子；您看見了他，即以為他——不是他父親贊王——快要死了。他常說謊話，除非是不得已乃說一句真話。在綜理政事之時，他完全是一個小孩子，您也要當他是個小孩子來對付他。

其他在座的有四位本城的官吏，狀似很有智慧者。另有一人是水師提督；問其艦隊何在，則答在蘇州，在漢口，或在其他各處，惟不在南京而已。少頃贊嗣君稱有小事出去，任吾人參觀其王府。此客廳顏色更為輝煌，四壁塗有五彩圖畫，惜畫工甚劣，觀之欲嘔，但比之剛才所見之滿懸黃色對聯之大堂尚勝一籌也。此廳之傢私木器俱昔之總督所有，其轉歸贊王府，亦云是「天命」者。椅上鋪有緞，頗舒服。在桌几上陳列時花甚多，我每來此府一次，必見鮮花盡易新者。廳前有天井，有甬路及小石橋，過橋則是一小屋，即餐室也。贊嗣君邀吾人共食於此。食時，彼脫去王冠王袍而易便服。菜色

甚佳。嗣君道歉謂可惜有餚無酒，待慢得很，蓋飲酒犯天條也。天國內無一人私飲，但彼前日剛使人來我們處買了一瓶燕酒；昨日我在某官家內又盡量飲其「天酒」，不特此也，就在天京已有人製酒矣。

天王宮

現在我們又轉而參觀天王洪秀全之天宮。我們雖不能進去，但從外面也可看見許多東西。天宮甚廣，圍以黃牆，牆高四十呎，甚厚。牆內可見黃色綠色的屋瓦，又有兩座很美的亭子。宮室內部，皆爲黃牆所遮蔽，不能滿足遊客好奇之心。天宮工程只完其一半，全宮面積將倍於現在，但現在那裏做工的兵只得寥寥十餘人，究未知何時全部方竣工也。近王宮處有一破棚，內有一隻怪船，其形似龍，頭甚大，船身已半朽了，但昔時油漆鋪金，想必極爲輝煌。此即天王由漢陽溯江而下直至攻克南京時所乘之聖龍船也。從前船藏宮內，今則搬在外面，沒有人理它。

在宮之前門，有一黃色大照壁，長約三百碼，上塗醜怪不堪之龍多條。壁上張掛天王之奇怪的

詔旨。看哪！那不是嗎？黃緞丹書，字畫甚不雅觀，皆天王親手所書的文誥。天王最喜歡做這些文章，孳孳屹屹，執筆不倦。文內辭意，非常褻瀆，爲吾人聞所未聞者。（意指其宗教思想奇異，在基督教之立場觀之殊爲褻瀆神聖也）我曾見此照壁之半盡張掛黃緞，心裏因自想此緞究從何而來者。壁之對過，有一高而大之奇門，以大柱製成，宏偉可觀，雖未完工而金色丹色亦殊雅觀，門頂則木工雕刻一如廣州之大衙門樣子。由此大門而入外門，乃到天宮之正門，門前有有上蓋的廊子，兩旁均金柱。廊之上蓋雕刻各種龍形，有吞日者，有追妖者。正門上有一匾額，金漆色輝煌奪門，上書「眞神聖天門」兩旁列大鼓二，門內各室，都掛紗燈，各以絲製，燈繩燈繐均甚美觀，當中之燈特大，製以玻璃，蓋來自蘇州何桂清撫台之衙門者。

聖天門之右有小屋，內有桌椅，駐有天軍，隨意坐臥於此。外國人來了，也不惹他們的注意。有一年老司閽人來見我們。彼云年已甚高，當天王尚在襁褓中爲貧兒時，彼即看顧他者。彼請我們坐下喝茶，禮貌甚恭，我們再不能進去，只好坐下休息。於此我們看見一幅「太平天國萬歲全圖」，這眞是一張極奇異可笑的圖籍。中有一大方地，四圍是洋海，地即中國；中又有四方地，圍有四牆，是爲

天京。香港沒有存在；日本只是一小點；北京也沒有存在。在西北方有兩小島名爲英吉利及法蘭西。其他歐洲諸國大概都爲「天條」所屈服了，而全個亞細亞洲——中國除外——大概已被龍吞去了。此宮雖滿目是金色朱色，紗燈，旗幟，而各物皆極污穢。各塗金之處漸爲手印，塵土及雨水所磨蝕而去，已現棕色。屋頂及牆上之圖形及顏色亦非常污髒，地上則垢物與唾沫交雜，臭穢不堪。守衞之天軍衣服藍褸破爛，蓬頭垢面，身體污穢。雖在天王神威咫尺，而淒涼頹敗之景狀卽在門內，令人興起居於一個人類墮落及欺騙的大系統中之感覺。

忽然間聲音雜起，鼓聲，鈸聲，鑼聲與砲聲交作——是天王進膳了；直至膳畢各聲始停。聖門半開，好些衰弱可憐的女子或進或出，各提盆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種品物大都是金製的。我們雖不能身進宮內，但從宮外諸人所述也可略知其宮內之光榮。天王今年五十一歲，身材高大，體格壯健。他永不死的；但待厭倦塵世之時，將有龍車自天下降，彼將乘之上昇。他已昇天見過上帝好幾次了。根據他的詔告，這種昇天的權利現已傳給其妻——但不知一百零八妻中究是那一位？大約是幼主之生母吧。宮內只許女子居住；聞宮內共有女子千名。哼！她們說起話來怎麼厲害

呢！天王有王冠，以純金製成，重八斤又有金製頸練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繡金龍袍亦有金鈕。他由內宮升大殿臨朝，亦乘金車，名爲聖龍車，用美女手牽而走。臨朝時，彼之子——幼主——常亦同在，幼主實一病瘦少年也。天王十分勤工，常自作文告詔書，披讀及批答各王奏摺，對於國事亦很細心。

我不是傳教士，對於天王只可下一句素人的很有根據的評語：即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麼東西，只是一個狂人對神聖之最大的褻瀆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簡直是大笑話，和滑稽劇。天王是一個最爲頑固不能匡正的異端之徒。關於基督教的眞理，他已被許多人忠告，函告，解釋，宣講，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前更爲頑梗。許多傳教士小心翼翼地已傳給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聞。小小的讚美歌或祈禱文靜悄悄地給他，他卻囫圇吞下。已有許多本聖經送給他了，雖然我信他也讀經，但沒有甚麼益處。古代教會長老及會議之議論也有寄給他看的，但先入之成見甚深。一見有傳教士卽以古代聖徒西里兒，奧古士丁等之言來駁斥。他的辯辭是頂混惑而詭奇的。天主教教皇如有權治他，他早就把他燒死了。第一日他退讓一點，但未幾又說傳教士錯了。他從新翻譯聖經，我們的聖經註解，都難得他的贊同。我們最好的經本，都被他用硃筆在旁批上「天

意，」全弄壞了。如果他辯才有礙，無言可答之時，他便說他曾上過天而您則否，於是即使您語塞而退了。他又常發一種「神學病」（即天父降身）藉以告諭人民種種奇異的事情。那一天，他令各王多納姬妾以慶祝他的壽辰。他說：「亞當最初只娶一妻是很對的，但我現在知識更多，故叫您們各娶十婦。」在起初的文誥中，他自居於與聖子耶穌平等地位，但最近則以聖父，聖子，他自己，及幼主一律平等了。他已取消了三位一體中的第三位——聖神。（他原本是把聖神寄託在那殺人不眨眼的東王身上的，但失敗了。）此實以異端邪教攙雜於基督教之內。及其醒過來，則又以黃緞丹書與基督教士通訊或附贈絲綢一疋。好了，無論怎樣好的朋友，終須一別，現在我們與他告別，望他日可得親見他一面。我們由側門而出，此門上寫着是「萬國來朝」的。在左邊，有矮屋數間，係「朝房，」各大臣陛見之先皆於此更換朝服者。有一塊重要的黃緞詔諭掛在那裏，但卻被作爲抹燈之用。屋子鋪陳奪目，但汚穢不堪，有如垃圾堆一般。

忠王府

旣抵南京之後，我決欲多見太平天國之領袖及兵民，但卻不欲與其親密過甚。有一日早晨，我得接攻克蘇州的忠王（李秀成）之弟來函請我及我友到他們王府宴會，我甚欣喜。彼派馬匹及隨從來接我們。約過兩小時，我們便來到忠王府，卽有一般衣服麗都的少年迎接我們入內。王弟與忠王本人可謂適得其反。忠王現方在湖北主持軍事。王弟身高約五呎四吋，面貌現詭詐之狀，常戴笑容而並不難看，與之爲一日之伴侶亦不覺討厭也。

他穿的是大紅緞袍，戴黃帽，帽前有一珠其大如榛子。他帶我們參觀府內各室，卽到一座美麗的涼閣上，可望見一個有石山有樹木的花園。於此他與我們共吃一頓很好的中國飯。盛餚饌的盆子是磁製的，共九個，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爲一朵玫瑰花形。他說，上天開恩令他的哥哥在蘇州得獲這一套膳具。筷子，叉，匙羹，均用銀製。刀子爲英國製品。酒杯爲銀質鑲金的。



CHUNG-WANG'S CROWN.

忠王金冠朝服圖

既探過此人二次之後，我一有暇時卽去拜訪他，與他談話。他把忠王所藏許多怪異的東西給我看。除天王之外，只有忠王具有一頂眞金的王冠。以余觀之，此眞極美品也。冠身爲極薄金片，鏤成虎形，虎身及尾，長大可繞冠前冠後；兩旁各有小禽一，當中則有鳳凰屹立冠頂。冠之上下前後復鑲以珠寶。余曾戴之頭上，其重約有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嵌有許多寶玉及珍珠。當我參觀此寶物時，有人欲私偸其中珠寶；王弟登時大爲震怒。各室內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銅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價値。硯是玉製的，盛水的盂是由紅石雕成的。筆是金製的，筆架乃是一塊大紅珊瑚，裝在銀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紙具多具四放桌上。桌上又置有七個時鐘，時間卻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銀質者皆用銀製。刀銷及帶均是銀的；傘柄是銀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銀的，而王弟之手上則金鐲銀鐲纍纍也。

有一天我留在城內太久了，大風雨卽至，我卽接受王弟之邀請到忠王府內住宿一宵。他竭誠招待，令我十分舒服。晚上八時進膳，菜式甚佳，有禽類，羊肉，及其他珍貴品。有兩瓶來路「雪梨」酒——瓶口以紙作塞——另一銀壺所盛猛烈的天酒，均很爽快地傳遞於席上各「大人」間——

各客均王弟所請來與我會面者也。由此顯見他們高級的領袖並不遵行天王之荒謬的禁令，因席上人人盡量暢飲洋酒固人所共賞，天酒亦一再滿斟，壺乾了又倒新的。抽煙亦也常事，為座中人人所好者。

我所睡者是忠王之大床，床褥甚美而軟，大紅羅帳圍繞全床。吾正入寐時，忽聞人聲奇響，直入室內，吾乃伸首出帳看看究竟。則見有二少婦手提紗燈穿室而過，又有一老僕婦亦提燈走過。她們忽見有一個蓬蓬的外國醜頭由床帳突出則驚駭高叫，卽時退步，而此時之我仍晏如也。她們復由他道進去只剩下一隻蠻狗在吾室外狺狺狂吠，通宵不已。翌晨，我才知昨夜驚退之二少女為忠王之愛姬，日間往探四眼狗英王（陳玉成）之家屬，至夜深始返。她們夢想不到有一「番鬼佬」高臥於忠王之床，於是循熟路經此室而入內室，故有這一番小驚也。

這些天朝人物起床非常之早。天甫曙，卽有一僕人入室侍候問我洗熱水澡不？我見天氣已甚熱，卽說要冷水澡。僕人聽說，驚駭不勝。卽有人來告訴我說，洗冷水澡必致病的。我堅持前議；又有一「大人」一來勸阻亦無效。卒之，王弟親來，但亦覺屈伏外國人之執拗為無望。我卒得冷水洗澡，但是

日間府人等皆以我爲奇人。

早飯後，王弟導我去參觀忠王之新邸，時方在建造中者；其地離舊府約一里半。此眞是宏偉的工程，其大僅亞廣州之總督衙門一籌耳。工人千餘方在此工作，有些造上蓋，有些雕工刻石，又有數人站在一旁拿着籐鞭在手，凡有懶惰者卽鞭之。工程大部已完。全府氣象卽如一間中國大衙門，棟梁崇偉，雕刻精緻。我問：「工人得工資多少？」王弟答：「你們英國人給工資僱人做工，我們太平軍人知識多些；（意謂工人皆不付工資之強迫工役也）我們天朝是不是很偉大呢？」約在上午十一時，王弟對我說，他必須睡午覺，至下午一時始起，其他領袖也有此習慣。於是他去睡他的覺，留一匹馬給我。我獨自騎馬遊行去探訪一般沒有睡覺的朋友。我回忠王府吃晚飯時，見王弟正在那裏臨池習字。彼雖爲忠王之弟，而被封爲「天義」世爵，但其手筆並不佳美。未幾，彼不再寫了，卽在一椅坐下，叫兩小童爲他扇扇，他坐在那裏直至晚飯。飯畢，我卽告別。

干王府

現在我們去探視太平天國運動中最著名的人——即干王，洪仁玕是也。我未識其人之先已常可憐其人，因彼相識外國人最深，故天國中與外人交涉事皆由其辦理，但外國人背後對於彼之評論殊屬荒謬。我屢見干王多次，現把我素人對於他的意見發表。數月前，干王對我云，彼將出征安徽。彼所到之處，但見被焚村落之煙火不絕。我們可以說他是「焚燒與照耀的光」

到干王府，則見金色與紅色互相輝映。府前街上有二亭，亭內常奏音樂不斷——樂聲有時細微至不足擾耳，但有時嘈響不堪。有一次我在干王府住了四天，但音樂之聲中斷者至多不過半小時。兩音樂亭之中有一大照壁，上塗龍鳳鱸（鹿）魚等形。壁上嵌有一大木牌，上有一金色大「福」字，福字上則刻有馬太福音書之八福諸條。（簡按；參看拙著太平天國福字碑記。）

入府門，經過汚穢的空地，即到一排屋子，是爲六部。（按太平朝制各王府均置六部尚書。）有時有些「苦力」在屋內。有一較大的屋子，內有三個書手常在那裏寫字於黃紙上——大約這幾個人即是該六部的全部人員也。戶部內裝有好些煤炭；禮部的用處更爲卑下了。這六部之上層爲羅孝全牧師之寓所。此排屋子之後有一棚爲醫院之用。在牆上我偶見貼有一張英法聯軍進攻天

津之紀載，末後則有天朝「殺盡諸妖」之口號。干王正要拆毀這些屋子而另建新者。再回大門，則見有一白面小孩，全衣黃服走出來。如果他認識你，卽伸手與你握着，口裏用英語說「早晨」（good morning）這是干王的獨子（按：其名爲葵元）——是一個很精乖可愛的小孩。他也有頭銜，稱爲「干嗣君」。他對僕人說話確會大模大樣，架子十足，一說卽遵從。

現在正門開了，大堂內坐着一位王爺，全身袍服，此卽干王。他的隨從，衣服整齊，站在身旁。你入門時他與你握手，用英語說：「你好嗎?」（How do you do?）隨卽請你坐下。吾意干王年約四十五歲，身頗肥，容貌甚爲可觀。他是一個頂好的伴侶，能飲一杯葡萄酒；如有必要也可使用刀叉吃一餐有牛排的外國飯。我不能不承認他是我所認識的最開通的中國人。他極熟悉地理，又略識機器工程，又承認西洋文明之優越；家藏有各種參考書，對於各種題目皆有研究的資料。他性情慷慨，極願爲善。然而他卻是苟且偸安的，好發議論而不實行的。他不是軍人出身，因此一般打仗立功的王爺對於他常在天京都非常妒忌。他甚至被迫要帶兵出征，但弄到一塌糊塗，乃因得報告有些番鬼佬向天朝提出無理無禮的要求，所以從前線趕回來。他告訴我，他深惡戰爭，他交戰時竭力令其

不至如前之慘痛可怕。「然而，」他說，（可見干王頗識眞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生死存亡之大戰鬪。咸豐的軍隊對於我們並無絲毫惻隱慈悲之心，爲報復計我們亦不以仁愛給他們。但是我部下的人並不至無故殺戮人民的。」他又指出一件我所深知的事實，謂如果上海道台對於逃亡的太平軍人稍示慈悲寬大而不將其卽行斬首，則太平軍前線隊伍實不容易維繫了。

如今請讀者偕我同進干王府裏面遊覽一番，共吃一頓飯。由此廳後開門而到一黑暗的大堂——卽如贊王府的一樣，再由此堂之側門而到一所較爲開揚的地方，由此可望見一有石山的小花園。大堂亦滿掛黃緞對聯，塵土甚多，吾意彼向未用此堂也。在堂之一隅有玻璃燈罩十二隻；在桌上有火藥兩瓶，一瓶是英國所造，一瓶是寧波所造者。大櫃之內有圖畫書多卷，皆有布面。干王取些下來讓你看，其中蘇州之畫工確爲精妙也。由左邊小門通過爲達干王之私室，其中陳列甚富，猶如一博物館，這是一間很開揚光亮的屋子，對着一個花圃。此時之主要傢俱是一張蘇州製的大床，滿鑲玉器及其他裝飾品，上蓋黃帳。干王常來此睡午覺。靠各牆則有桌子多張，桌上陳列光怪陸離形形式式的東西甚多。有一座望遠鏡（破了，）一個槍盒（槍丟了，）三枝手槍（均生銹的，）一箱

砲蓋，兩盞玻璃燈（不能點着的，）一塊來路肥皂，一本（Woolwich）的砲壘防禦法，一本戰事學，一本聖經，好些中國書，其中傳教士所著的都有，一刀黃紙，五六個時鐘，一個中國鐘，一個破壞的風雨表，好些文告，幾塊石硯，多枝金筆，幾塊汚髒的爛布在其他桌上則有蟲蛀的書，一個帽盒，其中有龍冠，銀鑲的扇子，玉杯玉碟，金杯銀杯，大淺盆，筷子，食洋餐的叉子，三個英國葡萄酒瓶，另有一瓶來路雜酸菜。在其他各處則有英國海軍劍一把，龍帽幾頂，日本刀兩張，法國碟兩隻，又有西洋雕刻品。床上則有多塊銀的元寶錠，以布包着。室中有圓雲母石桌，圍以中嵌雲母石的木椅。有一穿着白袍黑褂的僕人在那裏扯風扇（自屋頂下懸的，）令你涼快舒服得很。在此干王請你吃一頓好飯，另有好多酒。他告訴我當天王下詔禁酒時，他懇求特許，謂非有酒不能吃飯，即蒙允許。席間，他便告訴你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難，天王如何不聽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權。其實，則太平天國之中央大權不能越出南京幾遠也。我着實喜歡干王其人。我常去探視他。都是為着此討厭的，可憎的事情，但事一辦妥，彼即如常友善及爽直。現在我須與他告別了，只祝他在現在極困難的地位事事得順利，蓋彼欲實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牽制也。可惜他立志甚高而賦性疎懶。顧面子的自重心及

中國人好隱瞞好用術之性常在其人格發展，此皆在干王爽直至誠之性格顯現出來。如果太平天國都是由這等人組成，全中國不久便是他們所有，但可惜干王在南京各王中確是獨一無二的人物。他是堅信基督教的，但亦以其信仰遷就其特殊的習慣。在他的特殊地位有一特要的成功要素，卽是智慧；可惜他沒有他的自尊自大心毀滅了一切由他的經驗而得之知識，鄙俗的歌頌讚揚——由各方面盡量給他的——都不免有相當的惡果。我可再說干王之侍從人許多是婦人，但這些美婦除在府內任僕人工作之外，並無其他作用如或人所謠傳者，此吾不得不爲干王辯白者也。我大約得見干王及其他太平軍人物比任何英國人爲多，吾之言當可信也。

結論

關於太平軍之人物之個人及全體，可紀述之處尙多，但現在只再說一句，卽是大凡在一團體的人中間居住了長久的日子，自不得不興起對於他們的興趣和喜歡他們。我在太平軍中不特所受待遇禮貌甚恭而且歡迎備至，將永不悔恨曾在那裏住過多少日子。我不是教會牧師，當不從太

平軍之最弱點那方面——即是基督教——去看他們。然而我不得不說，太平軍欲得獲全中國的統治權實是無望的，因爲他們自己不能統治自己，只不過施用一種最令人反對的恐怖政策和手段而已，但我亦不見得清廷能恢復其從前之勢力和地位。現在除去一省之外，其餘各省都有些叛亂——並不一定是太平軍。由這些大亂之中將有些勢力崛起以撥亂爲治的——這可從中國歷史多次證明。全國大亂之最大原因，即在沒有好官——宰治一地者並不知其地之實情，太平軍或可救治此缺憾，因他們兩人中即有一人是一種官，俱稱爲「大人」。現在正是大亂開始之期，商務百業富庶及幸福皆爲之墜落，將來乃得再起。深願英國或法國對於中國內亂內戰絕不加以干涉。中國事乃受一種特異的律例所統治，而爲吾們所不懂者。中國民族之生力的源頭甚富，歷史上每每由極亂而臻大治，直至如今仍爲龐大無倫的民族，吾們歐洲的小朝廷實不堪比擬，而其生力之富源至今仍未枯竭也。吾們須得放大眼光以察看現在之危機，視爲中國人自用其特殊方法以糾正或補救其苦痛及缺點可也。吾人不當從基督教以傳正道攻邪教的觀點去看它，也不當由個人商業暫時所受之損失去看它。每當如此政治大糾紛在解決中，這些損失自是不免，而吾人亦不能

不親見許多人類痛苦和眼淚與及生命和財產之損失。在這人間世事的漩渦中，我們也親見過不少的革命及死亡，及朝廷之轉換與惡力之消滅。其在西歐，吾人之觀察均以其發動之大原則以爲斷，而不以個人之損失爲權衡。在中國又何以不能如此？全國之黑暗雖重厚可見，但豈無一線之希望？確是有的，無論如何遮蓋，太陽光線總可入室——或由門孔，或由裂縫。吾英國人素信不公道者必得相當的報復。今清廷主治中國之腐敗無以復加。在這全國大病之中，非投以猛烈藥劑不能收救治之功——如針灸放血是已。此病時作時發，病人將須休息，而不須西洋藥品爲助——或只有鴉片除外而已。吾祈求讀者閱報載乍浦被攻克時之殘虐情形，須知其並不如清軍之甚。前在安慶，清軍大殺三日，全城男女老幼無一存留。長江爲無首之屍所塡塞。從前我常以爲太平軍實是強盜性質，但看過了兩方面許多之後，我對於清軍方面亦無較好的意見。但是我知道前途是有希望的；治與亂兩者方在戰爭中，撥亂爲治，不久可見；在漢口，九江，上海及其他各處之英國商務中心點所表現之富庶及治安，將暗爲中國內戰之公證人；因爲一般困累的中國人將可由此而復聚其能力而改良之。然而將來之恢復大治或遲或早對於清廷及太平軍兩者均不利的。和平使者何時將隨

長江之水滾滾而來？吾拭目俟之矣。如今只有向天京——苦力王爺的城——告別了。

（本篇內分題係由譯者加上）

太平兒

由 W. A. Cornaby, 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

第十至十四章改作

時：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春間。地：湖北漢陽府西村落。

「長毛來了！」「長毛來了！」村人相驚的呼聲。

有一日，村人望見離村外一二十里的山頂紮了許多人馬。長毛果然來了！是時由漢陽逃出的難民千百成羣，蜂擁西奔。各處鄉民亦四散逃命。

李松春——一個農人——有一孩子在家。為避邪闢妖計，那小子的身上已掛有道士的靈符。長毛來了，如果靈符再不能保險，男孩當要改穿女孩子的服裝。他們都相信長毛是不要女孩的。所

以那李家年方十三歲的小子——勝德——如今便變作李小姑娘了。他的脚卻不容易裹起來，幸而鄉村女人的足不必要太小；李小姑娘，雖是冒充的，還過得去。

山上如今滿住人民，長毛就在山之那一邊。可是過了一個月，村民還是相安無事。那小子勝德雖是穿着女裝，每天仍到野外牧牛。

有一日，勝德正在放牛，突見有道士十人，迎頭而來。其中一人就是常到村裏賣符的。勝德一聞其聲，便認識其人。然而這是多麼「非道家的」惡聲：「來呀，夥計們！好牛肉啊！十條肥牛只有一個女孩子看着哩！」這又是多麼「非聖道的」怪狀——他們解開腰帶，除下佩刀，提在手中，急跑奔來？把牛都捉了，卻用腰帶做牽牛的繩子。

「不要動手！」勝德大叫。「放了那牛罷，那是我的！」他一手拉着一條牽牛的帶子，一手又扯着一個道士的袖子。他年紀雖少小，但抵抗力確強大——你看他，且拉，且扯，且叫，且喊，積極奮鬬，毫不妥協。賣靈符的老道軟化了一半，轉用柔言蜜語來勸慰他。

抵抗是無效的，或者他們肯講理吧！「道士不吃牛肉的，你們自然也不吃——」他對老道說。

「我們吃牛的，」他答面作猙獰可怕的笑容。「我們還吃女孩子哩；如果你是頑皮不讓我們，連你也吃了。放手罷，不要說了！」

「你從前說過你是吃素的。我父親待你很好；但你偷過他兩隻雞。你的良心在那裏？」說完了他又大叫：「父親啊，父親啊，來啊！」

「捉了那孩子！」老道發令。「我認識他。他家在山尾大村裏的。」

因有那山尾隔住了，所以勝德的喊聲傳不到村裏。他發足狂奔，快是跑得很快，不過他的裹足布鬆散了，把腳纏着，他便一交摔在地上。道士趕來把他捉住；他仍在叫喊。

勝德的口被塞住，他手脚都掙扎；他的手又被反縛了。道士們把他放在牛側，牽着牛全體從容而去，卻屢次向着漢陽回頭而望。看見沒有人追來，老道嬉笑發噱說：「那些可怕的長毛賊啊！連我們和平的道士也要佩起刀來自衞。這就是我的法寶了。看見嗎，小姑娘？不要摸它！刀嘴快利得很呀！」

他們一直走，避開村落。路上勝德掉在地下一次，全身沾了污泥。他們把他扶起來，任太陽曬乾

了。春天的天氣漸暖起來了，過了一點鐘，有一個道士身上發熱，把袍子脫了，忽然現出一件無袖的黃色鑲紅邊的背心，在胸前及背後都有一大圓形，上有「太平天國」四字。其他道士也照樣脫了袍子。勝德才知道已被長毛捉了去。

他們走近一個齒形的小山，馬鞍山，勝德塞口的東西已被除去。他們告訴他可以任意大叫大喊了。路上轉過一灣，稍上一斜坡便見一座軍營。營牆是用乾泥磚所築，矮屋亦然。最大的小屋塗了白色，最大一枝的旗插在其上。這座營盤是空的！但再走幾步，勝德卻看見有一塊打麥場似的大地，地上跪着整百穿黃背心的人。在人們當中有一人跪在一個磚築的高壇上——這分明是他們的頭目——「卒長。」他口中念念有辭。他正在祈禱。忽然間，全體站立起來，揮動他們手中的刀，同聲大喊，「殺妖！」（按，太平軍統率百人的頭目名爲卒長。）

這一聲呼喊也許可以嚇煞一個年紀較長的少年，但這困累疲憊的小俘虜，卻不爲之動，——那舉動來得突然，而且衆人一齊大喊，那聲音也令人不懂。勝德心裏自猜，頭一個字是「殺，」第二個他卻不懂了；恐怕連讀者諸君也未明吧！原來太平軍叫清朝人物——或兵或官——做「妖；」

「殺妖」是他們的宗旨和口號。因爲不懂他們喊甚麼勝德也有些害怕起來，但經過長途的跋涉，拉扯，束縛，加以早飯尚未入口，他頭腦有些昏迷；眼所見，耳所聞都像一場惡夢。

「看哪！」老道指着那營盤說「那就是天堂了。」看見有十條肥牛走來，太平軍高聲喊叫——是勝利的呼聲。那十個偷牛的道士也齊聲回答，「進貢！進貢！」

到了營盤，老道直走到那頭目的矮房子，屈一膝稟報他已得獲那些所需的東西；又報告鄉民盛傳天王軍士如何勇敢，所以在山下附近掘壕防衞，但卻是非常友善的並無惡意的；再稟報他對鄉民諄諄勸諭，已有大效，如今帶了十條肥美的牛回來可證明所報是實。關於末後一點的報告；他說話特多，心裏疑惑那頭目對於那看牛的小子怎對付。

卒長一言不答，信步出門看那些牛。「進貢啊，大人！進貢啊！」道士們齊說，屈一膝敬禮。

「噎唷！一個女孩子！」他首先叫喊，聲如洪鐘。「誰帶她來的？」

「大人，這是我帶來的，但他是個男孩子哩。」

「來呀，你這拐子！」老道登時雙足跪地，連叩響頭。他本來逆料那頭目此時已吃過早飯；因爲

在饑餓時他是很兇惡的。

「我們牽牛前來，他老跟着牛，不肯回去啊。」

「好！後來又怎麼樣？」

「他要驚動其他鄉人哩。」

「一個小孩子對付十個大人，你再說！」

「我們差不多被他們捉住了。」

「捉住了倒是活該的。你們在那裏滋事嗎！去罷！小子，不是你。你跟我這邊來。我不是拐小孩子的。你明白不明白？」

「大人，明白，」勝德說，學了老道的稱呼，也跪在地上。

「你是週身泥濘呀。」

「是的，我摔了一交。」

「那些牛是進貢的嗎？」

「大人是的，」因爲他恐怕得罪了那十個道士，所以也效學他們一樣的稟報。

「那嗎，你爲什麼抵抗呢？」

「因爲那是我父親的牛，我是牧牛的。」這些話勝德都是戰戰兢兢的說，身體不由不震慄。

「那是偷來的嗎？」

「他們拿來進貢啊。」

「聰明的孩子！吃過飯了沒有？好吧，來跟我一塊兒吃。脫了那女孩子的衣服罷。人來呀！找一件小號衣給這小子穿上。快的！」

「你手臂上有什麼東西？」

「大人，他們把我縛住哩；但是不要埋怨他們，因爲我極力掙扎。」

「魔鬼！我把他們統統綁起來。」

「請大人開恩不要辦他們！」勝德又跪下說。

「好孩子！來吃飯罷。」

得了這樣的鼓勵，勝德把拿來的號衣——小背心——穿上，把內衣的長袖子捲起來，又把小辮子解開，將頭髮捲起打成一結——學效那頭目的裝束。那頭目看見，眞是樂極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李勝德——打勝仗的勝，有道德的德。」

「好名字！我也是姓李的。在軍中，他們叫我做『伏地虎。』但是我不吃你。你不要害怕。來吃飯罷！沒有吃過這樣好飯菜嗎？這是牛肉。你喜歡喝什麼酒就喝什麼——無論如何，今天準可以的。不喝酒嗎？也行。隨便！這燒酒是我的藥。我是很弱的，他們妖軍都知道。哈哈！哈哈！這一座營盤原本是妖營，給我搶了過來。他們眞好，給我預備了這麼多房子。你認得這山嗎？這是馬鞍山。」

「認得，子期葬在這裏。」

「不錯，就葬在那邊。誰告訴你的？你的老師嗎？那末，你會讀書寫字嗎？」

「會一點。」

「好吧，你晚上讀書給我聽。我也認得好幾個字兒；好！你讀書給我聽。吃吧！」

早飯吃過了，李卒長今日特別的好脾氣，甚至對於全世界都充滿善意。他問他的「小老宗」——這是他叫勝德的呼號——喜歡他的營盤不，喜歡太平軍不，「不是長毛——那是一個汚辱的惡名，——是太平軍，你知嗎？」

「都很喜歡，」那小子答，「但不喜歡那老道。」

「自然，自然，那魔鬼又給我們一個醜名了。你從前見過他嗎？」

「見過，他到村裏來賣靈符，說可以克治——不是你，但他叫那些——」

「長毛賊嗎？說罷！他這樣叫我們嗎？他眞走好運，碰着我剛吃過早飯。我們佔了漢口，他就逃了離開我們。他利用他的號衣去搶劫，去恐嚇百姓。他賣靈符嗎？什麼符？」

「是這樣的。」勝德忙從衣裏把掛在頭下的掏出來。

「眞笑話！那瘦鬼！不要丟了去，留起來以紀念那些壞道士和他們的詭計。再說！」

「他又會弄神通，能令一個孩子忽然不見了，他們說。」

「你自己能，大概他們正在說着你忽然不見了。你們鄉下人眞輕易信人話啊。但是你如今已

是不見了，只好暫且留在我這裏，等到有人來領你回家吧。你暫時做我的孩兒罷。我從前也有一個兒子，不過沒有像你是個讀書人罷。他在我眼前被人殺了，他母親被人欺負，被人搶了去。我從前在南方也是一個鄉下人。他們那些妖兵！他們還要試我的刀哩。『惡有惡報』和尙和道士都是這樣說。看看那邊啊。看那有燈的山。我們的大旂在那裏樹着。我們暫時放棄漢陽，讓妖軍得了——妖就是偶像邪神魔鬼，你知嗎？——好像貓放耗子走幾尺，又像老虎放猴子跳幾步。但是老虎常伏在地上看着。」

「我們在山之那邊有好幾座大營盤，而且救援兵就快來了。他們『沐猴而冠』的妖又說甚麼呢？他們不能勝的。他們現在沒有偶像拜了，沒有泥塑木雕而戴上人帽的神了。他們現在要拜紙造的神了。他們的將官都是紙老虎。來讀讀這書罷。」那卒長拿出一本書，內有幾頁是摺起的，以示愛讀之篇。

勝德拿起那本書來讀，「你們不可作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爲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

敬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舊約利未記二十六章一——二節）

「你明白嗎？這是聖經啊，這是教人不要造偶像又不要拜偶像的。所以我們把一切銅的偶像都鎔了來鑄大礮和銅錢。你看這大錢吧。」卒長一邊說一邊拿出一枚咸豐當百的大錢給他看。「這顯出就是那猴子皇帝也鬧窮了。一個錢有多重就應該值多少。但這錢卻在後面寫明『當百』，可見他們實在窮了。翻過來，有『咸豐通寶』四字。『咸豐』這名怎解的，你曉得嗎？」

「人人豐富，」勝德說。

「人人拿這錢給咸豐都是這樣說，但試把那兩個字分拆開，就看見咸字成爲『一人戈』三字；豐字是兩『主』加一『山』字，下有『豆』字。連起來念便成一歌謠；我唱給你聽：

一人一口起干戈，

二主爭山打破頭；

（按此係原文見「太平天國野史」）

咸豐帝取這年號，拆開來果然如此不祥，眞是偶然；中國叫這做「朕兆，」「讖語。」這正似法

皇「拿破崙」之名，分拆起來。即為「拿破崙，人民獅，向前進，毀城池。」（譯意，原文是 Napoleon, on, oleon, leon, eon, Opoleon, poleon.)

「天條是不能違犯的，」卒長繼續說；「即使錢上的字都證明。來，又看看這錢吧；是不是光明新亮啊？這是我們的制錢。這是天王頭一次模鑄發用的。面上有『太平通寶』；背後上有新月形——那是天王的指甲痕，這就是——」

「日月為明，」勝德說。

「對了，對了！又看看這一個，識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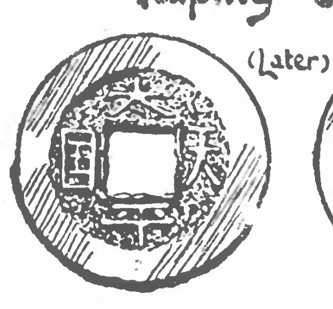
「太平天——甚麼？是國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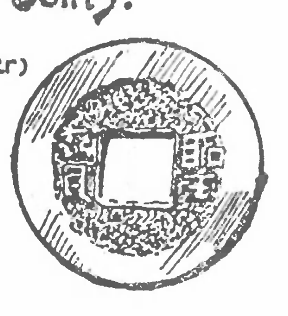
「自然，自然！」

(Earlier)

Taiping Coins.

(Later)





太平天國制錢

上初期　下後期

「但是這不同尋常的國字啊。」

「一點不錯，」辛長微笑說。「尋常的國字內藏『或』字。尋常的國所以不能長久。我們的國，內有眞『王』，長久無極。又看錢的那邊吧！」

「聖寶。」

「不錯，因爲天王統治天下是替天行道的，故名爲聖。」

「那本書是『天書』嗎？那就是有一老人在山谷中給天王的嗎？」勝德問。

「山谷老人的故事我不曉得，但這本是天書的一部份。天書有好幾卷。有些有註解的。這是最初印發的。我只有這一本，眞不夠運。這書是從西洋來的。西洋地方眞好。來讀一讀這篇。」

勝德就高聲念：——

「我將毀壞你們的棚廠和樹木，打倒你們的太陽神像，把你們假神的屍骸放在屍骸之上，而在我心中拒絕你們。」

「好，我們對敵人就是講這道理。你聽過漢陽的寺院廟宇嗎？現在我們毀壞一切泥塑木雕的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 獨一真神
讚美聖主為救世主 獨一真神
讚美三位為合一同 獨一真神
真道啟予四道相通
天父洪恩廣大無邊
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知者榮耀天堂路通
能知悔改魂得昇天

殺妖

我乃爾上主皇上帝
於爾地以伏拜之也我乃皇上帝故爾
聖堂倘遵我法度而守我律例且遵行焉則應期將降而
卷之三第二十六章

Taiping Doxology as sung in the camps of Hung-

左太平天國聖經之一頁
右太平軍中之讚美歌

東西。但是我們喜歡銅的多一點。我最喜歡銅了。我陞官都是得力於銅啊。——甚麼?」卒長忽然對着站在門口的一個兵大聲喝問。

「那邊營盤打鑼打鼓啊。」

「不要嘈!」——一隻眞老虎大叫。「你們這樣喧嘩嘈鬧，人怎聽得說話聲啊?沒有事。不過是操練罷了。你們也去操練啊。」回過頭來卒長細聲問勝德「你看，我能叫喊嗎?」他聲如洪鐘，只有聾子不聽得。勝德唯唯而已。

勝德留在屋子裏看守，卒長叮囑他不要偸去一座銅礮——那是卒長的愛物。勝德在屋裏卻可望出去看見他們一切舉動，很爲淸楚。全體兵士跑出營外齊集那祈禱的大場，分行排列，號角聲響着，鑼鼓之聲交奏。全體操演進行。大旗小旗，五光十色，紛紛揮動。這都從淸軍奪來的。原來淸軍旗幟甚多，一座營只有十間小房子卻有大旗十八面，另小旗無數。旗是三角的，紅地鑲白，邊作狗牙形。他們從敵人方面奪過來之後便改作太平軍旗樣式。紅色表示勝利，白色表示死亡——這是那卒長後來所解釋的。

全體操演了一會兒，有些兵士拿起長竹竿來舞弄，橫掃直刺，回旋跳躍，方式不一，至困累始能手，他人又起而繼之；同時鼓聲不絕於耳。舞竿既畢又舞刀，刀光閃閃，花樣亦多，均作殺敵狀。勝德看得目瞪口呆，但未聞有礮聲，沒有虛耗彈藥。卒長的愛礮之外尙有幾尊小鐵礮，彈徑不過一吋半而巳，彈子以鐵鑄，其工甚粗，堆列兩旁。

卒長回到屋裏，叫取點心——這只是一壺燒酒。「如今我告訴你我的愛礮的故事吧，」他對勝德說。「前些日子，我們打到湖南一座城，城上有十八個妖兵執着旗幟。我們對着開槍開礮，直至旗幟都打爛了，變成布帶。但是那些妖兵一個都不死。他們也不向我們射擊，只是站立在那裏。我們奮勇攻破了城，那回是我帶隊的。哈，你猜猜我們見的是什麼？原來那十八個妖兵卻是銅製的羅漢。那些膽怯的娃娃們都跑光了，卻留下羅漢守城。我們白耗了不少的子彈，因爲那些偶像都穿上紅號衣，與妖兵無異；我們在城下被煙遮蔽不知道是不是一幫死了第二幫又上城防守。那些小子逃出那邊城門；十八尊羅漢便跑入鎔爐去，洗完了一個熱澡，出來便變成兩尊新礮。這就是其一了。」

「我很喜歡你。你叫我做父親罷。叫啊！對了。到外邊去再拿些酒來。」

那小子如命出外大叫，「廚子！大人要些熱酒，快拿來！」

「你的聲調眞好。『大人』叫得好聽。『要些』不是『多些』」——字眼兒用的妙。有一天你也做將軍哩。，來你也喝一杯。」

勝德勉強喝了一杯——咳了。

兩人開心談話不覺已到晚飯時候。其時卒長已把那老道和那九個賊道大駡了幾場。忽然有號角之聲自遠傳來。卒長聽了，頗覺驚訝。他自己營裏的號兵也拿起號筒來照樣大吹。號角一響，兵士們人人整飾衣服裝束，有些把髮散開再打起結來捲在頭上。修飾旣畢，全體出營齊集那士場上。

卒長裝修好了，望着鏡子瞧了一瞧，叫勝德拿了那本黃皮聖書，並準備念早上看過的那一頁。

「你高聲念呀。念完了我們唱歌，然後我祈禱，最後全體喊吶。你早上聽過了。」

是的，那小子已聽過一切所云，但總不能把上陣打仗的口號與禮拜上帝的典禮聯在一起。他現在要幫忙施行這典禮了，至少也幫辦一部分的儀節。兵士們已排列成一四方形，當中空着，人人

向着中間的土壇。那時，衆目睽睽都注視着勝德；如謂一個鄉下小孩子初到此地，驟有此經驗而不覺得可怕，那眞是超人了。到了空地當中，他的心不由得不亂跳。

那卒長叫全體肅靜，再宣布，「我的義子讀聖書。」勝德當即用小孩子尖銳的聲音朗念舊約利未記二十六章，字字淸楚。那時他心裏有一個思想，那老道斷不肯聽從這些經文的，他只聽他的神仙或佛爺吧。一邊想，他一邊看聖書，只怕看見那老道，不好意思。他愈想愈覺害怕起來，因爲自己乃是那老道丟臉——犯罪——的原因。

念完了，大約明白的人不多，全體兵士高唱讚美歌，聲音嘈雜，音調高低不諧。歌曰：

「讚美上帝爲天聖父　獨一眞神
讚美聖子爲救世主　獨一眞神
讚美三位爲合一同　獨一眞神
眞道啓予四道相通
天父洪恩廣大無邊

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知者榮耀天堂路通
能知悔改魂得昇天」

唱畢，全體下跪，肅靜無聲，李卒長乃取出一本用了許久的小册子，讀一篇祈禱文。文辭是對「天爺」和「聖母」禱告的求赦罪之言云，「我等罪人敬求天父赦免我等之罪。」禱辭最後的一句云，「我等遵守天條殺妖。」（原註：「聖母」名辭是太平軍第一次用非基督教的雜質攙入其宗教中，這不是指耶穌之母馬利亞，或由天主教所常用之名辭所暗示未定。他們所禱告的「聖母」是意指上帝之妻也。有些營中，讚美詩辭已被改竄，神聖名辭已易作各王。基督教分子漸被此種褻瀆舉動所屏去了。）

禱畢，全體一躍而起，高揮手刀，大呼「殺妖。」禮拜完了。

卒長不作一聲回營裏去，勝德偕行，其餘兵士們毫無秩序地慢慢跟着。這禮拜典禮對於勝德的義父恍惚是發生一種鎮定其脾氣的效力；但對於小事則是如此，對於無禮不義之舉，他的怒氣

卻增高了。肚子餓了，他更心緒不寧；禱告之後，他不寧的神氣好像融化了而成爲反對偶像和拜偶像的僧道之熱力。當他在禱告時看見那老道站在那裏微笑，他對着他射了一眼——這是咒詛的一望。如果他的脾氣再按捺不住，老道危矣。

「念得好呀，孩兒！」卒長對勝德說，「他倆回到小房子了。但是不要多謝那拐你來此的瘦鬼。你還有父親嗎？好吧，忘記了他，等他尋到來領你回去之時再算。我又到那裏去領回我的親生兒呢？他已經昇天了。他是一個眞好的孩子。哼，那些該殺的妖！你現在是我的兒子了。我說，你眞念得好。」那時，晚飯已擺開，他從一個箱子裏拿出一張精緻的信箋出來，上寫着剛才所唱的讚美歌。「拿起那管筆來寫下兩個字在下面，『殺妖』兩個字。好，辦完了。以後你如果要離去，永遠不向他們——妖——跪拜。答應我這個。」

「我答應，」勝德很熱誠地說，因爲他大受那禮拜的感動，對於環境也覺安心。

卒長拿起筷子來，現出很兇惡的樣子。「那些文官，都是忘八蛋；那些武官兒不過是紙老虎，實在是紙狗。『畫虎不成反類狗』是也。紙狗拜泥升木。我們要看着不許他們有銅可拜了。銅可鑄錢。

哈，哈，他們都拜錢啊！」

翌晨，勝德一早便起來了，他的「父親」呢，尙擁被高臥，鼾聲如雷。他開了門，靜悄悄地走出去，四面觀望。守衛兵見了他，用嚴厲的說話盤問他幾句。「他們妒忌我了」是他的思想；但他那時半屈服的態度忽然變爲身分高貴的態度。「大人要茶哩，」他回答那衞兵，他繼續這樣說，愈近廚房其聲愈大。

廚子被他呼醒了，忙起來生火燒水。不移時水沸了，茶也泡好了。

「好兒子！你的家教眞好！『百善孝爲先，』他們一班懶鬼！我不罵他們，總是不拿茶的。再叫廚子做三個糖餅來。」過了不一會兒，餅也拿來了。

卒長的衣服還未穿好，有一個兵進來報告說，有一個鄉下人要謁見。他看見有一人向屋門走來。他衣服襤褸頭纏黑布，似有病狀。」

「幹甚麼？」卒長喝問。

「干爺啊！」那人哭了。勝德一聞其聲卽大叫，「父親啊！」

「是我的兒嗎？」那哀求的人驚問。

那卒長把兩人看了一看，即說，「衞兵走開。老頭兒，你起來，進來吧！」

那老人俯伏不動，高聲哀訴謂他是一個窮人，本來四個兒子，但三個年長的都在漢陽被太平軍殺了。「他們不該抵抗義軍的，他們抵抗了，所以死了。現在我只有這一小子留下了。」

「孩兒，是不是呀？」卒長問。

「眞的，一點不錯！」好一個孝順的孩子，不管父親說的對不對。

「旣是這樣，你只好令勝德留在這裏，幫着太平軍。我們對於鄉下人，温和如同小孩子一樣，但是有抵抗的就死。打我們，我們必得報復的。」

「唉唷，我是這樣窮，這年頭兒又不好。」

「那十條牛是你的嗎？」

「我恭恭敬敬的貢獻給大人；但請求把孩子還給我——我那獨子啊。」

「你這樣窮，還是這樣慷慨；但是勝德現在是我的義子了。我要教他說眞話。」

「他眞是我單獨生存的兒子啊。」

「我相信的，我也相信你很愛他。我只留下一條牛，我也把勝德還給你——我自己的兒子是給他們妖殺了。我把勝德放還給你，只要你依我一件事。」

「王爺，就是一千件事我也應承的。」

「只要你依一件事，就是要你說眞話，不撒謊。依得來嗎？」

「自然，自然。」

「這話就是假的，即如你以前所說一樣。十分窮的鄉下人自己穿了破爛衣服，但斷不會把好衣服給小姑娘穿的。他們也不買靈符給孩子掛的——掛上靈符來治我們，把我們當作鬼怪對待。」言下，他伸手從勝德的號衣之下把靈符扯了出來。「你看嗎，我叫他留下靈符。幫忙他相信道士相偶像哩。我知道你化了多少錢買來的。我又知道那是一個偸雞賊在蔡甸所造的，那賊把他的黃號衣賣給另一個賊，他們四出搶劫，到處汚壞我們的名聲。我什麼都知道了。你們茶館子掌櫃叫什麼名字？」

李老頭躊躇了一會兒答，「叫劉福堂。」

「好，迫得你要說眞話了。不要哄我騙我呀。我也知道有一個人名叫李松秀的乃是本地第一個財主哩。你認得他嗎？」

「王爺，開恩饒恕，不很有錢。這年頭納稅很多哩，又加以水災。」

「是的，納稅給那些拜泥拜木的妖官啊；水災是天降災殃以懲戒下民的。我們來打救你們，而你的孩子卻要抗拒天軍，卒被打死了。有幾個呀？呀，少說話吧。你不能誆騙伏地虎的；這是我的名號。一我在黑夜裏可以看見東西。我可以長嘯；而且在必要時我可施用爪牙的。但是起來吧，老頭兒。兒子站着，做父親的不該跪下的。你用意原是好的，不過在天國裏這樣幹是不行的。我只要恐嚇撒謊的人使他變爲說眞話的。你是懷着很好的心腸，你的兒子眞把你顯揚了。你要他嗎？我不是個拐孩子的，也不是偷牛賊。同我們做朋友的，我們都待他們是朋友。鄉下人喜歡我們，都拿貢品來。出來這裏！看吧，湖上有打漁船，田中有農夫。問問他們喜歡我們不。進來坐下吧。請寬恕我的粗鹵氣。你要遮遮掩掩，所以我那樣對待你。勝德，叫茶來。」（原註：現在問此處的老人「喜歡太平軍嗎？」衆口一

辭都說，「他們初來時對我們都很好的，很好的。」）

現在禮貌很爲週到。李老頭兒的疑惑完全袪除了，他開口感謝卒長待他的兒子那麼好。

「你拜甚麼偶像的？」卒長問他。「從前我也是拜他們的。」

「近來我也不拜了；因爲我們村鄉的聶老師不信偶像。

「眞有見識啊！但是他拜什麼呢？」

「我不知道，但他相信天命的。」

「我們也信天條的。但是我們也禮拜哩。你不久便可以看見了。我們禮拜上帝。但是不要拜那山頂的大神像啊。你知道他本來是個甚麼東西嗎？我聞說他原是一個強盜哩。是不是呀？」

「是的，但是個刼富濟貧的。」

「哈哈！如果我生在他的時候，他們也要拜我做神了；我眞不喜歡哩。我寧願在這裏當一個卒長罷。

「但是那偶像是用甚麼東西造的？」

「他的身體大半是銅造的，但這神像是很古老的了，因常常搬遷，故有損壞。其餘是木造的。」

「叫那老道來！」卒長喝叫。不久，兵士們把那道士帶來，推進屋裏，垂頭喪氣「跪下，你這光棍！老道登時雙膝下跪。「那山頂的大神像是什麼東西造的？」

「大人，我聽說那是銅造的，鎔化起來可以鑄成好幾尊大礮啊！」

「誰說我要大礮的？去罷，如果那個銅偶像明天早晨不拿得到來這裏鑄錢，我把你當做奸細看待。再說一句話，便斬你的頭！去罷！看着那傢伙——」對兵士們吩咐。「叫他回來。你今早得要帶一班弟兄去把那銅偶像拿來。」

「大人，」老道哀叫，身體震慄惶恐，「那大像只好由水路運來，但是我只認識陸路。那湖灣曲太多哩。」

「我不信你的話。如果明天不拿來——」說至此卒長忽然想得辦法，卽揮手，「去罷。現在要三十個義勇軍。」

那三十人方在集合中，卒長對李老頭兒說，「你們的大王——神像——生在今日也要來當太平軍吧；如今要他來幫忙我們來打救人民也很合道埋呀。對不對？」

李老頭兒心裏以爲最好是回答，「是是。」

「請你引路去，好嗎？你回來時，你的兒子便跟你回去；你要是喜歡呢，連那十條牛也帶回去。九條嗎？好，就是九條吧。」

那三十名義勇軍已經報到了，卒長吩咐，「在那山頂上有一座神廟，廟裏有一個大偶像是銅造的，大半是。我的朋友，勝德的父親，現在做你們的嚮導。駛三隻帆船去，今晚把那神像拿回來。不要騷擾鄉下百姓。不要弄出一個醜名聲。只要那偶像，不要其他東西。把妖殺了！」講最後兩句時，他把手在桌子上一拍，連茶壺茶杯都震動了。他們退出之後，卒長對老頭兒說，「我的小虎子都是馴服如小羊的，除非他們受人攻擊。但如果鄉下百姓們要用暴力抵拒，那嗎，莫怪他們張牙伸爪來自衛了。你明白不明白？」

其時，號角大響，召人禮拜。勝德把這儀式給他父親解釋，並告訴他全體官兵都要禮拜上帝。

「我也可以來嗎？」老頭兒問。他很不願意當嚮導，但他的兒子呢，他必要得回的。

他被指定站在那四方空處之一角，到此時他很悔恨不曾穿了好一些的衣服來。他自悔錯聽

了隣人的說話了。他看見他的兒子高高站在卒長的身傍，念得眞好。他的心不由得不亂跳。他在這時已很尊敬那卒長了。他從前只看見過一兩個人同時拜偶像而已；而且當讀聖書之時全體寂然無聲，尤其是在跪下禱告時全場肅靜，眞令他大受感動。唱歌之聲，也震蕩他的耳鼓。這眞是高尙神聖。那是讚美上帝的。他恨自己不識歌辭。也許勝德會教他。卒長再念那禱告文。他卻不大懂得。最後的口號更令他驚駭。

那一頓早飯眞是快樂的。他的愛子在他眼前，卒長又非常和藹可親。食間，他們談起鄉人之恐懼及布防事，與及他們怎樣妨礙天軍。老李卽答應回去之後必定盡力疏解。他很喜樂地答應勝德留在營中候他回來。食事旣畢，他卽偕同那三十人動程。他們都把軍衣翻過來以免驚動鄉人，那藍色的鑲邊大概不惹人注意吧。他們的頭髮也捲成一結，但改在腦後如同鄉人而不在頂上。每人拿一枝槍一把刀。卒長最後發令，「只許自衞用的。把那銅偶像拿回來，那就好了。拿回來而不費一粒子彈，那就更妙。」

他們出差的一行三十一人十分快樂。三個兵棹一隻船。其餘用力幫忙着。老李決意不帶他們

駛船直到村邊，但到山之那邊便登岸，這因爲一則可以避免村人注意，二則自己又可免被同鄉看出是引路人。他們說說笑笑，快樂非常，老李差不多忘了自己是外人了，但是舟槳搖動一次，他便覺得帶引了三十個「長毛」回到自己鄉間近一步。

當道士們搶牛和把勝德拐走之時，開茶館的老劉的兒子劉發適在後看見，即飛跑回村告知他父親。老劉這人奸邪狡猾，禁勿張揚，恐惹大禍。他知道「長毛」果然來了，村中治安不保，於是連夜把金銀和珍貴東西埋藏在地下。這些東西都是賊贓，原來他私下勾結了一夥強盜，坐地分肥。他知道太平軍紀律很好的，勝德不久必被放回來，所以過了許久他才把被拐的消息傳出來。勝德的父親自去尋兒，老劉卻忙着預備實現他的計劃——即是鼓動鄉民抵抗太平軍再來。翌晨他通傳消息與附近各鄉謂老道實是奸細，偸牛與拐去勝德都是他引線的；又煽動村民說長毛隨時可以再來的，再來時人數必更多了，搶劫必更厲害了，他們必得要準備着。他教他們家家取出乾柴堆起來；一見有可疑的賊匪前來即燒着柴堆——放烽火報警。他又教本村的人一遇有警即齊集他的茶館各攜刀棍等器械。

那山頂廟的老僧獨居山上，一向終日無憂無慮無思想，無事無求無嗜好，清靜安閑獨享消極的快樂。自從他的徒弟私逃了，他自己要燒火挑水。遊客和拜神的愈來愈少，而且風聲鶴唳，光景不佳。法輪自轉，他的心神也不得不像轆轤似的亂轉。如今太平軍已到山麓，他不禁日憂夜慮，從前的清福眼看再不能享了。他早聽得太平軍毀偶像殺僧道之事，他求生之欲自然迫他想法子躲避。如今長毛已紮在馬鞍山了，他在一個山墳石碑後邊私自掘了一大穴，可以容身，石碑擋着前面不易看見。是日，他俯覽山下，忽見煙塵起處，有一大隊人直向山頂而來，而且步伐行動很像軍隊。他看見他們經過一村，又整隊前來。他的心房不由得不亂跳。他的手掌自然而然地合什起來，嘴裏念一聲「阿彌陀佛！」——也許這是他一生念佛最眞誠的一次。

老僧迷亂不寧的心神忽然被一種呼聲驚醒。「長毛來了！點火吧！」他又見山內村人飛奔到一個楊家邨地方。那邨被一個高嶺遮着，他看不見。他頭腦愈覺昏迷，勉強把僧袍脫下換上一套平民衣褲。他急忙中發着火，把燈油倒在柴枝上把油燒着——成爲報警的烽火。他全身發抖，深恐未曾躲避妥當長毛已到了。忽然後邊有聲發出，他嚇了一大驚。回頭一望卻見烽火的煙薰着林中的

鳥，所以一陣亂叫拍翼飛去。他急忙跑到那山墳藏身穴中，把石碑遮擋。他頸下胸前的念珠尚懸掛在那裏，但已被汗濕了，他手指數珠，口裏念佛，其速度比平日何止加多數倍。

「砰！砰！砰砰——砰！砰砰」一礮聲連續的響了。人聲龐雜，大呼大喊。在那混雜的聲音之上，忽聞，「官軍來了，殺長毛啊！」一人聲鼎沸中，腳步聲已近山上。有許多人橫衝直撞，大喊「官軍來了，殺長毛啊！」

廟裏塞滿了人——但是村民。礮聲斷斷續續愈響愈大亦愈清楚。這都是老劉所放的鞭礮。這眞是妙計；看哪！那三十個長毛只站在廟下之高處。在其中卻有李松秀，他們的嚮導，那老頭兒正在大聲講話想令村民聽得。他們都很恨長毛，如今人人都喝了燒酒，更恨老李入骨。人們恨通敵的漢奸比恨敵人爲尤甚的。

老李在那裏不斷的講話，但村人不斷的大叫，「官軍來了，殺長毛啊！」然而這呼聲巳失了效用了。官軍爲什麼還不來呢？那些鞭礮也快放完了。那三百村民快要打仗了。那些長毛確是沈着而鎮靜，只候着官軍和村民開始攻擊。

礮聲不再響了。他們只叫，「官軍來了！」那三十人回頭而望，卻不見官軍的影子。

老李一再大聲疾呼，且揮手叫他們回去。「回去嗎？甚麼？讓長毛佔了廟堂，居高臨下隨時可下山攻我們嗎？」村人這樣想。他們此時又以爲老李一向都是漢奸，暗伏村裏。他想保全自己的田地，卻犧牲了他們的。他們不斷的咒罵他。那三十個長毛稍有動作，正在裝子彈。村民人人檢起石頭擲下來——最大塊的。有一塊落在長毛腳下。長毛此時憤怒了，對老李說：「你可做證人，我們是被攻擊的。」小羊變了小虎了。他們懷着善意上山，現在呢，怒氣填胸了。

不必叫老李做證人了；有一根鐵嘴長矛飛下來，好像一枝飛鏢，射中老李，他登時暈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一見了血，飛矛和石子又如雨般射下來，一聲號令，「放槍」又一聲，「衝鋒。」

三十枝銃槍同時射擊，有幾個村民應聲而倒，其餘都逃入廟，因爲廟下之路是太空而太露。他們把廟之前部燒着以資衞護。廟後有一塊空地。「人人拿一枝火把。長毛來了。」他們扒山而上，到了廟門，但因火燒着不能進去。但是他們可以隔火放槍。村民分開左右，各從廟側攻出來。有一長毛中矛而倒。他們奮勇衝鋒。好一場肉博戰——槍，矛，刀，石，拳頭，槍頭，一陣亂打。有幾個人倒了。喊殺之聲沖天。

結果，長毛佔據了那廟，只餘十五人。他們放槍，有幾個應聲而倒。村民以矛以石衝鋒；再放一排槍，村民四散逃命了。在半路他們遇着援兵，是從別村來的，即時反攻。有一隊從廟後偸偸的攻進去。再有一兩個長毛倒了。長毛卒不敵，一邊放槍一邊沿山石逃走，回到剛才站立的高地。有一人倒在老李屍上，快要死了。留他在那裏，其餘總退卻。時，夕陽已落，戰鬭已歷數時了。長毛只剩下十人。伏地虎快要大嘯了。

長毛走了，村民忙於救滅廟火，檢拾傷亡，又把傷亡的長毛斬了首級。最後下山的人指着那偶像罵道「你這邪神歷年吃了我們的香火不少，到有災難時卻不能保佑我們！」其他村民聽得，也不批評他的說話。

人聲已寂，老僧始敢出來。他靠着新月的暗光照路，慢慢回廟去。幸喜那一盂冷飯還保留未動，因得充飢。

村民回去，忙於救傷葬死。劉福堂此時大肆威福，迫令李家擔負喪葬之費，因爲長毛是李老頭引來的，他從中也得了點好處。老李的妻此時不勝悲哀——子亡夫死——是村民殺死。他生前幫

忙過的人現在都罵他是漢奸。幸得一二鄰人還肯幫忙去找着老李的屍骸舁回殮葬了。翌日，老李的妻和塾師聶先生——老李的眞朋友——商量，村民逼翻鬧了禍，長毛必定大隊人馬回來報仇的，他們不如先走之爲妙。她便把住房田地一概賤價賣給劉福堂，即將細軟和房地價收拾起來。聶先生偕着她連同自己妻女一共四人，雇船過了湖，暫在聶先生的小舅子家裏住下。

是日是那太平營裏多事的一日。約在中午，有一騎士由駐在另一座山的軍營前來報告，謂有大隊援兵由湖南開到，那是遇着曾國藩的軍隊而撤退，以增厚此間中央區的力量的。那傳令官又帶了上級將軍的命令來着李卒長率隊開拔到再爲深入的內地，約有一日半的路程，兼着其造一營盤可容一倍的兵額。傳令官又說，他們還未有恢復漢陽，但得有此援軍希望很高了。

李卒長接令立刻準備開拔。子彈及軍糧都裝在船上。卒長的愛礮和全營一切公私用具都下了船。漢口鐵匠們所進貢的鐵器——如鏟，斧，鋤之類都運到湖上——預備到新防地造新營盤。

「換換防地眞開心，」卒長在吃晚飯時說。「生命沒有仗打好像是煮菜沒有油鹽一樣。我巴不得開到漢陽附近哩，那比深入內地更好了。」

「父親，你眞喜歡打仗嗎？」勝德問。

「喜歡嗎？哼！打仗是我的命根！再來一壺燒酒！」

那時，有一兵來報告，「大人，我們上山看過，還不見那三隻出差的船哩。他們大概在夜後才能回來了。」

「把那老道帶來！他的臉皮要發癢了。」

老道帶來了，他哀求開恩再候幾個鐘頭。

「你會弄神通的！」卒長怒氣騰騰的說。「你會使掩眼法遮蔽着神像。你會貼靈符來治我們。誰是以怨報德，恩將仇報？誰偷人家的雞？誰偷人家的牛和拐人家的孩子？你這賤種！他們這時應該把銅神像拿到來了，總是你作祟之過！」

「勝德，給我寫四個字——太平天國；當心不要寫或字在當中，要寫王字。」

「寫得好！弟兄們來吧，把這字刺在老道臉上。」老道怎樣哀求，一概不管。有兩個人拿了針把那四個字分刺在他面部。

「拿墨來印上，孩兒。我很喜歡這辦法，但是如果我的小虎們遭了毒手，恐怕要用刀把這四個字括下來了。擦墨罷，多些。你敢（對老道說）在明天晚上之前洗去這墨，你以後便再沒有頭來洗了。眞可惜把這幾個好字刺在你的醜臉上。不知那針刺破了他的面皮沒有——那是怎厚的。你的頭在你肩上的日子也不多了。說謝恩吧！」

老道叩頭說，「多謝大人恩典。」

他倆說說笑笑不覺已屆二鼓時候。卒長要睡覺，吩咐勝德說，「要是你喜歡呢，你可以站站夜班。這是當兵的一種職務，但一到四更，你必得躺下，不管睡得着不睡得着。你還是外行。夜坐無事，你可練習讀聖經，明天便可像燒鞭礮般一口氣念下去。他們更看重你了。」

勝德在那裏守夜班，眞難過啊！書在手裏，稍有聲響他便驚起來。在卒長呼呼的鼾聲中，有他的兩匹馬的頓足聲，衞兵彳亍巡邏的步聲，兵士們偷偷擲色子聲，管理軍船的兵士的嘈雜聲飲酒歡笑聲。又有遠村的狗聲，野外的蛙聲，間以飛鷹的鳴聲——都使深夜的寂靜更爲緊張。他覺得非常的寂寞。他想起母親來，幾乎哭出聲。那小子來了營裏不過兩天，經驗眞深，見識眞多啊。無聊之極，他

信步出門四眺，仰見一彎新月正在湖上天邊。山水風景充滿岑寂的畫意，一二蝙蝠在似乎是空洞的營上飛來飛去。再望那月光亮照的湖水，他便想起引路未回的父親。

時交四鼓，夜景愈覺淒涼。「砰！砰！」什麼聲？是兩聲槍響。衞兵發足奔來。「叫醒卒長，」他說。勝德走近卒長床前叫醒那酣睡的卒長。那伏地虎立刻起來，一聽得有槍聲的報告，卽下令，「咱五十人去接他們。那是取銅像的弟兄們回來了。哼，有點奇怪！更奇怪的事還要出現哩！」

過了幾分鐘五十人都準備出發，全副武裝，軍械配足。有十餘人拿了火把，向西走了幾里路，他們便遇着出差的十個人，週身拖泥帶水，狼狽不堪。他們說，月亮沈了，他們失了路，掉在泥田裏。他們當中又有二四人受了傷，其餘要輪班背負着走路。其餘經過情形已見上文。

卒長聽了報告，怒火上騰，不可遏抑。但此時的咒咀大罵，都是空言，等一會兒便不是了。

「大概死了罷！」勝德聽得關於他父親的消息，一時驚得呆了，似乎不能相信，只有瞠目啞口，頭昏眼花，又見卒長正在大怒，不敢哀哭。這種景況眞是難過。

天色微暝，有一大隊人先行出發，留在營裏的還舉行禮拜。勝德照常讀聖書，雖然讀得異常流

利，但聽者都不能入耳，就是那些經句也不易懂得。但正因其雜有猶太名辭，不易懂得，此時反增加其神祕性而其一切命令更發生非常的效力。末了，「殺妖」的口號，現在雖然喊的人數不多，但人人喊聲都增了重力。

吃過早飯後，銅礮響了三聲，全體乘船出發。新開來接防的隊伍早到了，互相見禮換防。新到的頭目派兵一半送李卒長到湖邊開船。兵士坐的大都是小船——舢板，都是從清軍奪來的，另有三四隻帆船而已。船上均滿插旌旗，威風十足。風順帆揚，船行如箭。岸上送行的弟兄們放槍致別。

勝德在卒長船上坐着默默無語，心裏記着母親，聶老師，師母，和老師的小姑娘。其餘的村人隣人他都忘記了，尤其是劉福堂與他的兒子亞發。

「你的村子就是在那邊嗎？」卒長問。

「是的，」勝德忽然驚覺回答。

「我們不在這邊紮營，卻在漢陽那邊。我現在是你的眞父親了。」

「是的，父親。」

卒長又問他的村在那裏，勝德指出。

「沒有辦法了，」卒長說。「我們過了這兒，靜悄悄地從山後登岸。你的父親大概已經過去了。還有誰來照料你呢！只有我吧。」

「我還有母親活着哩。」勝德差不多哭出來。

「不要緊，我們不傷害婦女的。大概你的老師也不同他們一起的。」

卒長是不是要屠殺全村呢？

船近岸了，被焚的船——太平軍出差先來的三隻船——餘燼還在。一股黑煙在前面突起，有一嶺上又有大火燒着。搖船的得令加倍努力。船泊岸了，卒長一躍登岸大叫，「人人隨我來，只留下三個人看守一隻船。」他們衝進第一村，由柴堆上取了柴枝，放火燒村。不移時，烈焰冲天，全村着火。「弟兄們，過別村罷！記着那二十個喪命的弟兄啊！」再焚了一村。卒長號令，「上山頂去！」其時山上山下，人影都杳，只剩雞飛狗走，另有幾隻猪和牛而已。卒長下令，「把村人都殺了，一個不留！」

他相度形勢，就選擇半山上空地爲紮營之處。山上樹木都用得着。「拿大旗來！把它掛在至高

一顆的樹頂上——眞好旗杆啊！你們有些人下去村裏把雞牛豬都捉來。」命令都遵行了，太平軍旗遂飄揚於山頂。

不過兩天工夫，新營盤造好了。卒長大宴部下——肉食甚豐。留守軍船的兵士也大飲大吃，一早一晚他們都放礮一響以驚嚇心懷歹意的村民。

長毛眞來了，劉福堂此時又勸村民派人前去求和，他自己也去，帶着二十人上山。勝德看見老劉鬼鬼祟祟的面孔，很爲詫異，尤其是見他面帶笑容。

「那是誰！你好像是認得他。」

「他就是開茶館的劉福堂。那一天，茶館也燒了。」

老劉跪着地上舉頭一望，對於勝德所說最後那一句，很像感激的樣子。

「你眞大膽，敢來到伏地虎跟前綁起來！」

「王爺，我是親來認罪的啊。」

「空口來嗎？」

「不是，有二十八人來求王爺拿來賠償前日因村人不知誤傷貴部之罪」

「你也是其中最壞的小子啊！弟兄們抽刀出來！」

「不是不是，」老劉哀叫。「我是教訓他們以天朝的道理，又勸他們前來認罪的。」

「那嗎，你自己呢？」

「我帶了些少貢品來獻給王爺，有些牛肉和其他肉食來犒師啊。」

「你好運氣，碰着我吃過早飯。我識得你是個甚麼東西，也識得那老道。把他們都拿出來。一人賞他一百軍棍！不要打破皮！」

二十八人提來了，卒長又氣憤憤的大罵，「一人打了二十軍棍！我丟了二十個小虎，都是你們殺死的。」

「王爺，不是我們殺的，」他們同聲叫，「我們都是從別村來的。」

「不管你們是從廣東，四川，或罪隸來的。現在任你們挑選——要生，還是要死。要死呢立刻屍首兩段；要生呢入營做太平軍，臉上刻印聖字。要生還是要死呢？」（按，直隸改名「罪隸」）

「王爺，我們都要生啊！」

言下，他們面部都刺上了太平天國字樣，這回卻叫老道擦墨。「我不要那姓劉的。可以去！但是每隔三日，必要進貢酒肉和別的食物。如有違令，我找着你來點天燈。衞兵們，聽見嗎？」老劉卽時被放了，一步一拐的下山而去。（按，「點天燈」是極刑）

李卒長的隊伍駐紮在那山上有好幾月。其間，勝德已打聽得他的母親已同聶老師全家逃到對湖那邊居住。是年湖北各處禾田豐熟收成極好。但是南京附近卻大飢荒。有好些人家要把兒子殺了來吃，或要賣女孩子爲人奴。更有些無賴強徒假冒着太平軍的名義到處搶刼及擄去稍有姿色的女子運到大城鎮發賣。著者曾親見兩個老婦人，幼年就是被人拐賣的。

咸豐三年（陽歷一八五三年十月）秋，太平軍再次佔領漢陽。李卒長的隊伍仍然駐紮在山上，歡欣似狂，連日大排筵席，大飲大吃以伸慶祝。尤可紀者，此時有好幾船子彈和幾尊大礮運來補充。勝德還是在營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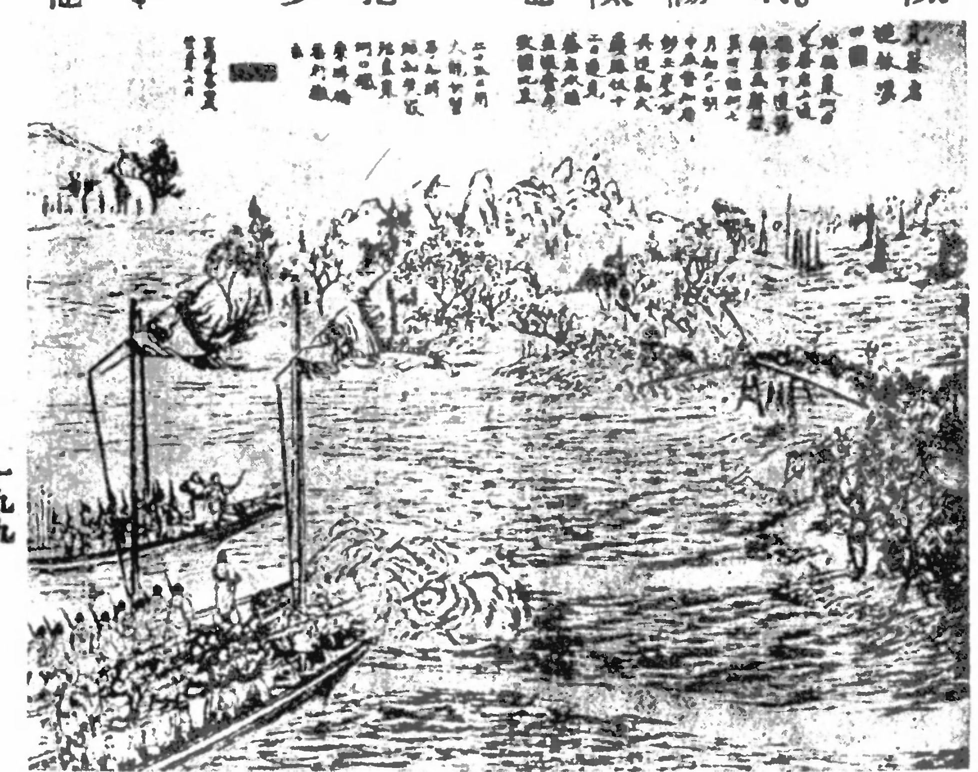
是年十月，軍中傳來消息，清軍集中大隊人馬準備反攻漢陽。清軍援兵由西方運來；曾國藩仍

然守住湖南。傳令的兵官日日來往於各太平軍營。戰事不免！

有一天，戰事突然發生，於太平軍不利。內地的營盤都充塞了敗逃之卒。漢口漢陽均已易了清幟了。縱橫多里都布滿清軍。太平軍大營已被擊退至長江下游之黃州。也許他們再度反攻，反敗爲勝未可逆料。

李卒長捉了幾個清軍奸細，殺了頭，把辮子頭懸在松樹上。清軍方面也懸了不少長髮的頭。

此時勝德已習慣了軍營的生活，膽子漸壯了，看見血淋淋的首級也不驚懼了。他



清軍攻克蔡店進救漢口圖

跟着大隊操練也很純熟，射擊也準，體力亦日壯。他現在更會騎馬，如同從前騎牛一樣。李卒長把自己的兩匹愛馬送一匹給他。他倆——父子——很相親相愛，但是勝德總不能忘記他父親的慘死和母親的孤苦，又不能忘記老師的一家。

有一天早晨，太陽還未出來，湖上忽然鑼鼓聲大作。有一大隊清軍船隻趁着月亮飛駛而來。李卒長的軍船極力抵抗。他們放一隻滿載火藥的船到清軍那裏，敵人損失很大，終以寡不敵衆，他們全隊的船都被清軍佔了。

在山上有一塲惡戰，過了一點鐘山頂也被清軍佔領。現在兩軍在半山大營打仗。清軍人數既數倍於李卒長的，又佔了山頂，居高臨下之形勢更優，太平軍終不敵。李卒長作殊死戰，以一當十。但山頂有一顆子彈描準飛來，射中身上，李卒長倒了。他的隊伍即四散逃命，勝德也在其中。幸而勝德騎馬快跑，追兵不及，轉瞬間便出了險。他熟悉路徑，轉了一大灣直向聶老師和他母親所居之處而跑。

村民看見一個長毛騎馬亂跑，到處又驚叫，「長毛來了！」呼聲所至，恐慌隨生。此時太平軍聲

醫日墮，軍紀亦日壞，大概因到處受人抵拒，必施報復，大加殺戮，失去人心；又因地痞匪徒紛紛加入，假其名義到處奸淫擄掠。如李卒長之嚴肅正直者實不多覯。勝德與太平軍之關繫實全在卒長一人。他做了好幾個月的「太平兒，」現在他變成一個長毛了，但卒長既死，他復何所戀？如今最要緊的是逃命！爲個人安全起見，他飛馬到僻靜之處，下馬把號衣除下，包了一塊大石頭，沈之於一個水塘中。他又把長髮解開，復結爲小辮子垂在腦後；外貌與村童無異了。於是再上馬前進，到各村訪問老母和老師之所在。卒之找着，伏在母親的懷抱裏，母子二人抱頭痛哭，但是過了好些日，他在夢中還是突然驚醒，大呼，「殺妖！」

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記

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余在上海柴連馥先生家，得見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一枚，因執筆記之。

錢以錫製，徑寬一英寸又四分一，面文曰「太平通寶」，背之左上書雲龍，下書風虎；其右上有「會」字下有「風雲」二字，讀之則爲「龍虎會風雲」也。錢色黑，畫象模糊不清，字尚清楚，背面肉好，周郭方孔均如常錢。（見模形）錢之歷史，柴先生口述如下。

先是，連馥先生之先父德元公，爲河南信陽望族。太平軍興，公在鄉招勇立和靜寨以資衞護閭里。會僧格林沁王帶兵至境，招考州試。德元公固善射，十矢全中，名列第一。僧王勸其往投英將戈登，習洋操，公從之，得僧王予以保狀，乃經漢口上海而投入戈登之常勝軍，習西式戰法。未幾，以成績優越，得擢升爲隊長，甚得戈登之信任，屢立戰功。自李鴻章背信殺太平天國蘇州五降王後，戈登卽與

戾目，逕持手槍實子彈往見，厲聲云：「降王是吾所擔保以存其生命者，今竟背約殺之，此不仁不義之甚而爲萬國所無之醜事。我持槍來，本要殲汝，奈吾究是基督徒，不忍下手。惟今而後，吾將辭去軍職，不屑再與汝爲伍矣。」乃解散常勝軍，並勸德元公俱去。

時在蘇州太平軍中有一少年名李有貴者，隸忠王李秀成之藍旗隊，年方弱冠，武藝過人，身高六尺，魁梧英偉。戈登見而愛之，亟思保存焉。乃勸其勿返天京，蓋苟一回去必遭天朝之殺戮也。李從焉，戈登乃以此少年交與德元公。公使其易服改名同返信陽。

德元公居鄉復統寨勇五百人，而以有貴爲分隊長，統帶百人。時李已易名爲「南奇，」音同「藍旗，」示不忘本也。惟德元公畢生則仍以有貴呼之。李以德元公之救命大恩，且相待甚厚，感激一生，肝腦圖報，故統兵則奉職勤愼，交戰則屢立功績。德元公以積功至參將，而李南奇則亦得保擧六品頂戴千總銜，惟南奇終身未嘗一戴淸朝之頂子也。李至年逾古稀始沒世，終其身不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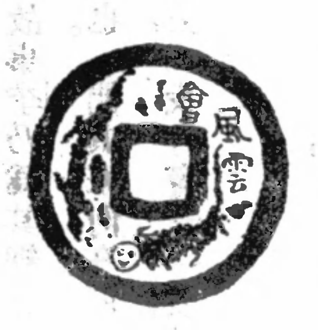
李南奇既隨德元公多年，感激大恩，自問雖啣結無以爲報，卒以其懷中至寶贈公。寶卽此太平天國起義錢也。據云此錢爲天王與衆英雄聚義金田之時，以錫私行模鑄者。聚義者人得一枚，共數

十餘，或二十餘，或三十餘，惟不能多個四十枚。其原意云何，不得而知，大概因聚義金田時，決議起事，故私造此以爲羣雄聚義——龍虎會風雲——之紀念品也。嗣後，起義各首領，各佩此錢於懷中，視爲奇寶。（錢數多少柴君記不清。）

時李爲髫齔童子，由廣西起義時隨軍至南京，居東王楊秀清部下，甚得楊之寵任。至十五歲，被封爲宣詔使，即東王之傳令官也。王乃以其自佩之起義錢賜予佩帶，凡有宣詔事，皆持此錢以爲信號，等於兵符。及後，內訌起，東王爲北王韋昌輝所殺，錢乃爲李有矣。李旋改隸忠王李秀成部下之藍旗隊，亦任宣詔使職。忠王知其懷有此錢，索取之，蓋其於起義後始投太平軍爲走卒，本無此錢也。忠王佩錢半年，或一年，即還諸李。自是而後，李卽祕密佩之，從不肯出以示人。直至隨德元公多年後，始出以爲贈，且詳述其歷史如上言。

連馥先生續云，李南奇視此錢有如性命之重要及寶貴，每看之則





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一品寧自原拓本

哭，每言及東王忠王亦哭，蓋云兩王均待之殊厚也。先生齔幼時，每央其說故事，李乃爲其縷述太平天國舊事，滔滔不絕，惟每言必痛哭下淚。先生問其故，則答曰：「吾思老家也。」問其家何在，則輒以手向南指曰：「在彼方遠遠處也。」南奇臨終時，先生年已十餘矣，乃對之云；「我有寶錢一枚，已送諸德元公矣。此錢乃我的性命也，當善保之！」云云。

德元公後以此錢予其夫人，夫人乃以傳諸連馥先生。先生視此錢爲傳家之寶，遇有水火災險，則不顧他物惟先保此錢也。先生對予又云：「此寶錢在吾家已傳兩代經三人之手。吾及身而後不知傳留如何。倘有不測，則無以對南奇矣。故將來擬贈之於一穩妥的博物院使得永久保存，留之萬世，惟無論如何將永不出賣」云。今者，河南信陽修志書已採錄此事，由局員劉怡宜先生印模詳敍之，是則李南奇將得與此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錢並垂不朽矣乎。

又文謹記時在觀起義錢之翌日

太平天國文學之鱗爪

一

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是一個末靑一衿的學究出身，生平最愛舞文弄墨。在金田起義之前，宣傳基督教的文章多是他自做的。做了天王之後，好弄筆墨的品性不特未改，而且比前爲尤甚。相傳現在傳誦一時的宮聯數對都是出他的手筆。又有好些祈禱文宗教書等也是他「御撰」的。他於總理「七十二里半」的「統一江山」之軍事政事而外，常做詩文，一以抒發他的志向和情愫，再則以爲宣傳宗教之用。但在時人傳誦的「御撰」文藝中，沒有他的詩。前年我在南方搜求太平天國史料時，得香港張聲和（藹如）老牧師抄錄天王遺詩七律一首給我。據云，粵中客民（客家）多能背誦此詩。據詩句的語氣，當是老洪登其龍位之後所製，且的是天王的口氣也。牧師又云，今粵

中客籍教會所用的「頌主詩歌」中，有好幾首也是天王所撰的。茲將天王遺詩錄後：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民衆共飲和
擒縛妖魔投地網　擢殘奸宄入天羅
東西南北歸皇極　日月星辰奏凱歌
直搗黃龍須盡醉　太平一統樂如何

二

干王洪仁玕，字益謙，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他——像天王般——也是一個讀書出身的不第秀才，亦曾做過幾年教館先生，他喜歡弄文舞墨不在天王之下，而尤好作擘窠大字（參看拙著太平天國福字碑記，）但是他的著作，除了他的王府門聯「干戈底定王道蕩平，」傳說是出他手筆者之外，留傳尚少。前歲香港張老牧師於鈔給我以天王一首詩之外，同時為我述干王未擢顯位時的遭遇，並為我寫出他在此時所做的詩，今錄於后。此詩是鈔寫在牧師先人手澤的「家傳祕

寶」一本小册子內，自然萬分眞確。但未讀干王的遺詩之先，當知其此時的境況遭遇，然後可了解詩句的背景和涵義。

先是，天王既揭竿舉義於粤西之金田，仁玕奉命召集粤東洪族子弟在原籍花縣謀響應。事洩，被捕下獄，未幾，越獄逃至香港，時一八五二年四月間事也。未幾復離香港而入「廣東內地」授徒爲生。（見韓山文教士所述，詳孟譯「太平天國外紀」卷上頁一〇九）所謂「廣東內地」究是何地？張老牧師所說的故事適足以補其缺。

仁玕以生計困難迫得要離去香港，又以淸吏仍捕之急，乃喬裝爲「算命先生」走入東莞縣屬之牛眠埔村。此村卽是張老牧師之祖居。牧師之父家修（字彩廷）款待之，使匿居於家塾永培書屋中，不使人見。（書屋今仍存。）時牧師之母每餐造飯，見食者有兼人之量，深以爲異，蓋伊亦不知有一「蟠屈龍潛」之未來大貴人匿居於此也。書塾之前門，此時常緊閉，不許人入內；屋之後壁則鑿一大穴，直通後山，這是預備淸吏搜捕時可由此逃脫。其後，仁玕授徒於此，逾一年，復喬裝離村，再到香港，此爲一八五三年十一月間事。（以上故事爲張牧師口述，時日則韓教士所記。）

既至香港，仁玕復往尋韓教士，在倫敦會受正式水禮爲基督教徒。翌年，他假道上海欲入「天京」，不得達，再回香港。自一八五五至五八年，他在倫敦教會任傳道士之職。至一八五九年卒得達天京謁天王，受不次之寵，先封爲干天福，（一種世爵）後擢封福王。（看外紀）一時，軍政大權皆握其掌中。飲水思源，他卽以黃緞一幅親書「王寵」兩大字以封贈前時匿居避難之牛眠浦張家婦人，後來以此黃緞作襁兒之用，今無存。干王尤不能忘張公「救駕」之大恩，乃召之入天京，封爲戶部尙書，稱六千歲，後出鎭杭州。天京旣陷，天國瓦解，張公仍不肯逃，卒殉難於杭州。張老牧師所說之故事始末如此。（參看本書張序）

下錄干王的遺詩七律一首，卽在匿居於牛眠埔時所做的，內有數字在括號內的，悉依張牧師手寫原本所傳，未知孰是原文也。詩的題目爲「壯志」，是贈給張老牧師的大哥的。詩曰：

一心牢落與誰伸　知己論交賞識新
知命羨君陰相士　守株愧我困征輪
文章阨逝何須（庸人）怨　筆墨生涯不必（太史）顰

際會風雲應有日　扶搖直上脫紅（囂）塵

張牧師的大哥也做了一首和他的詩，今並錄於左，

蠖屈龍潛困未伸　席珍（茅廬）有聘志維新
時乖暫隱（遠遯）深（窮）山谷　運泰高冲（飛跨）近日輪
但得等身看鳳起（神豹變）　何妨藏器被（俗）人㖞
九霄雲外搏風上　驥尾欣榮（同馳）共出（羨絕）塵

干王在這「王窟」中鬱鬱不得志，所以常時作詩以抒發其滿腹牢騷鬱抑之氣及煽起一點希望的火。於上一首詩之外，張老牧師尚手鈔了其他一詩之兩斷句：

昨夜遙聞天樂響　品高金玉有光輝

據中西籍之紀載，則干王亦熱心傳播基督教於太平天國內，其時有好些宣傳宗教的文章也是他自做頒行的。（有「資政新編」「英傑歸眞」二書）

三 太平天國公用讚神詩

律詩四首，均天王洪秀全所撰，爲德國巴色教會所用之舊本讚美詩歌所選用者，故老相傳均認定是天王作品。考天王未舉義時，於宗教宣傳極爲努力。在花縣爲塾師時，常自撰宗教對聯及詩歌多種張貼於門外或壁上。此四首大概亦是此時期之作，蓋自起義後其作品雖仍不絕，但多含政治意味，而失去純全的宗教分子如茲錄之四首者；且此四首之能被選入巴色會之歌本亦可證明其爲天王早年之作，以其登天王位後之作品，固未必合於基督教理，亦未能傳寄粵港，抑且教會亦不敢再選之也。此數首係由張祝齡牧師窮數日之力親赴深水埔陳觀海先生家內向其九十餘歲之老太夫人借其所珍藏之一本舊聖詩而檢錄出者。聞尙有數首是王韜（紫銓）遺墨，惜未能辨別錄出。天王詩，乃頒行天國內禮拜上帝公用者，詩意甚合基督教「正道」字句聲韻均佳，是誠基督教文獻之珍品也。原文如下：

其一

帝理精微甚可奇。俗夫蒙昧豈能知。
位三體一無何始。性合職分永不移。
父子聖神名有定。造撥感化各分持。
專心求智終須曉。不識天情總是癡。

其二

上帝監臨事事知。人間巧計詎能施。
圖謀未露全然識。心念方萌洞悉窺。
舉世作奸非一日。蒼生行惡已多時。
不求基督耶穌救。此罪何由得改移。

其三

天皇上帝至明公。賞罰無私主上穹。
良善或遭身內苦。奸邪偶遇眼前豐。

總因今世難分別。但到來生定曉通。
禍福任從人自取。靈魂獲報照行工。

其四

上帝全能永活靈。世間萬有一言成。
星辰日月皆其造。河海山川定厥程。
人物迄今沾化育。歲時亘古不紛更。
穹蒼彰著神功妙。宇宙應宜頌主名。

四 行軍歌

太平天國行軍歌一首，共六句，爲基督教三位一體讚美詩式。此必係平常禮拜常用之歌，行軍時則並唱之，以其易唱易記也。歌辭亦由張祝齡牧師口述，聞係於其早年得自天國遺將彭某所傳者。彭某，粤人，原名「官姐」，在天國康王麾下任統帥。其職且高於降將鄭金（即大口金，降清後曾

任粵提督）之上。天京破後，康王以孤軍轉戰至嘉應州，卒敗沒。彭某隻身逃回本鄉業農以終。歌云：

尊榮歸我上帝　尊榮歸獨生子。
尊榮歸於聖神。　三位合一上帝。
復親與我世人。　永遠無窮。

五　干王宗教詩

此詩係干王洪仁玕未遇時，在香港教會任傳道職期內所作，而被選入廣東禮賢，巴陵，巴色各教會之頌主詩歌內列爲第三十三首。余從張祝齡牧師本借錄而得，詩云：

維皇上帝大無倫。　率土普天共仰仁。
當識環球惟一主。　信從尊敬要心眞。

（按）此篇原分上下兩篇，上篇曾在「語絲」六十七期發表，下篇（卽三四五段）曾在「人間世」第二期刊出。下篇各詩係廿二年夏間南行時所得。今合編爲一篇如上。　又文附識

太平天國福字碑記

前數月偶在 Arthur Evans Moule 所著之 Half A Century In China 一書中，得見太平天國福字碑照像一。時，余正從事於太平軍歷史之研究；覩此不禁大喜乃掇影一幅，卽本圖之一也。其後，與陳援菴先生通訊，又蒙其寄贈二幅，一卽上言者，次則爲書碑字者之署款及印，卽本圖之二也。陳先生所藏者之一（卽前一幅），曾刊金陵神學誌第五卷第四號（民國八年十二月出版。）附有註云：「此碑在南京城清軍克復金陵時毀之者。郭嵩燾出使英國時，曾以此拓本贈英人，可供論佈道於江蘇者之參考也。」據上言西籍之著者，則謂書中之像，乃某西教士所攝者，而原拓本今藏在英京博物院中云。此福字碑影片之來源如此。

據上言西籍註云碑高十一英尺，寬九英尺，但高寬度比例不符，疑所書寬度有誤，高度甚當（詳後。）大「福」字居下半之大部，上小半則耶穌基督「山上訓言」之八福諸條也（見馬太

福音書第五章一至十二節）以比例衡之，則大「福」字高約八英尺三寸。上部九福諸條皆作端楷。大「福」字爲半行書。八福左旁之「庚申拾年」及大「福」字左上旁之署款「精忠軍師干王洪書」諸字，均爲草書。署款下蓋干王印，文曰「太平天國開朝精忠軍師殿右軍干王洪仁玕」字皆宋體，直下，伴以雙龍捧日花紋。（太平國璽及印章俱刻宋體字，亦朝制也。）以比例衡之，印當長約九英寸，寬約四英寸半。大「福」字左下旁另有一印，長亦九英寸，寬約六英寸有奇，其文未詳。

立碑時在「庚申拾年」，即太平天國十年，又即陽歷一八六零年，又即清咸豐十年之間也。考干王姓洪氏，名仁玕，字益謙，爲天王洪秀全之族弟。以一八五九年始抵南京，（見孟譯英人林利著太平天國外紀卷上頁十二，）天王即寵用之，封爲干王，賜稱「福」字。（按太平朝各一等王於王號外，天王另賜一稱號，自稱之曰「某胞」，即弟兄之義，臣下則以此號稱之曰「某千歲。」例如天王呼干王爲「福胞」，臣下則稱爲「福千歲。」）一朝政權，均操諸其手，顯赫之威，一時無兩。此碑即其抵天京後之翌年所立，矗豎於干王府門外。天京陷，清軍立毀之。（當時金陵改曰天京。）

據西著者註謂，此碑文乃洪天王所書。此實大誤，蓋碑文署款及王印，已足爲干王手筆之證矣。

此外余尚探得一可靠的軼事，足爲此旁證者，玆並書之。

太平天國既滅，干王嫡子葵元逃亡至廣東，嘗至東莞牛眠埔（即香港張祝齡牧師之祖居）匿焉。當干王未顯時，清吏索之急，嘗亦匿居是村，別時揮毫作「龍」「鳳」「福」「祿」「壽」五大字以爲紀念，今尙存，塗該村永培書室壁上，蓋干王性好書，尤善作擘窠大字也。葵元覩此，乃謂此數字仍未爲大，有一更大之「福」字在天京。此乃在一當押店地上所書者。緣該店久無居人，塵積地上，干王一時逸興遄飛，遂執掃地之帚，就在該地積塵之上走書一大「福」字，長六尺有奇。（華尺計此與上言八英尺符。）既畢，以爲好，乃使人拓出，添上山上訓言之八福諸條，而福字碑以成矣。葵元爲西牧師送入李朗書院讀書時，與張祝齡牧師之父聲和老牧師同學。以上諸言乃其所耳聞。日前余謁老牧師於香港，偶爾談及福字碑，老牧師忽憶及前事，乃爲余縷述之如右。此固爲干王手書碑字之確證，亦此巍巍奇碑之小史也。上言干王御賜稱「福」字，則其好書此字，亦有由矣。八福經文之添入，則其慧悟也。

碑上部之八福經文，尙有可注意之點。文及其格式如圖。



太平天國福字牌圖之一

天兄基督救世主曰虛心者福矣以
天国乃其国也憂悶者福矣以其將得慰也溫良者福矣以其將得土也饑渴慕義者福矣以其
將得飽也矜恤者福矣以其將見
上帝也和平者福矣以其稱爲
上帝子類也爲義而見
窘逐者福矣
以
天国乃其国也爲
我而爲人詬
誶害衆惡言
誹謗者福矣
以在

福字碑內之題銜及印章

太平天國福字碑圖之二

天爾得賞者大也當忻然受之蓋人窩逐先知自昔已然，

經文與今之流行本有數字不同，此殆當時太平天國通用之本，爲西教士某之譯筆也。文稱基督曰「天兄」者，則洪天王本以「自創的」基督教立國，自稱爲天父上帝次子，而耶穌基督則其長子故也。至其最可注意之點，則爲其擡頭格式。凡「上帝」「天父」及單用「天」字必尙擡四格，「天兄」「耶穌」「基督」三格，「天國」及「天王」則兩格，蓋其時均誤以天國卽太平天國故也。（平常尊稱則高一格。）又凡「國」字，皆改作內從「王」，此皆太平朝欽定之體制，凡文書試卷等必依此。

又西著者謂太平天國中公認基督遺訓之諸福者，以此爲首次云。此雖就見諸此碑者而言，論據迹近薄弱。然考太平朝龍興時，領袖輩多不深識基督眞道。其所傳之基督教多從舊約及附會或幻想而來，去眞道遠甚。至其儀式典禮，俗尙，更屬乖謬，故吾謂其爲「自創的」基督教。獨干王早歲曾在香港倫敦會西人處學道，曾受正式水禮，且曾受傳道職，（見林利書）以故識基督教之眞相較深。且其赴天京也，教會中人實予以一偉大的使命——卽當時中西教徒既不滿意於若輩所傳

之基督教，尤憤其多妻之習，好殺之風，王之去，乃切望其投身其中，有以指正之，改革之，爲太平天國之馬丁路得也。（張祝齡尊者言此實傳自巳故倫敦會長老區鳳墀君。區固親餞干王北行者也。）觀此則謂干王之推崇基督垂訓，實爲太平朝之創舉，非無因矣。

中華民國十二年即太平天國滅後之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簡又文記時在廣州

昨閱 T. W. 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1861)，書內載關於「福字碑」之一段，(P.48) 足與前所記者相印證。著者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到南京（天京）訪太平諸王，而與干王過從尤密。所述干王府一段云：府門外有大照壁，上塗龍鳳魚鳥等形，五色俱備。照壁上嵌一大「牌」(board)，牌上刻有泥金色大福字，福字上則刻耶穌遺訓「八福」諸條。此牌之左右建有「奏樂亭」各一，有樂生奏樂於其中，樂聲終日不斷云云。據此，則此「福字碑」似是木製的大牌而非泐石的，至泥金色之大福字則顯是刻後鋪金者也。

又文續記　十四，五，二十五，於北京。

（參考本書「天京遊記」一篇）



太平天國洪氏遺裔訪問記

十年前，余開始從事於太平天國歷史之研究。側聞粵中尚有洪氏遺裔生存，乃於南歸時在香港廣州各處訪問，頗有所獲，一一筆之於劄記中。茲就昔時所紀者，分別錄出而成此篇。至供給資料之各人，先略述如次

予我以本篇材料甚多，及介紹我往訪問洪氏遺裔者，爲老友張祝齡牧師及其尊人張聲和老牧師。祝齡牧師之祖家修公（字彩廷）與天國干王洪仁玕（字益謙）至友善。天王舉事後，仁玕在粵謀起事響應。事敗，清吏捕之急，乃逃匿於東莞張公家內。干王抵天京後總理政事，乃召張公往勷焉。張公後被任爲戶部尚書，稱三千歲，想亦得封王位也。其後，張公出鎮杭州，城破，以身殉焉。及干王子逃難回粵，得巴色教會黎力基牧師之庇護，幸保首領；且與聲和老牧師同學，常爲其談天國遺事，以故張牧師裔梓之所述，均甚可信也。

洪孝充先生爲香港名記者，雖非天王族人，而於天國掌故，及洪氏遺裔，知之甚詳。嘗於民國四五年間撰一長篇小說，名「洪全福」，詳述其一生事迹，刊香港中外新報，署名爲「龍川小隱」。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晚，余奉訪孝充君於其宅，承其述洪氏遺裔事頗詳。後，洪君又親書天國掌故數則寄余，至所感謝。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張牧師喬梓偕余往香港紅磡探訪太平天國遺裔玕王之婦。時婦年已八十餘，老態龍鍾，惟尙健談，爲余述玕王及天國遺事，如數家珍焉。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余復承張牧師之介詔，在廣州奉訪洪顯初醫生於其所自設之中德藥房。醫生固洪氏後人也。（詳後）蒙其口述天國遺事，後又親回花縣原籍訪問故老，因得以天王幼年時故事多條告我，復贈以回鄉親自拍照之天王及南王本鄉風景數幅。洪醫生今已作古，此篇堪爲其作一紀念也。

以下所記均洪氏遺裔之事略，由上述各人所予之資料綜合編成者。其關於太平天國之史料，及洪秀全童年史事，另詳他篇，茲不備載。

一　玕王琅王瑛王

玕王洪紹元，琅王洪魁元，瑛王洪春魁，均太平天國天王之族姪也。三人自幼卽隨太平軍北上，以親或以功俱封王位。天京破後，有西國牧師某攜三人逃出。（孝充君言）大抵出險後，三人卽自行向南亡命。過某河時，橋折，同墜水中，由是分散。瑛王傷足，自行逃回。玕王琅王二人，相偕潛伏水中，載沉載浮，順水流下二十餘里，至無清兵處，乃潛行登岸。先入一村，訪一士豪。時琅王臂上猶有金鐲十八對，身上另有金寶。二人乃獻其一部以賄士豪，遂得庇焉。二人旋卽薙髮易服，僞作走江湖賣武者，以日影爲導向南而逃。沿途幸猶存有金寶等物得折爲路費。抵粵後，僅餘戒指二枚。（以上顯初君述。）

玕王洪紹元，天王之族姪也。在天國任武職，身經百戰，以功封王位，稱七千歲。天國垂滅時，任「七省諸侯」（？）統兵三十餘萬。天京破後，間關逃命至香港，乃改名爲洪明。（其遺婦言）抵港後，初以賣鹹魚爲生，（孝充君言）繼在港政府警察署任職。（張牧師言）其後卜居於香港對海之紅

磡地方，開設廣濟堂藥肆，而終老於是。玕王回香港時年約三十餘歲，娶婦——即吾人往訪之老婦——生子名寶林。寶林早死，遺嗣澤華，今尙在香港，吾曾見之。玕王體格魁梧奇偉，武藝甚精。生時，紅磡地方無與敵者。（老婦述）玕王口如懸河，輒對人言天國遺事滔滔不絕。嘗見庖人遺飯於地則呵斥之，責其一一檢拾；謂彼嘗帶大兵至荒山野嶺，乏水，軍士以人溺煑飯，飯未熟而兵士已爭食殆盡，及今太平時，當思粒粒來處不易而愛惜之，不宜暴殄天物云。（張牧師言）

琅王，稱七千歲，本商人也。在天京任掌管國庫之職。（顯初君言）逃至香港後，以鏟磨刀剪爲業。有子名庚。（孝充君述）顯初君即王之嗣孫也。王後返花縣原籍，老死鄉間。死時，顯初君年已十三，常聞其述天國及天王遺事，歷歷如繪云。（顯初君述）顯初君有四子，長禎祥留學美國，次禎瑞現任廣州青年會幹事，餘尙幼。禎瑞君余亦一度訪晤，亦允助余搜尋太平天國史料以繼其父之遺志焉。

瑛王於十二歲時即爲天王館僮，蓋洪秀全於未赴廣西傳教舉義之前，固在花縣本鄉及隣鄉授徒爲業也。起義後，瑛王自始即隨侍焉。以屢立戰功得封王位，稱三千歲。天國旣滅，隻身逃至香港，

先改名爲洪和，自賣身爲一「猪仔」（訂約的苦力）至古巴，操執鳥糞苦工。逾數年，始得脫身回粵。復投入洋輪爲海員，任廚役；所至之處學其方言，因得粗通七國語。卒返香港，懸壺問世，專醫奇難雜症。庚子年，孫中山先生起事於三多祝。敗後，有富人李紀堂者素熱心革命運動，乃傾家謀再舉。物色得瑛王，即令其主持軍事。瑛王乃更名爲洪全福。事亦無成。（孝充君述）全福知識淺薄，才力亦不敷，在天國時只任守關職。謀革命時，只思爲天國復仇，且思想陳舊，在黃埔謀事，刻印尚有天國天父等字樣，復以黃絹下委任狀一如天國舊式云。（顯初君述）全福又於壬寅年間謀炸廣州萬壽宮以暗殺文武大員。事洩，粵督德壽捕之急，全福匿居香港。因其爲國事犯，清吏乃不敢下手逮捕或謀殺。有武弁楊某殺一鄉人，昇其屍至廣州冒報爲殺死全福以領功。其實，全福晚年逍遙於香港，於癸卯年病死於港中某醫院。爲其治喪者爲張聲和老牧師，蓋其晚年已入香港巴色會爲教友，且常到會聽道也。全福身長而瘦，回港後已薙髮易服，或云其仍服天國衣冠者非也。死後遺二子，不詳。（以上孝充君言）

二　安王孫

民國七年間有一魏姓者，自湖南到粤，自云其祖母臨沒時遺言本身實天王長兄安王洪仁發之妻，姓賴氏；天京破後，彼攜子女各一逃出，時子年甫六歲，乃趁湘幫船至湖南隱居於湘陰，改姓魏，撫子生孫，卽此遠客也。其人爲安王遺孫無疑，反正後復洪姓，名伯超，至是攜眷來粤遍訪其族人。抵粤後，初在龍濟光之都督府任要職，後投胡漢卿部下爲旅長十二年在瓊崖作戰受傷，入廣州灣某醫院留醫。其後未詳。洪顯初洪澤華二君均曾見之，以上卽二君所述者也。

據洪伯超云，今湖南湘陰地方尚有客民數千，係太平天國遺族。赴粤賣筆者多此輩，尚自承爲天國後人也。

三　天王子

昔年曾在某雜誌見有「劍紉」所撰「洪秀全的兒子」一條，云小天王洪福瑱——卽天國

所稱幼主——實未嘗在江西被捕殺，而逃至塞外。原文曰：「曩游永春，與守將李英，時相過從。李爲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之喆嗣。據云，太平天國旣亡，其臣蕭三保忠於洪氏，挾幼主福瑱潛逸。至閩，有黨人席某降清軍，位至監司，慨然匿福瑱署中。事洩，幾爲邏者所得，亟遣福瑱間道遁，而以族姪某從一老卒，獨當其厄。福瑱走北口外，不審所終。席某卒亦無恙。」然考官書所載擒獲小天王之席某卽席寶田，固非出身於太平軍而降清者，是則傳聞之辭，未足入信也。

對於此事，余一向存疑未敢輕信，惟往訪玕王婦時，婦謂天王有子逃奔蒙古，前曾有黃綢書來，人不識其字，蓋爲蒙古文云。此語又與劍紉君所紀似兩相印證者，不禁疑信參半矣。姑誌於此以備考證。

天國幼主出亡塞外事尙屬疑信參半，惟天王有幼子出逃外國則至爲眞確。先是，天京旣破，天王有二子爲湘婦所出，一並逃出，展轉流離而至印度加拉吉打埠。（此係據顯初君所言，但孝充君則謂其逃至緬甸仰光附近之一小市，顯初力辯爲不確，實在印度云。）其一子名福來，抵印後，開一鐘表店爲業。婦旋死。洪全福行船時曾至其地而見二子，後且召其歸國謀再舉，則不肯。至壬寅年春

間全福復遣人往尋之，乃不見二人，鐘表店且歇業矣。今不知所終。（以上大概爲孝充君所述，惟一子名福來，及全福召之回國二語則顯初君所補充者。）又西著者 G. Smith 亦言洪天王除幼主福瑱外尚有子二人云，此亦可與此相印證。

四　干王子

洪葵元，又名葵秀，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之嫡子。而天王洪秀全之族姪也。（仁玕爲天王之族弟）自十二三歲時隨其父至南京，十四歲卽統兵出戰。天國垂危時，干王爲預防不測，保存嗣續計，求天王許葵元將兵出天京，以備失敗後易於逃亡也。天京破後，天國瓦解，葵元棄其軍子身策馬亡命。至閩，馬斃；葵元乃徒步南行，沿途乞食糊口，展轉流離，始得返至粤境。

時葵元年約二十許，滿面遍身均有槍彈傷痕，蓋已屢經大戰矣。抵某村，傭於人家，養鴨爲生。惟其脾性燥暴易怒，驅鴨不如意，輒破口大罵云：「我曾統十萬雄兵，無不惟余命是聽是從；你乃敢違抗命令乎？」聞者笑之，謂鴨非人也，胡爲令之命之耶？不意因此眞相畢露，事聞於地方官，乃捕之急。

幸得德國巴色會黎力基牧師，施以救護，挈其歸家爲侍役，旋送其入教會所立之李朗書院讀書。其後葵元娶妻江氏，生一子。及淸吏偵知仍事緝捕歸案，於是葵元不得不挈眷走美洲，僑居「哥朗」埠。（以上爲張聲和老牧師所述者。老牧師固在李朗書院與葵元同學者也。）

葵元在美洲哥朗埠授徒爲業。其後，妻死。彼乃續娶一土人黑種婦，復生一子。前時尙有信回香港族人處，謂有一子開汽車行爲業，惟近年則音問不通矣。（此段爲玕王婦所言。）

太平天國戰役之史詩

太平天國之役，爲吾國近代史中最重要之一章，夫人知之矣。其史實，在吾國官書及稗史中多有記載，獨惜大概非偏於成王敗寇或効忠滿淸的立場，則流爲荒誕不經或不盡不實之野語。欲求信史——全部翔實可靠者——戞戞乎難。余於搜羅太平戰役史料之工作中，得獲珍奇可貴之詠太平天國戰役的詩歌堪稱「史詩」者數種。其特優點爲：

(一)作者均生長於太平戰役時代或身與其役者，其所詠之事實皆目擊耳聞之「第一手」消息。

(二)作者均站在滿淸立場，但並非徒然歌頌滿淸，或阿諛權貴，或懷求名求利求祿之私圖而故貶太平軍者，而只是以文人詩人的筆調而抒發其感時慨世之情愫，一褒一貶均能蠲除成見據事直書以傳後世，用是立場雖係反太平軍而卻能運用詩才與史筆盡量地評議淸吏敍述實情，並其醜行劣蹟亦毫不爲諱，是故其言可信。

(三)作者均係文學之士；諸詩辭藻優美，音韻鏗鏘，字句精練，且多運用古典以表敍時人時事，含蓄甚妙，洵爲饒有歷史價値之上乘文學也。

(四)諸作品各係某一時期及某一地域之寫眞，雖非太平戰役之全史，但一鱗一爪，精采獨到，爲研究太平天國歷史關於各時期及地域之史事所不能忽略之材料。

玆篇先介紹第一種史詩——周貽徽獨秀峯題壁七律詩三十首。詩人爲廣西翰林，於洪楊起事時適「解組歸來」——大概在桂林省城內。彼以紳士身份，自能常與當時軍政當局及紳士階級交遊，因得悉知當時當地之詳實情況。因其忠君愛鄉及翊敎討「逆」之心切，故其對於姑息養奸，作戰不力，及腐敗無能的文武官吏與紳士等深致不滿，於是不惜譏諷責罵，淋漓盡致，以發洩其牢騷鬱抑，並冀藉此得「達帝除」而挽危局。詩人之用心良苦矣！所作詩三十首，題目是獨秀峯題壁。（獨秀峯在桂林省城貢院）詩中所紀，均道光三十年八九月至咸豐二年四月間在廣西發生之事實，經余一一考證，大概確鑿無訛。諸詩之來歷，十年前余從信陽柴蓮馥先生之家傳手鈔本中錄得二十九首，其十五缺去。（以下簡稱柴本）近復得獲盾鼻隨聞錄（手鈔本），於其末篇得窺

此詩史之全豹——三十首。（以下簡稱盾本）兩本比較如下：（一）兩本字句間有不同之處，茲篇並錄兩本，盾本多有括弧。（二）兩本均有註，惟柴本較爲詳明，尤爲可貴，茲篇多用之，惟盾本有特優者亦並錄。（三）兩本各詩次第有兩首不同。又證諸辭句，及注解之各異，大概並非出於同一鈔本者。孰爲眞，孰爲訛，不敢判斷矣。（四）盾本並未列作者姓名，自是美中不足。茲照柴本所錄云係周貽徽所作。（參看附錄）是則兩本各有短長，今以兩本相比對，相得益彰矣。茲將各詩次第錄後，辭句間所敍史實，或日期與事實稍有出入，或仍有未明者，特加個人考據之按語以解釋及補足之。詩句下有括弧之註，大概均是柴本原註也。

獨秀峯題壁

其一

孤峯卓立聳南天。憑眺關河思惘然。四境風遙傳鼓角。萬山雲暝接烽煙。邊氛未息勞宸慮。將帥無才致凱還。多少不平懷裏事。登高執筆（或作握管）恨難捐。

其二

李花落盡（盾本作後）撲楊花。洪浪翻排水一涯（粵西自李世德李元發兩逆平後洪秀泉楊秀清接踵而起）青白旗分千隊列。紫金山險萬重遮。（賊由桂平紫金山起事）干戈潦艸（倒）常滋蔓。歲月因循屢（盾本作已）及瓜。（賊自庚戌年起及今已三年矣）試向潯陽江上望。虎狼到處已無家。（潯州民居房屋賊過無有存者）

（按）紫金山應作紫荆山，原係洪秀全等創上帝會及密謀起義之大本營，顧起事地點乃在金田村，時在道光三十年庚戌（一九五〇）夏秋之間。作詩之時大概是在咸豐二年夏桂林圍解太平軍繞道入湘之後，故諸詩所詠之事皆三年來太平滿清兩軍在桂之戰史也。太平軍過境即招人加入軍隊，投軍者舉家以從，並焚其房宇，有抵抗者亦盡焚殺。太平軍走後清軍繼至，焚殺劫掠比前爲尤甚，是則造成「虎狼到處已無家」之慘狀者，清軍之罪浮於太平軍多矣。是不可不辯！

其三

羽書飛報蹴塵紅。瘴海鯨鯢繫聖衷。金幣遠勞頒國帑。（先後發餉銀一千餘萬兩）紫泥新詔

起元戎。（林少穆宮保張軍門均由家奉命來粵）覲梅和靖先歸道。（林宮保抵廣東先卒）銘斗桓侯未奏功。（張軍門到廣西亦卒）太息將星沈兩地。賊氛屢起望無窮。

（按）自清廷得粵督徐廣縉桂撫鄭祖琛奏報上帝會教徒嘯聚萬人起事，大爲震動，卽起用前雲貴總督林則徐（時罷官居福建原籍）爲欽差大臣督師入粵，又起用前任雲南提督張必祿統帶黔兵赴桂勦辦）林至廣東潮州卽病歿，張帶兵取道貴州至潯州亦死，時均在道光三十年十月。

其四

聞道周郎善用兵。將軍小李亦知名。（周敬修李石梧二制軍先後來粵）千行坐擁心原壯。一戰歸來膽已驚。好勇無謀花亂陣。潛師不出柳藏營。膚功未奏飄然去。縱使（盾本作徒賦）歸田恥聖明。（李公疾終戎次周公引疾歸家。）

（按）李卽前兩江總督李星沅。林死後繼任欽差大臣，十二月抵桂林。周卽前漕運總督周天爵，於二月被派赴粵會辦軍事，旋被任署廣西巡撫。周督戰頗力，但亦敗績，又與李不相能，軍事益壞。

官軍更畏縮不敢戰，李由柳州移入武宣。清廷令其回籍養病而代之以賽尙阿。李畏罪吞金死，而以病歿奏聞。此咸豐元年四月間事。（註：「李畏罪吞金死」一語，見盾鼻隨聞錄卷一。自本文發表後，據李氏後人言李實病卒，而非自盡，姑並誌之存疑以待將來之考證。）

其五

三年零雨未班師。戎事彌縫蔽（盾本作壅）主知。紅（餘）粟疊從天府運。翠旗（使旌）重見相公持。（賽相國奉命來粵接辦軍務）絕無豹略誅蠻寇。空有鴉軍振鼓旗。（相國所帶多楚旅）如此大權歸獨攬。寶刀何日靖邊陲。（賽相奉持上方劍總制諸軍文武官有不用命者斬）

（按）賽尙阿爲大學士，滿人，四月出北京，咸豐帝特賞遏必隆刀以壯其行，殆卽詩中所指上方劍。六月抵廣西督戰，其才略及戰績於此詩中第三聯見之。

其六

劍影刀光列從官。（將壇）重重幃幄（幕）獨盤旋。圍棋自許爭先着。飛檄俄傳失永安。固壘深溝容賊據。鐵（缺）戕破斧轉心寒。孤城在望無人近。半載甘從壁上觀。（去歲秋賊據永安州城

深壕堅壘，我兵隔水爲營，遙遙相觀，無一人領兵至城下力戰。）

（按）咸豐元年閏八月太平軍佔永安，洪於是定太平天國國號，即天王位，分封諸王及各職官。至翌年二月，糧盡棄城北上。賽駐陽朔督師，實不敢攻城，即烏蘭泰向榮等在各處接觸均敗績。官書奏章謊報軍淸諱敗爲勝，盡反事實，無怪詩人握管而嘆息痛恨也。

其七

春風春雨又花朝。戰伐經年壯志消。大帥不須行上策。單于昨已遁中宵。（二月十五夜棄永安去）封章連日稱收復。城郭無人感寂寥。（永安雞犬無存）最惜羣師還冒進。（或作隨四鎮盾本作隨處散）糢糊身死報當朝。（賊退大洞，其地險僻，不能進戰，鎮將強衆進發，全師失利，鎮將墜崖而死。）

（按）太平軍連夜棄永安北上，都統烏蘭泰率兵追之，四總兵——長瑞，長壽，董先甲，邵鶴齡——（所謂「四鎮」）冒險追逐，以山路崎嶇，天雨難走，加以地勢不熟，四鎮將陣亡，全軍潰敗。

其八

件食名眞宰相同。持籌莫展笑羣公。達人知命身先退。（達都統引疾召還）巴客登壇（場）曲便終。（巴都統畏葸成疾行到平樂而死）望似姚崇都寂寂。（姚廉訪爲上所特賞臬司，自抵粵西四載毫無建立）才如嚴武亦空空。（嚴觀察以周制軍保薦不次起遷，亦復寂寂無聞）南天更有飛來鶴。辜負君恩奬許隆。（鄒鍾泉撫軍由觀察擢京兆，抵都一日，受特恩開府桂林，上賜詩有嘉爾賽鄒才濟世之句，深望謀猷應著，綏靖邊陲，將近一載，毫無表見，惟日事張皇而已。）

（按）宰相仍指賽，隨來者有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二將。姚即姚瑩，嚴即嚴正基，鄒撫軍即鄒鳴鶴也。是時廣西全省文武大吏之才能盡爲此八句詩形容盡致。又賜詩此句應作才濟忠。

其九

頻年旌節駐南關。團練規條到處頒。（撫軍專請團練）浪擲金錢招壯士。（募勇士五百每日犒賞多至數百金）空憑黔赤（首）禦諸蠻。（四境無守兵惟恃團練）高談鎭靜全無備。（二月二十七日賊過六塘有勸張示居民預備撫軍猶祕機密故作鎭靜）臨事張皇莫濟艱。看爾肥腸兼腦滿。一腔塵俗未能删。

（按）自永安陷後，太平軍聲勢日大，桂林省城震動。此言鄒鳴鶴靠臨時募集之團練守城事。

其十

榕城雉堞認迴環。（桂林府南門榕樹門）二百年來莫叩關。誰使雄師班馬嶺。（馬嶺要害，素有守兵，今忽撤去，賊遂直入）任教羣盜控（賊抗）牛山。（賊至城下，即在西門牛山下紮營）訛言半夜聞風起。羸卒六塘帶月還。（二十八日撫軍遣救六塘，中途遇賊，棄甲而逃）獨立（坐）東門看癸水。讖詩應向古碑刪。（古詩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今則不驗矣。）

（按）此詩係詠咸豐二年三月間太平軍至桂林城事。

其十一

角聲吹起萬山寒。賊似潮來湧巨觀。象鼻鳴雷（吼時）爭擲礮。龍頭近（竟）日遍招團。（賊在象鼻頂架礮攻城，賊猝至，事勢危急，龍翰臣遍招居民登城助守）誓師不少登陴哭。臨渴方知掘井難。幸有將軍天上落。葵心向日報平安。（賊及荔浦，向軍門知賊必撲城，遂由賊後繞道荷笠僅隨卒六八，兩晝夜椄腹馳至，抵省登城布置，人心始安。）

（按）太平軍攻桂林，大軍夾離江而營，在東南文昌門外象鼻山頂架礮轟城，彈如雨落。招圍之龍啓瑞翰臣係狀元也。先是，向榮亦被調任廣西提督至桂會剿，因文武大員意見不和，在潯州永安等地屢戰屢敗。太平軍離永安北上，烏蘭泰等追軍覆沒後，向知省城無守兵守將，危險萬狀，卽減從繞道間關疾馳入桂林督衆守城，僅先太平軍一日至耳。此爲淸軍在桂省作戰最差強人意之一着，殊値得詩人之讚許也。

其十二

單槍匹馬走連宵。耿耿精忠答聖朝。范老（老范）甲兵眞腹滿。武侯心事共羣焦。孤軍聯絡張旂鼓。城堞森嚴靜斗刁。更有偏師思直搗。橋頭痛絕霍嫖姚。（賊據城下，烏都統率兵三百人，直搗力戰數死，賊衆我寡，外援不至，遂沒全師，都統亦被礮傷甚重，僅得身免回營，越日竟以傷卒。）

（按）烏蘭泰自永安追太平軍至桂林，僅率三百人，以輕敵冒攻在將軍橋全師戰死，烏受傷回營翌日身亡。戰功雖無戰績頗偉，死事亦烈。

其十三　（盾本此首作第十四在下首之下）

固守金城共枕戈。綸巾風度自安和。（向軍門主不戰）雲車夜靜排鸞鶴（賊每夜攻城見神光呵護）露布宵寒肅鸛鵝。（軍門號令森嚴，晝夜寂無人聲）臨敵不嫌名將緩。論功當讓楚軍多。（賊圍城一月，楚兵竭力拒守，遂得保全城）邊陲（隅）無限簪纓集。誰爲（聽）承平奏凱歌。（按）向榮竭力守桂，以兵力單薄只督軍民堅守，不出戰，至上策也。保全桂林，其功第一。

其十四

火光高（燭）照滿城紅。附廓閭閻一炬空。（二十九日城外民房被賊燒毀殆盡）疑陣縱橫參婦女。（賊每戰常以婦女執旗擁後）戰聲遠近雜兒童。（賊每攻城有兒童搖旗吶喊）梯懸取日眞成夢。車走轟雷漫（莫）奏功。（賊每駕雲梯攻城不克，三月二十七日賊用蜈蚣車攻文昌門，我兵鎗礮先施，車中火然，傷數百人而退）賊勢猖狂（披猖）開夜宴。笙歌都（多）在畫樓中。（賊每張宴於城外得月樓，笙歌秩奏，徹夜歡娛，我兵竟不能以一矢相加，惟城邊側目而視。）（按）此詩爲當時攻城寫眞，證諸官書所言情狀大概相同，洵信史也。

其十五　（此首全錄盾本，柴本闕如）

儒生重未讀兵書。請戰殷殷計已疎。（鄒鳴鶴主急戰，以致安徽兵六百一陣而亡）出岫無心虛落矢。臨江屬目早回車。（我兵未見賊先放礮見賊則退回）危場偏有音懷我。（粵西鄉勇每戰必與賊通言語）豎子何曾勇賈余。（余提臣奉派來援，畏葸不前）一望艸根纏白骨。馬前憑弔寄欷歔。

（按）余提督卽余永清。

其十六

堂堂練局儆朱門（朱伯韓侍御總辦團練設局於家）別有三峰屹立尊。（陳□舫鄒善甫朱述之三孝廉襄辦團練氣象自雄）禦寇不曾工畫策。（也曾矜虎勇）持籌各自（只顧）效潛（鯨）吞。幷蛙團坐官私話。（語）階蟻閒擅晝夜奔。堪笑重圍城下口。旗鎗收拾杳無痕。（賊圍城日，練局門首不敢擺列旗槍。）

（按）圍城時，所謂紳士者，各藉練團以自肥。詩人之描畫固非刻也。朱卽朱琦。

其十七

團設無須仗遠鄉。省垣門戶愼維（提）防。文人各受登壇拜。稚子權教禦侮方、（城中紳士率民登陴防守，旗分七隊，埰夫防守不足，竟以兒童充頂）桂服營屯看比翼。花名輪轉似迴腸。（居民守城分抽間日更退）青錢贏得毛詩數。笑殺諸君甲入囊。（民夫每日給錢三百文，董事者虛領過半。）

其十八

度支隨處置糧台。用以泥沙實可哀。當道幾曾償實數。（稽實數）長官（掌衡）各自積私財。憑空樓閣由心造。依樣葫蘆任手裁。（粵西軍需報領款項已有成案）最惜帑藏（金）千萬出。簿書虛冒一篇開。

其十九

請纓半是牧豬奴。氣（舉）趾高揚、類總殊。貂尾裝新誇整肅。馬蹄聲急任（聽）糢糊。上台薪水多虛銷。捷徑終南各競趨。若問奇勳何處記。街頭中夜亂喧呼。

其二十

募來千萬繫巾紅。名號衣冠迥不同。（壯勇萬餘皆繫紅巾）未遇賊鋒先氣短。縱抄民物轉心雄。（勇不殺賊轉而掠民）江湖寇盜成都會。田里（宅）桑麻剷地空。辱及蛾眉渾莫（不）禁。椎牛還望奏膚功。（兵勇姦淫不禁椎牛犒賞）

其廿一

深宵鈴閣自焚香。（撫軍每夜焚香對天默禱）困坐愁城沒（莫）主張。賊退但（第）知懸賞格。逆辭翻敢奏封章。（盾本作附王章註云賊僞示入城中堂以之入奏）牙鎗自衞團貓（張貔）虎。幽谷頻遷畏犬羊。（撫軍畏賊每移居處）笑倒無（到此）才眞伴食。安排遺表奏當陽。

其廿二　（盾本此首作其二十在上兩首之前今照柴本次第）

束薪如桂米如珠。城郭重圍費轉輸。蠹飽每多肥小吏。狠奔到處捉民夫。練（壯）丁成市通交易。（所掠民財開市發賣）大（良）賈居奇較寸銖。（省垣物價昂貴）最愛風流京兆尹。理煩才調重當途。（張自卿大令籌辦守城物件，頗著賢聲。）

其廿三

百金懸賞遍傳呼。肉寇欒欒各被拘。（示諭拿獲內奸一名賞銀百兩連日城內盤問千人）自有（是）荊榛加剪滅。（應剪棄）偏多薏苡訟冤誣。榕城斗大傳宵柝。茅屋燈然見夜珠。萬戶千門同守望。邊隅何日靖萑符。（城內民然燈守望）

其廿四

春歸漸近熟梅天。固守危城衆志堅。匝月環攻多失計。薰風漸厲（動）又經年。悲聲（聲傳）幾處嘶（聞）班馬。血淚（灑）前途誤（恨）杜鵑。妙絕敵人渡江（山外）去。諸君（公）猶作枕戈（甕中）眠。（四月初一賊去無一知者。）

（按）太平軍以圍攻桂林匝月不克，乃變更計劃，棄桂入湘。

其廿五

碧蓮峯裏隱旌旗。賊去賊來坐失機。（節初聞賊衆圍攻省垣，遠住陽朔山擁兵不救）擁得精兵甘遠避。任他羣盜合重圍。登樓王粲空悲賦。化鶴丁仙早退飛。（王少鶴主政隨營，毫無表見，北歸，丁心齋主政見事不濟，藉解供永泉以脫身）傳道桂林烽火熄。兒童又（遙）指相公歸。

（按）桂林被圍一月，賽尙阿擁兵屯陽朔不救，圍解後又出而邀功。此詩譏賽之辭也。原本註作中丞實誤。

其廿六

賊來袖手竟無謀。事後爭功轉不休。薦牘濫邀新翠羽。封侯偏說爛羊頭。苞苴贏得書中考。瓜葛聯來重上遊。更有朱門安坐客。高官五品耀同儔。（孝廉朱坡庭賊來閉門不出，事後竟以五品保薦。）

其廿七

蔓艸遷延去更難。永安城破又興安。黃巾不少衝關賊。黑夜先逃守土官。縱有援兵皆退縮。最憐恆產（比屋）盡凋（摧）殘。倘能執法無私者。應殺（斬）商鞅（羊）剖肺肝。（興安令商賊未至，棄城逃去，遂至失守，事後上憲並不參處。）

（按）太平軍於四月二日克興安。縣令商昌及全城官吏均先事棄城逃。

其廿八

天南要隘是（重）全州。賊衆來帆據上流。伍部同心支半壁。曹公高（亮）節著千秋。糧空連

日皆楞腹。城破無人不斷頭。指點行營數十里。（盾本作遙指蓬山離萬里）劉郎觀望轉優游。（賊逼全州，城內無兵，適伍都司帶湖南兵數百過境，曹理材留之，因邀同死守。賊圍日久，糧絕，猶與賊力戰，殺賊數百，遭賊屠殺，而劉總兵帶兵數千，僅隔數十里坐視不救。）

（按）太平軍於四月初三抵全州，刺史曹燮培邀由湖南奉調入桂過境之「武昌顯」協守。詩言伍某實音誤。劉總兵即署廣西提督劉長清；並有提督余永清均坐視不救，事實俱確。城破文武官皆殉焉。盾本註死四千餘人。

其廿九

紆青拖紫荷君恩。濟世無才負至尊。昔日垂輿嗤鄭相。（鄭祖琛中丞柔弱姑息養成大患）（柴本作滿耳愁猿嘯石窟。）前途芳艸感王孫。（孫渠田督學粵西，賊逼城下，局外籌劃，徒深感慨）蚨憑鼎力常空篋。（吳鼎昌方伯辦糧臺）（柴本作自憐吳下風光麗）狼倚勞心競進門。（勞薪階方伯主招安張嘉祥等賞盜爲官）（柴本作不惜師中晝夜奔。）聞到徐陵新捧檄。蠻疆端賴固籬藩。（徐制軍光縉奉命赴粵西指日可到。）

其三十

解組歸來隱敝廬。鄉閭擾攘更愁予。承恩未竭（効）腹心（涓埃）報。感（在）世眞同燕雀居。家室無依頻（勞）轉徙。兵戈莫息總（致）郗歔。長歌聊當窮途哭。誰採（把）芻蕘達帝除。

二十三，十二十，于首都

附錄（一）

本篇在「人間世」半月刊發表後，得北平文友謝興堯君寄來其舊作關於題壁詩之考證一篇。篇中錄出原文「小序，」足補本篇所缺者。至言原作者爲「張戟臣孝廉」則與余所鈔本謂作者爲「周貽徽翰林」迥異其人。究竟孰是詩人？此亦有待於將來之考據也。至其篇末所敍賽尙阿父子軼事，知者甚鮮，亦饒有興趣。玆將謝子原文附錄於後。

桂林獨秀峯題壁雜記

謝興堯

江都張心泰著有「粵遊小志」一書，後有「附錄無名氏桂林獨秀峰題壁」三十首，其詞述當時桂林被圍之狀甚詳，並深恨滿清官吏之無能。而明心道人「髮逆初記」一書，又謂：獨秀峰詩三十首，乃藉筆墨以報恩怨之匿名揭帖。前見友人錄此三十首詞，其前尙有小序云：「洪楊一役，清

代大變，起事在吾鄉，當事尤多吾鄉人，且南方城池完全者甚寡，惟桂林巍然獨存，久而不破。時圍城內有張載臣孝廉者，（柳州府馬平縣人）目覩其事，作爲獨秀峰題壁三十首，膾炙人口，研究洪楊事者，不可不讀之作也。傳鈔甚寡，因錄之。」據此，則題壁詩實爲張載臣所作，張心泰著「粵遊小志」謂爲無名氏所題，蓋未深考。

按桂林獨秀峰題壁共三十首，其第八首末二句有云：「天邊更有飛來鶴，辜負君恩獎許隆。」自注云：「鄒鳴鶴中丞，由府尹開府桂林，上御賜詩，有「嘉爾賽鄒才濟忠」之句。」據李濱「中興別記」所載：御賜詩共二首，係咸豐元年六月之作，乃盼軍信詩。其一云：「狠奔豕突萬山中，負險紫金必自窮，峽界雙峰抗難破，兵分五路銳齊攻，壯哉烏向（副都統烏蘭泰提督向榮。）謀兼勇，嘉爾賽鄒才濟忠，權有攸歸師可克，威揚邊徼重元戎。」其二云：「羅劫吾民堪浩歎，冥頑梗化罰難寬，因除巨憝武非黷，回思庸臣心可寒，默籲蒼天事機順，速望黔庶室家完。未能繼志空揮淚，七字增慚敢慰安。」上二詩平凡淺實，當或是咸豐帝親作。

又：當賽尙阿以大學士受命赴桂督師時，上特頒遏必隆刀許先斬總兵以下攻守不力將官以

壯其行。惟賽文人，資望高而素不知兵，受命後卽自危。於武英殿大學士卓秉恬之送別，對之流涕。出發後南下，路出湖南，親兵數十，每名由地方官雇轎一乘，騷動一時。迨僨事奪職逮問，過山東某邑，邑令某迎謁，致語慰藉，賽泫然曰：「我是顧命大臣，（道光帝臨終，以軍機大臣與受顧命。）朝中首相，現在孤負國恩，死不蔽辜，但是賊不是尋常的賊，總願旁人不要同我一樣才好。」言已，泣數行下。入京後，定斬監候罪名。時人嘲以詩云：「登壇拜將倚干城，將相身兼備寵榮，聖代卽今多雨露，問君何以答昇平。」一意激而諷。賽旋發往某大臣軍營差遣，復官至副都統。至同治三年，湘軍克金陵，太平天國亡，其子崇綺於是年以旗人而大魁天下，故賽尙阿父子之榮辱，實與太平天國之興亡相首尾，亦大奇巧。



附錄（二）

關於李星沅死事之討論

李青厓先生來書

又文先生，有道。茲耑啓者，青厓去冬見人間世十五期載有獨秀峯題壁詩，其第四首本文及句下括弧內之原註爲：

聞道周郎善用兵。將軍小李亦知名。（周敬修李石梧二制軍先後來粵）千行坐擁心原壯。一戰歸來膽已驚。好勇無謀花亂陣。潛師不出柳藏營。膚功未奏飄然去。縱使（盾本作徒賦）歸田恥聖名。（李公疾終戎次，周公引疾歸家。）（青厓按：人間世，「石梧」誤作「石梅」，茲更正之；又「聖名」殆係「聖明」之誤。）

詩後又經先生下「一一考證大概碻鑿無訛」之精神加以按語：

（按）李卽前兩江總督李星沅。林死後繼任欽差大臣。十月抵桂林。周卽前漕運總督周天爵，於二月被派赴粤會辨軍事，旋被任署廣西巡撫。周督戰頗力，但亦敗績，又與李不相能，軍事益壞。李更畏縮不敢戰，由柳州移入武宣。淸廷令李回籍養病而以賽尙阿代之：李畏罪吞金死，而以病歿奏聞，此咸豐元年四月間事。

廣徵博引，亦足以見先生爲此史詩「解釋及補足之」之苦心，靑厓認爲近日不可多得之事；但其中有數點，與靑厓平日所聞者頗不相同，而其「李畏罪吞金死，而以病歿奏聞」兩句，尤令靑厓疑惑，當卽致書先生云：

又文先生有道。玆有特詢者，近讀人間世第十五期，太平天國戰役之史詩第四首之按語有：「李畏罪吞金死，而以病歿奏聞」兩句，頗欲知其梗概及其根據以明史事，務懇吾兄於執筆之餘有以示我也。手此專頌箸祺不一。

弟李靑厓　十一月十八日

（青厓按此函當時被手民誤排多處，如「特詢」誤排「詩詞」，「箸祺不一」誤排「箸旅丕」又「及其根據」脫一「據」字是也。）

青厓當時原想個人所聞不周，故有特行奉詢之舉，嗣得先生於人間世十七期見復云：

青厓先生史席大教奉悉，關於李星沅「畏罪吞金」一事，見盾鼻隨聞錄，（手抄祕本）至「以病歿奏聞」一事，則各種官書均有同樣紀載。（看官文之平定粵匪紀略卷一）現因校對其他稿件甚忙，未暇詳述之事，容當有以報命也。此復。

簡又文　廿三，十一，廿一。

具見先生著筆，一本客觀，不愧良史；惜因「甚忙未暇詳述事史」之故，致我所望於先生之碻鑿無訛之考證根據，一時無从快覩，因而引起青厓對於此詩及按語發生代加檢討之好奇心，蓋先生固研究太平天國歷史之專家，而詩中原註所稱之李制軍，實青厓之高祖，是我之不厭求詳，殆亦先生之所樂聞也。

夫盾鼻隨聞錄，固先生稱為祕本之書，實則事或不然，蓋此錄已於民國四年秋冬之間發刊於

小說月報；其中關於先高祖諸點，亦有如先生按語中所云。當時靑厓等卽合力分途徵之於淸季官書及私人紀錄，凡力之所能及者，無論地之南北，殆均瀏覽無遺；雖靑厓等藉以益得了然於先人之言行，然於盾鼻隨聞錄所言諸端，則不特迄未得其佐證，且因以愈見其肆意誣妄，當卽匯諸書之說致小說月報駁之，此十九年前之事也。第以歲月遷移，記憶所及已不能詳盡，而又疊經喪亂，昔之所抄錄亦早蕩然，此次讀及先生復書，遂於業務之餘，先後至南通南京蘇州杭州等處各圖書館，對此誣妄之詞再作有系統之檢討；然僕僕道途之所得，除在蘇州滄浪亭圖書館發見有木刻本盾鼻隨聞錄以外，其他有關之諸家紀錄，則仍與昔之所見者相埒，而未能有新的發見也；故遂不得不走訪先生，以冀一窺先生所蒐集之各種根據。

此中梗概，曾與先生言及，卽承以官文之平定粵匪記略卷一見示；靑厓比卽於紀略中所敍李尙交替一條之末，指出「李總督旋以疾薨」一句，以證官文只言「疾薨」，而無「以病歿奏聞」一之說；夫官文旣無是說，則「因畏罪吞金」而結果「以病歿奏聞」兩句，自難於謂其碻鑿也明矣。先生富亦謂然；並謂「官文之書過於簡略，難資系統說明，不妨懸爲疑案。」靑厓則謂「因疑而懸，

固可免除武斷，然究不若設法尋覓佐證，庶祛疑而信益彰。」蓋先生能以理智爲立場之誠摯，固能感李總督之後嗣，然靑厓本個人所知之資料，尤頗以可靠之強有力的紀錄，使先生之理智愈得昭信於國人，故當時卽以「願自再行蒐集材料以作系統說明」告先生也。

近乘春假之便，耑赴杭州，於其省立圖書館中取淸奕訢所輯之平定粵匪方略，摘錄其與先高祖之去職及病故有關諸條如下：

（一）卷三第二十三頁

初九日（按卽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命賽尙阿爲欽差大臣，馳往湖南辦理防務事宜。

同日又命賽尙阿馳往楚粵之交，駐紮調度，旣防竄擾，藉作聲援。

（二）卷四第二頁

初二日（按卽同年四月初二日）傳諭欽差大臣賽尙阿，馳抵楚粵之交，着卽馳赴廣西軍營接管軍務。傳知李星沅馳回湖南，會同駱秉章辦理防堵事宜。

（三）卷四第十五頁

二十五日（按仍即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星沅奏言：「本月初四日馳抵武宣，疾勢劇增，請將欽差大臣關防暫交撫臣周天爵監用。」是日傳諭內閣曰：「李星沅移紮武宣，舊疾劇增，賽尙阿現已在途，着即馳赴廣西接辦欽差大臣事務。李星沅着卽回籍養病，關防交周天爵收存。」

（四）卷四第十九頁

二十七日（按此條仍與後條同月）周天爵奏言：「欽差大臣李星沅，於四月初一日，由柳州登舟。初三日至象州；有來謁者，言患足軟不能步履。初四日，至武宣，臣見其精神大減言語不甚清楚，卽爲延醫調治；不效。十一日，將欽差大臣關防交臣敬謹封存，十二日，病故。」

夫平定粵匪方略，固清廷紀錄太平天國戰役之官書之集大成者，設就以祛先生之疑，以就正於先生，先生諒亦不謂我爲妄。誠然，則請先取先生加於獨秀峯題壁詩第四首按語中之「李更畏縮不敢戰」至「而以病歿奏聞」各句，析其因果關係：

（一）「李更畏縮不敢戰，」故由柳州退而「移入武宣。」

（二）旣退而「移入武宣，」故「淸廷令李回籍養病而以賽尙阿代之。」

(三)「李」聞此令，遂「畏罪，」故「吞金死。」

(四)當時地方長官因「李畏罪吞金死，」故揑造故實「而以病歿奏聞。」

此中因果關係既明，請進而檢討方略中之線索：

(五)賽尚阿初次受命之目的地，爲楚粵之交。

(六)繼乃再受命馳赴廣西接管軍務，而先高祖則受命馳回湖南，會同駱秉章辦理防堵事宜。

(七)先高祖馳抵武宣，疾勢劇增，請清廷命周天爵以地方長官資格監用關防，而清廷命其着卽回籍養病；關防周天爵收存。

(八)周天爵奏聞先高祖之病狀經過及病故日月。

似此，則先生按語末之各句，卽令不作所揣度之因果式之聯帶解釋，而僅作獨立式之直覺解釋，亦已影響於先生所持之「大概碻鑿無訛」之見地矣！先生其許我略加商榷乎？

蓋就方略中所紀之情勢觀之，賽尚阿之馳赴廣西，先高祖之調回湖南，自係清廷之軍事計畫；是先高祖初非因病而回籍也明矣。設先高祖在廣西有債事或畏縮之跡，清廷必且以日後施於賽

尙阿之拏問，先施之於先高祖，何至仍命其馳回湖南會同駱秉章辦理防堵耶！且先高祖原駐柳州，至咸豐元年三四月之交，洪楊實力漸盛，遂由柳州移駐武宣；按柳州在北，武宣在南，相距約四百里許，而洪楊之發祥根據地金田村又在武宣之南，是則先高祖之由柳州而移駐武宣，實由北而南也，實由後方而前線也，「畏縮不敢戰」者果如是乎！夫既未僨事，又非後退，果將何由而致罪耶？是則「畏罪吞金」之說，殆純乎爲盾鼻隨聞錄作者一人之私言，已更無俟乎申辯而其誣自明矣。且先生按語中有「周又與李不相能」一句，而方略中之奏聞先高祖病故者又適爲周，夫既不相能，是卽令萬一眞有「畏罪吞金」之說，恐周亦將絕不爲其「不相能」者曲諱矣；而況周之一奏中，固已臚列事實絕無疑義於其間耶！

凡茲所舉，與官文之紀略中所記，確有詳略之不同，第未知在先生能認爲可資系統說明否也，幸先生有以示我也。

上月在先生家中，先生曾言「盾鼻隨聞錄中各種紀錄，仍有賴乎旁證」，此誠尤爲令我深佩之語。蓋鄙意以爲題壁詩之作者與隨聞錄之作者匪僅殆不同時，卽其出意亦各有別，隨聞錄之作

者不過欲附題壁詩及其他諸作品自抒其情耳！雖其情之所繫，僅或可於木刻本附刊之跋窺見一二，然其所錄與先高祖有關之各節，已从上文所舉各端證明其悉爲讕言，且因而影響於先生之按語矣。青厓既關心史事，關心祖德，且復關心今之良史如先生者，故敢不憚煩瑣，先舉官書集大成者之紀錄如上，復附以個人論斷，先生或不以我爲好辯乎！

至於私人紀錄，自愈足以供旁證之資，如王闓運李元度諸家之書，於此問題自有可以引用之處；然青厓不欲引用也。無他，王李之時代及鄉里均與先高祖過近，或難以堅讀者之信仰心，且轉疑青厓有利用之意也。鄞縣陳康祺，爲清同光間名著作家，其所著之郎潛紀聞，郎潛二筆，三筆等書，夙爲談清代文獻者所重視，是陳氏之立言價值本有定評，而其時代及鄉里又均與先高祖相距頗遠，故以青厓之地位而欲引用清季私人紀錄之紀錄先高祖者，自以此類著作家爲宜，故特錄陳氏之燕下鄉脞談一則如下：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所簡百廢俱舉，棱棱有風骨；既以母老乞病歸。文宗登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亂漸張，而林文忠道卒，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欽差大臣關

防畀公，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憂賊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共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公疾革，以關防送周文忠而遺表薦向烏可任，其後三（青厓按「三」似「二」之誤）公皆殁身軍事……似此，則先高祖對洪楊之認識已異乎常人，而遺表所薦之人材，且復爲清廷所重任，（而又皆殁身軍事）是果不足爲「畏縮不敢戰」及「畏罪」之反證乎！宜乎陳氏於上列一則之末，先以清臣之立場批評洪楊之始終，後乃謂「公殆見洪楊初起，勢驃悍驍劇不易摧，思鄭重一戰也。豈懦帥畏事比哉！」我不知先生以此說爲然否也？

合此類从官書私著兩方面之紀錄觀之，則先生在獨秀峯題壁第四首後所加之按語，其尙應加推敲又甚明矣。先生其許我以此函公之於人間世之篇幅，亦如上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函所受之待遇乎？手此順頌

箸祺不一。

李青厓啓　四月二十一日

再復李青厓先生書

青厓先生左右。由語堂兄轉來大札，對於介先高祖李星沅死事復有所討論；足見孝思不匱，古道照人。文亦人之子孫也。我愛我祖先，豈不能同情於朋友之愛其祖先乎？十餘年來，文致力於太平天國歷史之搜討，不過係個人一種文學上及知識上之興趣和癖好；偶有所得，率爾操觚，發表文字藉以自遣。乃蒙以「良史」及「專家」見稱則又何敢當之？茲者，關於前文之按語既承責以「應加推敲，」復緬懷「前約，」趣味加濃，文與增旺，謹罄其所知所見，一一報命。

先決問題

吾人討論李星沅究是否畏罪自盡一問題，當有一先決問題在：此即對人問題與對事問題之分辨是。夫吾人本科學精神，以科學方法而研究歷史，當惟問是非之眞相，屏除愛惡之情感，誠如尊謂著筆「一本客觀，」復力求「免除武斷。」故甚望先生「關心史事」之理智，淩駕「關心祖德」之感情；而終不以文之搜求所得所見為有意汚辱介先祖者。此非對人問題而惟對事問題之先決

點一。

復次，前文之按語及註釋，均係加諸周氏史詩諸首之後，所云「一一加以考證大概碻鑿無訛」之語，自係指史詩所詠之事而發。如事實非虛，則此語何病？按語中，李氏「畏罪吞金死」一句，來源實出自盾鼻隨聞錄（以下簡稱「盾錄」）先生不滿於此句而斤斤置辯，則今後之討論當以此句是否眞實可信爲主題，而誰人引用，大可不管。故再望先生捨棄似乎是執責個人之成見而惟遡客觀，專以主題爲對象，是則此非對人問題而惟對事問題之第二先決點也。（文引用此句亦有理由詳後）兩點既辨明，可逐步進行研究。

盾鼻隨聞錄及該史詩評價

此書在文之所得乃由南京國學圖書館之「手鈔祕本」轉鈔而來。原鈔本藏該館之善本室，係淸俞泰生氏鈔本，有「周輔印」「左翁寓目」「雪樵」「泰生之印」「其夢耶」「校書如掃落葉」諸印，年代甚遠。先生於民四已得見刊本於小說月報，誠可幸可羨之事，足引起「余生也晚」之感。偶憶起古喻言：甲乙二人共覩一盾，甲見其爲金質，乙則見其爲銀質；其實，兩面不同，而兩

面俱眞，未能互爲詬病也。今先生所見固爲刊本，而文所見卻是鈔本，亦何以異此？如或該刊本亦係由同一鈔本錄出，則文所見者殆古於先生之所見矣。一笑！

考此錄係自署「樗園退叟」者所著。（據同文謝子興堯言退叟姓汪，餘未詳）著者去太平戰役不遠，或是曾經參與一方面者，以其見聞紀述，自爲詳細。然太平方面事實及內容，卽在當時人亦難完全明瞭。各種官書及野史有如此錄者之所載，傳聞失實之處自是難免。一一考證，有待於海內學者於將來，茲不及論。就大體而言，當時人對於此錄——並及該史詩——之評語，今搜得兩種。

（一）曾在太平軍中遘難之李圭所著之「金陵兵事彙略」一書有云：「時有獨秀峯題壁七律詩三十首，紀賊起粵西至徐大臣（廣縉）接辦軍務止，事甚詳，海內傳誦。壬子仲冬自序。玩末首，其人嘗出仕。聞尚有盾鼻隨聞錄及金陵陷後事要皆不免譏刺，然自是實錄。」

（二）明心道人之髮逆初紀一書，成於同治九年，中有一段云，當繼周天爵任之桂撫鄒鳴鶴褫職時，「有妄題獨秀峯詩三十首者，匿名揭帖也，點染是非，逞其私智，」並以其爲「從戎無聊藉筆墨以報私怨者所爲，」蓋以賽尚阿與烏蘭泰不和，諸詩「傳係烏幕下士揑名所作，故抑賽而譽烏。」

然而縱使詩人即如該著者所言有「抑賽而譽烏」之主觀，但李星沅之爲欽差大臣一始一終均在賽烏二人到桂作戰之前，顯與二人交惡之事無關。（烏於四月初三始到武宣）如是則詩人詠李之事，仍是客觀，不能受「藉筆墨以報私怨」之惡評。矧詩中所詠事實，經余「一一考證，大概確鑿無訛」，是則明心道人之評語，容或「別有會心」，「自存成見」，吾終以爲於諸詩——尤其是詠李一首——之價值無損也。

於此不能不附提一點。關於李星沅死事，盾錄自有一大矛盾之點。該史詩第四首問明明有自註云「李病卒」（此係據盾錄本，柴本原註則云「李公疾終戎次」）而全詩連註均載在盾錄之末，然則何以該錄著者仍云李氏「畏罪吞金死」乎？人非大愚，斷不至「明知故犯」，自相矛盾，自貶其言之價值一至於此。或者其另有祕聞之源，爲時人所未知者乎？是則不可不詳細研究當時當地之事實及環境以作吾人之論據也。

當時之戰況

道光三十年十月，新被特派赴桂督師之欽差大臣林則徐既死於潮州道上，清廷乃以前兩江

總督李星沅繼任爲欽差大臣。李於十二月中馳抵桂林，卽赴柳州督師。（杜文瀾之「平定粵匪紀略」及「平定粵寇紀略」均云李十月抵桂林實誤）統計李氏在桂，由十二月至四月中身死，爲期約四個月。欲明李氏之功罪，不可不詳考此數月中廣西官軍與太平軍之作戰情形。

先是，於道光三十年六月，太平軍既在金田起事，官軍戰敗。至十一月下旬，官兵復進攻金田，中計大敗。巡檢張鏞，黔軍副將伊克坦布及千把總等員弁多人陣亡。「是役也，匪獨黔軍爲之挫衂，卽本省兵勇之助勦者，亦相與謀堅壁之守，不敢易言死地矣。」（粵氛紀事卷一）李氏到桂所統率者，最先卽爲此等戰敗氣餒之兵將也。

到桂後，李氏進勦金田之計劃卽是調兵遣將，「厚集兵力以攻之。」無奈李能臣之滇軍，在中途遇他股土匪接仗失利，陣亡將弁十員，因之遷延不至。獨有新任廣西提督之向榮率楚軍自橫州勦匪得勝後卽遵令赴潯。故十二月之內，並無戰事。所屢見者惟李氏奏陳勦賊之計劃：一則曰「計劃六條；」再則云，「通籌全局；」三則又云，「縷陳籌勦事宜；」四則曰，「解散脅從懸賞購募逆首，」自稱「辦理已有端倪。」（統見咸豐朝東華續錄）此皆紙上談兵，空言則滔滔不絕，而捷報卻寥

冢無多，甚至太平軍之實情亦鮮奏聞，宜乎淸廷之大爲不滿矣。（詳後）

至咸豐元年正月，太平軍聞淸軍大兵雲集，卽自焚其金田大本營整師東出，踞大黃江江口墟，「面水背山」，「恃以爲固」，亟謀出路，伺機北上。淸軍方面，李能臣亦率滇軍至潯州會合。是時，淸軍合計桂黔滇楚粵閩六省軍隊及壯勇兵力總有萬五千人以上。向榮以提督資格在潯州前線指揮作戰，先繞道平南縣而至太平軍後方，分三路並力進攻江口墟。正月十八日，兩軍接觸。據報，官軍先獲小勝，卽冒險窮追，又中計遇伏大敗，將弁陣亡者十餘人。查李星沅關於此役之奏報先則鋪張勝利，繼則云「雖少有擒獲，弁兵亦有傷亡。」故謝山居士曰「是役也，督師（卽李）以捷聞，而折將之咎不能掩，蓋先勝後敗，賊之狡焉以思逞者未艾也。」（粵氛紀事）此爲李氏第一次之戰績——敗仗。

至二月初旬，向榮又率兵攻大黃江，牛排嶺等處。據報，官軍奪牛排嶺，焚江口墟賊巢。太平軍往西退，官軍尾追，攻克新墟。太平軍繼續往西入武宣縣，據東鄉等處。是役也，李等奏報大獲勝仗，斃太平軍千餘人，向榮且得獲賞巴圖魯勇號矣。然以情勢度之，淸軍於此役雖不至敗，但亦未必得勝；其

奏報大捷者，鋪張與粉飾之慣技耳。此役，太平軍之由東路西退自是實情，但非因戰敗，蓋由於清軍三路扼守，前進爲難，從東路打不出去，而食鹽，糧米與煙硝均缺乏，故不得不自動西退，變更戰略，欲轉由武宣一路衝出也。賊退尾追，稍有擒獲，便又報勝邀功，甚至捕殺良民，焚劫村鎮，飾爲戰功，證諸前後事實，固清軍之慣事也。

有疑此言爲過甚者乎？請讀西史米度氏歷歷如繪之評語：「太平軍與清軍在最初期（卽在廣西）這些戰況，足以代表以後兩軍全局戰役之軍事進程及策略。太平軍先奪一地，堅築防禦，官兵擁至，漸集漸多，交戰不利，圍之以衆，斷其糧道。迨太平軍糧食缺乏，則整隊突圍衝出，殺兵甚多，走據他處，官軍尾追，復戰敗傷亡，乃搶劫本地居民。太平軍每次逃逸，均距離北京愈近，卒抵南京，鎭江等處。」(Meadows: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p. 147)

關於向榮鋪張戰功，粉飾敗仗一事，又有一佐證。據咸豐二年五月雲貴督撫吳文鎔，張亮基奏報有云「滇黔邊界多與粵鄰，防堵不容刻懈，因時差人赴粵西大營一帶偵探賊情。臣等細加訪察，似係提督向榮，誇詐冒功，飾智欺人，以致軍心不能帖服奮興……乃向榮徒爲大言，一無實際，屢屢

自表軍令嚴明，將士用命，並未聞破一賊營，擒一賊目，而我軍殞將折兵，不一而足。伊所稟報非曰轟斃賊匪多名，即曰奪獲賊械多件，止虛擬而絕無實數也。……似此有虛名而無實用之人，諒未足倚以辦賊。」（見東華續錄卷十五）計向榮在桂與太平軍戰，除守桂林有功外，餘無足錄者。

此時，官軍方面不特不勝，而且在西線頓陷於極危險之形勢。緣象州爲由武宣北進桂林省城之孔道，此時無兵把守，大門洞開，苟太平軍即長驅而入，全省殆矣。適有周天爵被任桂撫，於二月初一抵桂林，即由柳至潯，復赴武宣。僅一日而太平軍即至，彼乃急趨三里地方統少數之兵獨力扼守三日。三里又爲武宣至象州必經之路。若此公遲到一二日，桂林恐不可保矣。此事見周氏致鄂督（程矞采）之私函，並明謂太平軍此次之西退係自焚其巢穴。此非清軍之戰功而實是「致賊四出」之大罪之最好證據也。（周氏函英譯載米度氏前書一五六——一五九頁詳後）

二月中旬，太平軍既已整個退至東鄉等地，而李等奏報則云，「桂平爲之肅淸」。在事實上，此時雖周天爵親赴武宣督勦，亦數戰不利。十七日，太平軍攻東嶺村，向榮督率副將和春，都司鄧紹良及鄭魁士等抵禦。鄧鄭受傷，闔勇潰敗。適候補道張敬修援兵至此助戰，太平軍始退。（粵氛紀事）

是役也清軍又敗績。

三月初二日，清軍再攻東鄉，「不克，」即敗也。周氏致鄂督私函亦言：「此兩次交仗，匪軍並無損失，因我軍畏怯也。」

三月初十日，太平軍欲由舊縣墟口過江而聯合全軍北上。有壯勇力戰抵禦。（大概此即知府劉繼祖所率之降賊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等水勇。）太平軍渡江不成。據奏報亦僅謂礮斃數十人，後復傷斃二十餘人耳，未足言勝也。而據周氏私函（同前函）則謂此役「未遣一人作戰。黔兵亦只在山上觀望。」「此等水勇力行守衞五渡口，屢立戰功，而向榮則妒忌甚，聽讒言而惡之，但水勇戰績優於正兵，」云云。四月以來清軍稍有勝利者惟此小接觸耳。但仍非主力戰，亦非大捷也。

自三月中至四月中李死之日「西線無戰事。」然則謂爲「畏縮不敢戰」豈讕言誣捏乎？

但在三月初，清軍又在他處爲土匪擊敗。周氏私函云：「太平及南寧適來報告，危急萬狀；鬱林博白將失守。在平樂賀縣，副將戰敗，不知下落。其他區域，全爲匪擾。」賀縣之敗亦係由官軍中土匪誘敵之計，窮追遇伏，以致兵敗將亡，死副將，參將，都司，千總，把總等八員，官兵陣亡不知多少矣。此次

大敗，清廷極爲震怒，即傳諭申斥李等至爲嚴厲，其言曰：「朕屢次諭令李星沅等，嚴密布置，勿墮奸計，乃竟屢次遇伏，至挫我師，未見我兵設伏誘賊。及至賊黨飽颺而去，乃始調兵尾追，搪塞了事，於事何濟？該大臣等既知『賊匪詭詐異常，非奇兵不能破，』何尙無成算，一至於此？……李星沅總統軍務，數月以來，未見所辦何事。見派賽尙阿督兵接應，尤不准稍形觀望，致干戾咎。該大臣等縱不知自愛，其如吾民塗炭何？言之至此，憤悶殊深！」（見東華續錄）查此諭係四月初六所下，李於四月十二日去世時，當尙未見到。然局勢嚴重，已當負責，則李所深知者。

總上觀之，自李星沅接欽差大臣關防到桂督師起以至其去世之日止，官軍在桂省作戰敗多勝少，其實可謂勝利全無。清廷前後調動各省兵將至桂作戰者萬五千人有奇，撥餉亦百餘萬，焦急至極，望捷彌殷。李爲督師大帥，「總領戎行專司籌辦，」（見東華續錄）有全權，亦有全責。戰績如此，功罪立判矣。

當時之官軍

先言兵士之情形。

周氏私函云：「賊愈戰愈多，而我兵則愈怯，實無法可以剿滅之。賊兇悍有力，非烏合之衆。彼方紀律嚴明，而我軍則毫無紀律，退易進難，雖屢加勸諭而孱弱畏葸如故。吾屢次上陣，其他各處官軍亦同樣無用。現惟賴廣東派兵及鄂省速派二萬大軍來援耳。」

黔兵自金田敗後，氣餒不敢戰已見上文。

後來之烏蘭泰有奏摺云：「與英國交戰失敗，影響於軍隊甚大，至今未能恢復，故臨陣退縮爲慣例，放棄防地爲常事。臣前耳聞而未敢置信。及今身臨戰地，親見實情，深以爲憂。軍事作戰之所忌者，我軍皆有之，甚至不聽命令，自由行動。……向提臣，秦提臣，及臣三人欲在一處紮營而軍隊則自動開拔赴象州。……更聞在前交戰時，各軍毫無紀律，絕不聽從號令。一聞槍響，兵即震懼；如有一二人受傷則全軍思退。」（見米度氏前書原文英譯一六〇，一六一頁）

向榮之楚軍，初到桂時作戰頗勇，但未幾即離心離德，不肯力戰。據官書所載，其原因（一）向軍初來，每有勝仗輒犒賞兵士銀每人一兩；自李星沅任事，「以難以爲繼，減作三錢，軍中譁然，誓不出力，後復改爲一兩而兵心已渙，竟難復振。（見賽奏摺。）（二）向榮不避嫌疑曾奏保其子，「以至楚

兵離心，自挽無術，故遇事推諉。」（統見東華續錄）「向榮本有能幹，但爲人不公心，而且太狹隘，掩人之美而獨揚己功，雲貴兵皆惡之。」（周私函）此又可見滇黔二軍均不肯力戰也。

驅此等脏弱，畏葸，氣綏，心離，毫無紀律，不聽命令之兵以當氣盛膽壯，飽受訓練，紀律嚴明，視死如歸，萬心如一同爲一大宗旨而作殊死戰之太平軍，殆不待交綏而勝敗之數亦可以預卜矣。

至於當時將帥實情則「不和」二字，足以盡蔽之。「是時各營將士皆不和，而專鬪專圻亦各存意見，不能相合。」（粵氛紀事）據周氏私函則曰，「吾人之餉將絕，兵力又單薄，將官不和，事權不一。」淸廷亦知其弊，故寄諭云：「總因主帥各執意見，兵將解體，觀望推諉，老師糜餉，曠日無功。」又諭云：「儻各持意見，不以公事爲重，老師糜餉，坐失事機，亦惟爾諸臣之罪。得失利害諒該大臣等自能熟思審處也。」其後賽尙阿奏云：「伏查粵西軍務大局實由將師各執己見，賞罰旣不相謀，功罪何由得當？」（統見東華續錄）嗚呼，在下層則兵無鬪志，人有怯心，而在上則將與將不和，將與帥不和，（周與向，李與向，周與秦，向與秦，）帥與帥亦不和，（周與李）以此兵將而對敵上下一心誓死殺妖魔打江山之太平軍，雖孫吳再世，諸葛復生，亦無能爲力可斷言矣。

李周之爲人及其不相能之事亦爲討論本題所當研究者。考周天爵之爲人，據賽尙阿云「周人本戇直，惟多率意而行，毫無區別之處，衆心益難傾服，辦理更覺掣肘。（見賽同上奏報）又周「爲人居心本直，惟性強耳軟，精神不及。其子周光岳，從中干預，致失人心。」又周「忠直有餘，馭衆乏術。」（見東華續錄）夫個性倔強偏執如此，重以其爲清帝所最寵信之師傅大學士杜受田所保舉之人，（見李元度著「先正事略」周傳）靠山如是其強有力，更有所恃而無恐，則其與李向秦等大生意見，不能合作，亦意中事矣。

至於李星沅之爲人，觀盾鼻隨聞錄下錄數段可略知之。吾人卽信其一半，已可知其非統帥之才，斷無成功之望者矣。

「李星沅情性乖張，黷賄無厭，平素不孚衆望，到粵後擁兵自衞，縱賊不擊，日事酣醉，復妄自尊大，苛責儀節，將士離心，遷延日久，蕞爾州城，屢攻未克，每戰失利，賊氛愈熾，畏罪呑金而死。」

「因李星沅連誤事機，漫無布置，半載以來，賊勢業已蔓延。」

「退叟曰……李星沅以貪酷暴戾之資，驟膺重寄，叱罵鎭將，鞭撻員弁，午後卽沈醉偃臥，不見

一人，遂至士卒離心。鄉勇二萬餘人同時散去，粵人至今唾罵。」

周天爵在其私函中對於李氏亦多微辭。一則曰：「紫荊山現無我軍，李大臣以爲此地值不得注意。」再則曰：「李大臣以杯水救車薪，且又常常調動隊伍，軍士畏行多路。總督斥革某官胡某，彼則袒護之。彼又掩飾鄭祖琛之罪而不知誤國實深。」三則，總結全函，以爲廣西大局之一壞至此「皆李星沅一人之過。彼不遑他務，惟尙空談」云。李氏才力均不勝統帥大任，又可斷言也。

論及李周不相能之事，二人衝突事見諸册籍者至少有兩點。其一「文忠（周）見三省之兵持久而困，欲請調北方勁旅萬人，而文恭（李）以南北異宜，馳書亟止之。文忠不懌，乃單銜奏請，復引疾陳請開缺。文恭見武宣之勢日劇，而中制之出多門，乃與撫軍會銜奏請欽派重臣統領以一事權。」其次，周駐武宣時，李商請移潯而檄臬司楊彤如赴武宣近受籌策；「文忠不可，未幾而文恭病作矣。官兵頓於武宣，怯賊不敢進，文恭乃自柳州移營入武宣以鎭撫之，以是月初四抵縣。」（上兩則均見粤氛紀事）兩人之病均生於鬬氣之後，如出一轍，何其巧也！李一死而周卽以病愈奏聞，更可見二人之「不相能」至如何程度矣。嗚呼，兵既不能戰，將既不能和，而周天爵又處處掣肘，欲與

之鬬氣耶？彼又有所恃而鬬他不過，且自己又無應付之方略。身負重責之李氏，處此環境，實無可奈何，恐任何人處彼之環境亦無可奈何也。

最後之十二日

李抵武宣，與周天爵等會見，其間有無當面衝突之事，尚未可知。查武宣縣城雖在戰事前方，但仍距東鄉最前線六十里，爲淸軍前敵大本營所在，況停戰一月，此處無大危險。李之到此，非冒大險之勇敢事也，徒以職責所在，形勢所迫，不得不來，大概原冀竭力以圖挽救。然而戰局情形愈攪愈壞，愈弄愈僵，是爲實況。尤可注意者則消息愈來愈緊，前途更爲岌岌可危，蓋據周氏奏報於初十日前後卽得探報預知太平軍全軍突圍而出，而是時將帥不和如故，兵士畏怯無鬬志如故，將官不聽命令如故，實是絕對無可挽回之局。此危急軍情李當知之，知而不能爲力，身爲主帥者，其憂苦爲如何？十一日，彼卽以關防交周監用。此中之苦心，試讀其生前最後一奏摺可以想出：「臣於本月初四日馳抵武宣，疾勢增劇，惟軍事重大，萬不敢因疾置身事外，亦未便乞假遷延置諸軍聞而懈馳。惟所畀欽差大臣關防係出自特旨，所關甚鉅。欲臥而護之，則病中恐有疏虞，若徑行交出跡似推卻。再四熟

思，惟有將關防暫交撫臣行營，遇調發卽由撫臣監用。既昭愼重，於軍事亦不致曠誤。」據此奏摺，清廷乃諭令李回籍養病，而李以先死未及見也。（東華續錄）

此時大局之絕對無望，李知之最深，卽由先生所引用陳氏之「燕下鄉脞談」一則，可爲明證。李此時「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壯武皆與共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先生謂「先高祖對洪楊之認識已異乎常人，」確乎此言！蓋所認識者非他，卽洪楊斷非其力之所能敵也。

李死後未數日，太平軍果脫圍而出。沿途毫無阻礙，向東北方面進據中平等處。十六晨，清軍始知之，周調兵往追，而秦定三周鳳岐等軍等皆不肯接應。及後有勉強開拔者，卽又退回。向榮之楚軍則三日不戰矣。前此李周等奏報掩飾其畏縮不戰之情狀，屢云，「賊勢窮蹙，」定計欲圍困而聚殲之，不圖此次太平軍竟突圍而出，安全逃逸，適如李生前所預料者。事後清廷諭云，「此次賊匪竄逸，咎在主將不和，以致將弁觀望。」因此周向等均獲嚴重處分，獨李適先二三日而死，幸以身免，眞死得合時哉！

淸廷之處分

我人研究太平戰役全史，對於淸廷處置全役軍事有一値得佩服之點；卽是，賞功罰罪至爲嚴明，此爲治軍之要素。太平軍興後，淸廷屢頒諭旨嚴厲告誡主將等勿「老師糜餉，坐失事機，」又明白申令「一戰之功小，致賊四出之罪大。」其他責成申斥之諭旨尤多。受任而無功；必難逃最嚴之罪刑。先乎李星沅在桂之巡撫鄭祖琛，提督閔正鳳皆治重罪。甚至鄭革職後在籍病故，淸廷得報卽諭云，「鄭祖琛孤恩昧良，可恨已極。該犯在家身死，太覺便宜。」何等嚴厲？後乎李氏者，先有大學士滿人賽尙阿，亦以無功且「致賊四出，」卽奉旨「身爲統帥，調度乖方，總由號令不嚴，賞罰失當，以致勞師糜餉，日久無功，實屬孤恩大負委任，」卽着革職拏問，解京發交刑部治罪。結果以其「未能迅速勦賊，致令蔓延楚省，勞師糜餉，深負朕恩」之大罪，得斬監候之刑判，其四子在京服官亦一併革職。又繼賽爲欽差大臣之兩廣總督徐廣縉，亦以無功受罪，僅因「行走遲延，調度失機」亦獲斬監候之刑判。湖廣總督程矞采則革職發新疆當苦差。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先亦受革職拏問之處分。（後來陸在南京城破時被殺）（均見東華續錄）試想假如李氏斯時不死，其罪固無殊

於賽，徐，程，陸等，則其結果，亦能逃清廷之嚴罰否耶？

蓋棺定論

李死後，清廷徒因其「不遑將母沒於王事，」爲此忠孝兩字，亦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勉予種種郵典，然對於李之功罪固甚明瞭，在其他處均屢次表示憤恨之意，毫不容情，毫不含糊也。有疑吾言爲誣蔑者乎？請閱下錄數則，是見李氏之「蓋棺定論」矣。

是年八月間，清帝亟盼賽尚阿之捷音，因作「盼信詩」七律二首，其次首有句云：「回思庸臣心可寒。」庸臣卽指鄭李二人也。詩末附以註云：「粤西自竄擾以來，前撫臣（卽鄭）失之庸懦無能，因循畏葸，繼之以李星沅推諉粉飾，以致蟻屯蠭聚，日漸蔓延……」云云。（見剿平粤匪方略卷首）又於七月間，清廷邸報有云：「翰林院呈進侍講學士潘曾瑩撰擬原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祭文碑文。得旨祭文碑文獎譽過實，況辭藻太多，著另行删改。李星沅調度失宜，惟念其沒於王事，故爾優郵，其功過不相掩之處，亦應敍明，溯其曆任封疆，尤不足稱矣。」（見東華續錄卷十）其後，經改撰而頒賜之祭文有云：「籌畫失宜，功過不能相掩，惟念致身王事，爰稽郵典於春官。」御賜碑文則有

云：「何意早經出甲，逾數月而莫報捷書。及乎再議濟師，無幾時而遂來遺疏。雖失運籌於帷幄，未靖妖氛，究爲致命於邊疆，堪憐勞勩。」又曰：「一勤必錄，悉捐既往之愆。」（見「李文恭公傳誌碑銘」刊本）是則李之死誠「克蓋前愆」者，一死之功用亦大矣夫！

李星沅究竟怎麼樣死的？

李之死事各種史籍記載者甚多，茲以所搜得者臚列於後分別討論之。

（一）周氏奏報云其病卒。（即大函所引）

（二）「李文恭公行述」及「李文恭公傳誌碑銘」中之國史館傳及家傳，均云病卒。

（三）李元度之「國朝先正事略」李傳云其病卒。

（四）謝山居士之「粵氛紀事」及「平定粵匪紀略」及其他官書均云病卒。

（五）周貽徽史詩之註語亦云病卒。（見前）

（六）清廷諭旨均云其病卒。

（七）王湘綺之「湘軍志」只言「星沅薨。」

(八)王定安之「湘軍記」亦只言「星沅卒武宣軍。」

(九)驢背逸民之菰蘆筆記則云：「賊勢已盛，公以憂憤卒軍中。」

(十)最後，則盾鼻隨聞錄獨與衆異之說，李「畏罪吞金而死。」

綜觀上列十種紀載分析而言，可歸納爲三大類。其一，官書，諭旨，國史傳及史詩之類(三)(四)(五)(六)非直接源頭，俱憑奏報或傳說而言，可信之價值自屬有限。其二，只言其死了，而不明言其「病卒」或「自盡」者，(七)(八)對於本題之討論無大助益處。其三，周氏奏報及李氏家傳，(一)(二)皆直接源頭，頗有力量之證據，獨有研究之價值。

先論李氏家傳。考李星沅死時，其子李概似是在軍送終者，故於「行述」及「家傳」言其病狀及死狀最詳。論理，此是「人證」，似乎可信。但此中仍足啓疑。何則？蓋如李氏果是自盡，其子必以爲是先人及全家之莫大恥辱，「家醜不出外傳」，當然深爲之諱，而以病歿報告。「隱惡揚善」，「文過飾非」，甚或僞造功德，以光先人，在吾國之訃聞哀啓中所常見，無足爲異。此則等是「關心祖德」之動機也。觀李氏「家傳」中敍其在桂督師之戰績有句云：「發縱指示，所向克捷」，證諸

上文所詳述之戰況，可以知其言之全僞，而全傳之價值亦有限矣。

其次，周氏之奏報亦似頗有價值。然而信如李氏果自盡者，若據直奏聞，當於周氏本人不利，蓋兩人不和，久不相能，彼之嫌疑實大也。或者周氏當時亦爲李子所瞞而信爲病卒正未可料。此皆在可能之中，故其奏摺亦未能成爲確實可靠之證據明矣。

以上兩據，我人雖承認其爲頗有力量，但仍不免啓疑，未足令人盡信，此當鄭重聲明者。今請進而研究第四類之紀載。(九)(十)

盾錄獨紀載李氏自盡，爲別書所無，但未有詳述事實及根據，致引起吾人之討論，多費筆墨精神，至可惜已。平心而論，承認其言與否認其言兩方面均乏眞實無訛確鑿不磨的憑據。然而吾始終以爲其言爲比較可信者，則前後事實及一般環境——如以上所縷述者，確乎令李有自盡之極大可能性也。夫李星沅手握大權，身負重責，然而數月以來，有敗無勝，有罪無功，欲進則一籌莫展，欲退則職任難卸，欲按兵不動則敵勢頑強，務求出路，我不攻人，人必攻我，其憂可知矣。而況下有不戰之兵，中有不和之將，上復有督責嚴厲賞罰嚴明之君，其憤亦可知矣。尤甚者，久戰無功，辜負皇恩之

罪在在足以生畏，而身敗名裂，晚節不完之萬不能逃避的結果，亦在在使其生懼。以憂，以憤，以畏，以懼，李欲不自盡其可得乎？抑且輕身一死，死得其時，死得其地，復因忠孝二字儌倖能自蓋前愆，而竟得其名，此亦李之最聰慧，最明哲之出路也。

菰廬筆記有一則述李氏事。此書著者「驢背逸民」自稱與李氏有親戚關係，或頗悉李氏死事之內幕，故不言其病卒而云，「賊勢已盛，公以憂憤卒軍中。」繼則言李氏未貴時曾有乩仙預判其終身曰「蒼梧凜節，」至是適驗。聯合此兩句便得「李星沅以憂以憤盡節於蒼梧賊勢已盛之時。」李氏於憂憤畏懼之下，或且眞在病中，憶及此定命之預言，更足以促其以一死盡臣節之心矣。此大足爲盾錄之佐證也。（蒼梧凜節句李元度亦錄於李傳中）

由以上之研究結果，我人至今仍以爲「自盡」之說比之病卒之說較爲可信，蓋以病卒說證據爲不強也。先生倘仍向盾錄之說繼續挑戰而根本否認其言者，自當再「拿出眞憑實據來。」猶記曩日小齋暢談時，先生再三謂「家族中存有遺札足資證明。」我深信此言，故不辭卽予以懷疑之利益 "benefit of a doubt" 並以文件的證據最爲有效，遂允以李氏之死事「懸作疑案。」茲

讀大札，深以爲舊證據不足，新證據全無，疑惑未祛，懸案仍是懸案。挑釁者先生，解決懸案仍有待於先生。

結尾語

讀李星沅遺疏云：「賊不能平謂之不忠。養不能終謂之不孝。歿後祇殮以常服，以彰臣咎。」嗚呼，感動清帝之心者此數語也。至今天下忠臣孝子讀此遺言亦靡不心爲感動者。李氏一生操行，人格，及作戰之功罪如何，姑不具論，卽其在一個絕對無可能的環境中而肯以一死殉職，足見其究不失爲一個有見識，有血性，有氣概的眞漢子，値得吾人相當的欽佩，而其遭遇之困窮尤足惹起吾人之憐憫，比之鄭賽徐陸等無能無智，闒茸尊顯，卒至身名不保者尙勝一籌矣。「祖德」如此，亦不算辱沒子孫！當時當地之事實與環境旣明，吾以爲信如其果是自盡者，則其後人亦不必深爲之諱也。明達如先生又以爲如何？謹復。

簡又文　二十四，五，二十。

（第一輯完）